

《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》卷五

056. 卷五

阿難白佛言：世尊！如來雖說第二義門，今觀世間解結之人，若不知其所結之元，我信是人，終不能解。

阿難呢！聽見佛前邊呢，所說這種種的道理，那麼現在呀，他又生了懷疑了！所以呀，又在這個沒有理由上邊呢，他又想出理由來了。

「阿難白佛言，世尊，如來雖說第二義門呢」：就是這兩種的決定義，一個用生滅心修行，一個不用生滅心來修。「今觀世間呢」：說我現在看一看世間所有的人，「解結之人呢」：這個解開呀，這個扣啊，這個解扣的人呢，啊，「若不知其所結之元」：假設若不知道他這個扣啊，在什麼地方？這個所結之元，就是這個解的扣啊，在什麼地方？

「我信是人終不能解」：我啊，相信這個人呢，他始終他解不開這個扣。他為什麼呢？他啊，不知道這個解扣的本源在什麼地方，所以呀，他連個地方都找不著，怎麼能知道解這個扣呢？

世尊！我及會中啊，有學聲聞，亦復如是，從無始際，與諸無明，俱滅俱生，雖得如是多聞善根，名為出家，猶隔日瘡。

阿難呢！是一個真坦白者，所以呀，他自己就非常天真，像個小孩子啊，天真爛漫，很天真。

「世尊，我及會中啊」：我啊，和現在會裏頭這所有大眾，「有學聲聞呢」：這所有的有學聲聞呢，這些個證到三果，沒有證四果以前呢，都叫有學的聲聞，到四果呢，就是無學位，三果以前叫有學的聲聞，這就是啊，這些有學的阿羅漢。

「亦復如是」：也啊，就像這個解結似的。我們現在不知道這個所結的這個結在什麼地方？從什麼地方結成的結？前邊你說從這個六根，六根呢，究竟從哪一根開始？哪一根是最終的呢？我們現在還都不知道，亦復如是。

「從無始際呀」：從無始劫以前到現在，生生世世，生了又死、死了又生；啊，今生就做這個事情，來生又做那個事情；今生我信佛了，來生我又不

信了；或者啊，今生我不信佛，來生又信；或者呀，我信佛而認的不清楚，就忽進忽退，馬馬虎虎的。啊，所以呀，「與諸無明啊」，和這個無明啊，合夥了，和這個無明啊，和合起來，和這個無明合到一起了，分不開家了。

我們說是父親、母親呢，夫婦是最親呢，這都不是的。和什麼最親呢？最接近呢？和這個無明最接近。這個無明啊，和你呀，就好像這個身呢，和這個影似的，你走到什麼地方，它跟到什麼地方，啊，一時一刻的都離不開的，那真比那個夫婦啊，新婚夫婦都親密，啊，所以呀，你可以說，和這個無明啊，那麼永遠離不開的，所以這叫無始以來，與諸無明。

「俱滅俱生」：啊，你說，這個無明啊，真是比任何人都近！為什麼呢？它和你俱滅，又和你俱生。你看，你這夫婦也沒有說啊，啊，你這個丈夫死了，這個太太就跟著死了，沒有的；或者偶爾有這麼一個，這是例外。唯獨這個無明嘛，它和你俱滅、俱生，這真是啊，同禍福共存亡，和你，你有什麼，它都和你分一半的，如影隨形，好像這個影啊，隨著那個身影似的，這無明。

這個無明啊，你們每一個人都知道什麼叫無明了，這無明你們都，現在都明了沒明啊？你若明了無明，再就不要和它這麼接近了，不要和它這麼親密了；你若不明白，那就要啊，趕快想法子。你明白這無明了，那就有點辦法；不明白無明啊，那你永遠都是凡夫。

明白無明了，你不被這無明的境界轉了，那你就是，啊，中國有這麼一句話，說，「**半仙之體了**」，就是啊，有半個神仙的這麼程度，這麼身份。可是你要真明白！你不要再又好像明白，又不明白，啊，又悟明，又沒有悟明，不要這個樣子！

「雖得如是」：我雖然得到啊，如是，像這樣子的，「多聞善根呢」：多聞這種的善根呢，「名為出家」：我這個多聞呢，這也是善根的一種，可是我這個名字啊，雖然叫出家了，「猶隔日瘧啊」：但是啊，我還有一天明白，有一天就不明白，有一天悟明了，就有一天沒有悟明。那麼好像什麼呢？就好像隔日瘧似的。

這個瘧，廣東話叫「打辦(勺𠵼)子」；北方呢，叫「發瘧子」。北方，我北方，中國的北方叫發瘧子。怎麼叫發瘧子？怎麼又叫打辦子呢？這是一種病的名稱。這個病的名稱啊，今天好了，什麼病也沒有了，明天又發作了；它到什麼時候啊，發作，一定的；譬如明天十二點鐘發作，啊，明天十二點鐘一定它發作了；後天呢，又不發作了；等再大後天呢，又發作了，

又是隔一天，隔一天發作一次；這就表示什麼呢？表示他這個無明啊，他這個無明啊，今天沒有無明了，啊，好了，很清醒的，頭腦很清醒，沒有question（問題）；啊，等明天怎麼樣啊？這無明又生出來了，又蠢蠢欲試了！

我相信呢，不單阿難有這個毛病啊，就是我們現在在座哪一個都有這樣的毛病；今天呢，想發菩提心修道，專心致志打坐，無論是有什麼境界我也不管它，都放下了；等到明天呢，又放不下，又提起來，又拿起來；拿起來什麼呢？拿起平時所有的執著的這一切的東西都拿起來；拿起，又放不下了；想要放下，這個手都顫顫的，放不下了。你看，這真是可憐，這就叫「隔日癘」。

我們把這個隔日癘這個病啊，趕快把它治好了它！怎麼樣治好呢？你就啊，喝多一點這個智慧水。喝多一點的智慧水，你有了智慧了，自然就看破。看得破，就放得下；你放得下，就得到自在了。

**為什麼你有病？**就因為你呀，啊，覺得這個身體是我的，這個身體真好，啊，你說我，啊，生的相貌也美貌，啊，身材又夠，啊，一切一切的，你呀，無論這個哪方面，都是啊，具優越的條件，自己呀，有一種優越感；這就是啊，執著這個身，放不下、看不破。所以呀，將來這個這麼美貌的一個身體，到死的時候啊，一樣是臭的，一樣啊，沒有人接近，無論你怎麼美貌，也是沒有人接近。啊，所以呀，這一點應該把它看破了它，不要做這個隔日癘的這種的病呻吟了！

**惟願大慈，哀愍淪溺！今日身心，云何是結？從何名解？亦令未來苦難眾生，得免輪迴，不落三有。**

啊，阿難呢！太可憐了，哎，這廣東話叫可憐兮兮的。

「惟願大慈啊」：我願世尊呢！發大慈悲心，「哀愍淪溺」：哀憐呢，而愍念我們這一些個沉淪而陷溺的眾生。「今日身心」：我現在呀，今天我的身心，「云何是結」：我這個六結，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這六根呢，這個結是從什麼地方開始的？到第哪一根是個終了的了？我一定要啊，解結，好像解那個繩扣似的，我要在一頭啊，開始來解，不能在中間解，這個六個結，我不能在中間解，我一定啊，要從一頭啊，開始，來解這個結。云何是結，從哪一個地方是我的結呢？「從何名解」：從哪個地方我開始把它解開呢？

啊，「亦令未來呀」：世尊呢！我現在請求這個方法呀，不是為我自己呀，我也是發的菩薩心呢，以為未來呀，我為未來的這「苦惱眾生」：苦難的眾生，「得免輪迴呀」：他們知道這個解結的方法囉，解結的方法囉，啊，也「不落三有」：也都不會落到啊，這個欲界、色界、無色界呀，這三界呀，這個苦了。欲界、色界、無色界，叫三界，又叫「三有」，就是欲界有、色界有、無色界有，又叫三有；這叫「三有的眾生」。

我們現在的眾生，都叫三有的眾生。

作是語已，普及大眾，五體投地，雨淚翹誠，佇佛如來無上開示。

「作是語已」：阿難呢，說完了前邊這話之後，「普及大眾」：和在法會的一切大眾，「五體投地呀」：就是兩個手、兩個足，加上一個頭，這五體投地，這都啊，投接於地。

「雨淚翹誠」：你們大家看看這阿難，多沒有出息！從這個經典一開始就哭了，連這一次，大約六次，六、七次了！左也是哭、右也是哭；你看我們現在這個聽經的人，有一個哭的沒有？沒一個哭的！是不是都比阿難呢，強得多！

阿難聽見釋迦牟尼佛，和釋迦牟尼佛問答來辯論，研究這個佛法，就哭起來；這回哭的更厲害！雨淚，這個淚呀，落的，就像下雨似的，下雨似的，大約把這個臉呢，都洗的很乾淨的；用這個眼淚，洗這個臉也用不了的用，所以像雨那麼多嘛！那雨，你看，一下，下很多的；他這現在眼淚流的像下雨似的！

翹，怎麼叫翹呢？翹，就是站起來，站起，把這個腳尖呢，沾地，把腳跟呢，起來，拔高這個身體呀，這麼樣看呢，翹誠，就很誠心的呢；因為在後邊呢，這個人又多啊，或者有人擋著，中國話叫踐(ㄉㄨㄥˋ)踐腳，就把這個腳啊，前邊腳尖呢，著地，後邊這個腳跟呢，起來了；大約和這個女人著那高跟鞋呀，那個樣子是一樣的，但是他那沒有高跟，是用腳尖呢，沾地的，所以呀，這叫翹。

所以現在女人著高跟鞋，多數因這個字來的；由這個字，阿難那時候，聽佛法翹起來腳來聽。我們現在走路也翹起腳，所以現在一走路，好像釘釘子似的，叮叮叮的。啊，這是這個翹誠。

「佇佛如來」：佇啊，也就是站那個地方等著；等著佛，如來，「無上開

示」：沒有再比啊，這個高上，這開示。

方才我說啊，每一個人比阿難好的多，這你不要就以為自己比阿難好的多了。其實啊，我講真話告訴你們，就這是諷刺你們！為什麼諷刺你們呢？說，你這個做師父還要諷刺我們？啊，這個不諷刺你們，你們不發心的。阿難為什麼他哭呢？他因為呀，對這個法的這種的希望，為求法這種心呢，太懇切了！所以呀，他覺得不明白法，已經證到初果上了，還對佛法還不清楚，所以他生慚愧心了；生慚愧心就，唉呀，痛哭流涕的！

我們現在為什麼沒哭啊？我告訴你們，你們根本就拿這個佛法不當回事的，沒拿佛法當回事！說，不是的，我現在天天我Study very hard Work（非常用功），這不算的！因為你沒有把你那個真心放到這個佛法上；你若把真心放到佛法上啊，啊，或者你天天哭都不一定的。

那麼現在我有一個徒弟好哭的，他說，那我understand了，我就可以了，我天天呢，可以就說我不明白佛法，就哭了；你好哭的人呢，又不應該哭，又應該呀，頭腦清醒一點，學佛法；不好哭的人呢，應該生慚愧心，啊，我為什麼對佛法也不明白呢？

若生慚愧心，你能生出那個痛哭流涕，好像阿難似的，也就有辦法了！你現在沒有痛哭流涕呀，啊，那個還沒有到火候呢，火後還不夠，你們哪一個好哭的人，以後就天天試一試，試一試哭一哭；若不好哭的人呢，就不必勉強；若是真好哭的人呢，又不可以哭了，這佛法就是這樣子，太過者，又要把它損一點，不及的，又要添上一點；這就是中道，不要，也不要太過，也不要不及，這就是中道了義。

爾時世尊，憐愍阿難，及諸會中諸有學者，亦為未來一切眾生，為出世因作將來眼，

「爾時」：就是當爾之時，就是阿難呢，請示佛啊，這無上的開示的時候。

「世尊」：佛呀，「憐愍阿難」：憐愍阿難，又憐憫呢，這個「會中諸有學者」：就是這個三果阿羅漢，三果、二果、一果阿羅漢，這個阿羅漢。

「亦為未來」：也啊，就為的未來；未來呀，就是現在，我們現在的時候。

「一切眾生，為出世因」：作這個出世的一個正因。出世，世間呢，就是一切眾生的世間；出世法呢，就是聲聞、緣覺、羅漢、菩薩、佛，這叫出世法。我們現在啊，為著這個出世的因，「作將來眼」：作將來呀，一切眾生的眼目。

以閻浮檀紫金光手，摩阿難頂。即時十方普佛世界，六種震動，

這個佛呀，以這個閻浮這個檀金，這個紫金光手啊，閻浮這個檀金樹，閻浮檀樹，南閻浮提這個檀金樹，「紫金光手」：這個紫金光啊，這個手，「摩阿難頂」：這佛啊，佛教這個摩頂的道理呢，就是表示一種慈悲愛護的意思，表示慈悲愛護，所以摩阿難頂啊，「即時十方」：在這個時候啊，十方，這十方啊，世界，「普佛世界」：所有有佛的世界，六變震動。

這個六種震動啊，我以前曾經講過，這有種種的不同。有的修道的人呢，開悟，成佛了，也有六種震動，大地有六種震動。有的佛想要說啊，這個無上的妙法，這個時候，也有六種震動。有人證果，在這個末法的時候，也有六種震動，所以這六種震動不同。那麼還有啊，這個天魔外道他想要啊，陷害世人，這個地也震動；不過這不一定是六種，它這個多少種都不一定。

好像現在菲律賓發生地震，地震是在報紙上啊，看，說是死四百多人；我相信呢，不止四百人，最低限度啊，就超過五、六百以上。那麼這種的情形，這就是眾生的業感，有這個天魔外道啊，來破壞這個世界，令它這個地方啊，有這個這種天災人禍發生。

可是啊，在當地，如果在菲律賓那個地方，有這個大德的高僧，或者有證果的菩薩、羅漢呢，在那個地方住，這種災難呢，就可以避免。因為有這個大德行的人呢，到那最危險的地方，他也能啊，逢兇化吉、遇難呈祥；能以呀，就是再危險的事情，也都能變成啊，平安無事。

究竟這六個震動是什麼呢？六種震動有，震、吼、擊、動、湧、起。這個震、吼、擊，這是啊，一種屬於聲的；動、湧、起，這屬於形的。動啊，它就來回這麼動一動，動彈的動，這個動。湧，湧它是往上湧，這個地呀，就往上湧了，往上漲了；湧啊，它是一股一股的，這麼往上湧。

起呢，它是慢慢的往前起，起。湧啊，就好像那海水呀，那個漲潮那海水，向岸上湧，一股湧上來，這叫湧。起呀，這個起好像你坐電梯，你一按那個電扭，哦，就起來了，你覺得在那個電梯裏頭，自己也覺得往上起。這個地呀，有的時候也會這樣子，這個地呀，是個大電梯，哦，這個大電梯往前一升，就升起來幾百丈高。動、湧、起。

動、湧、起呢，這屬於形，形像，（身形的形），就是它，有形狀的，你可

以看得見的。震、吼、擊，震呢，就是地震了，這個震，這一震呢，喔，它有響動，有響聲，又聲出了。

有一天，我們三藩市這也地震了；地震，窗戶都說話了，窗戶、門呢，通通都說話，都講啊，說啊，危險呢！危險！窗戶、門都噉噉噉、噉噉噉講話。那個時候，這個Marsha Brown（瑪莎·布朗）大約就，就害怕了，趕快就那麼合起掌來了，我看她。以後有好多人呢，也就隨著合起掌來。就前幾天有這麼一回事記得嗎？這就叫啊，震。

吼，吼啊，這個震呢，它有動境啊，跟這吼啊，簡直的這個地呀，就叫，就叫，有聲出，就像獅子吼那麼吼。擊，擊就是這個地呀，裂開了，裂開，然後兩個地又往一起撞擊，一擊，就好像擊鐘啊，這麼擊，這個地呀，對著地，來互相撞擊；它裂開了，裂開一道，裂開，然後又回來，又撞。

這是啊，震、吼、擊、動、湧、起。那麼這六種震動啊，表示什麼呢？為什麼在這個經典，這個《楞嚴經》這個地方，佛一摩阿難的頂，就大地六變震動了，六種震動了？這因為啊，現在佛要說呀，這個最要緊的法，十方諸佛呀，也都來異口同音來讚歎！所以這個時候啊，就有這個情形。

這也就表示六根呢，得到解脫，六根呢，這個六結呀，完全都解開了！阿難請問這個六結的發源呢，和它的終了，終點，它起始點，和終點，在什麼地方？那麼佛呀，現在將要說這個道理，所以呀，就摩阿難頭啊，大地就六種震動，這個六種震動。

微塵如來，住世界者，各有寶光，從其頂出，

好像啊，這個微塵數量啊，那麼多的佛，那麼多的如來，「住世界者」：在每一個佛土，佛呀，國裏邊呢，住在這個每一個國的裏邊，住世界者。「各有寶光啊」：那麼這樣多的佛呀，每一位佛呀，都放出來寶光，各有一種寶光。

「從其頂出啊」：在他頭頂上啊，出來一種寶光！這個光呢，有的是紅色的、有的是白色的、有的是黃色的、有的是青色的；青、黃、赤、白、黑這種種的光，放出來種種的光明，從這個頂上放出來的。

為什麼這個諸佛啊，微塵數的如來呀，從頂放光呢？這表示這種法呀，這是最高無上的！是一種啊，極頂的妙法！所以呀，大佛頂的法！那麼這個佛呀，每一個佛，都從頂放光，表示這個法呀，是最高的。

其光同時，於彼世界，來祇陀林，灌如來頂。是諸大眾，得未曾有。

「其光」：這個微塵數的如來呀，從頂放出來這個光；「同時」：就在一個時候，「於彼世界呀」：在每一位佛他自己住的那個世界，「來祇陀林」：這個來祇陀林，是什麼來祇陀林呢？是這個光，來祇陀林，並不是那個佛啊，來到祇陀林，這個佛的光，來到祇陀林。

「灌如來頂啊」：這個恆河沙數啊，和這個微塵數如來呀，每一個如來呀，就好像啊，現在這個探照燈，空中這麼探呢，啊，就是有一股光啊，佛這個光啊，放出來到這，每一股光放出，都是灌釋迦牟尼佛的這個頂，灌如來頂。這灌如來頂啊，就是灌這個釋迦牟尼佛的頂！

所以呢，這也表示啊，這個佛佛道同，佛佛呀，這個道，都是一樣的。你也是說這個法，我也是說這個法，這互相啊，通著的，互相通著。

人這個光通著，人這個心也互相通著；這個佛，有光啊，他這個光是通著的；那麼佛呢，心呢，也互相通著的。就是我們這個人，也啊，人的心呢，和心，都通著，都是通著。你在無形中啊，你就沒有告訴他，沒有講給他聽，你就是心裏呀，不滿意這個人，這個對方呢，他知道。

知道，不是啊，他這個心知道，他那個八識田裏邊呢，有一種靈感，他的靈感呢，知道！可是啊，他這個靈知道啊，他自己呀，在他這種啊，分別心上並不知道！這是啊，在這個八識裏頭，他知道，有一種感覺的力量。為什麼有感覺力量呢？因為人呢，人與人之間呢，都互相是通著。

你現在的科學發達，你人人都知道，說現在有這個無線電報；這無線電報，這個打一個電報，很快的，在很遠的地方啊，打，這個地方就知道了，這個電報就給送到。我們每一個人呢，和每一個人的心呢，都互相有電報的，互相有那個電波的。可是你這個凡夫肉眼看不見的。

這種的情形啊，你若是真正得到那個圓融無礙的佛眼了！你每一個人，和他那個心念，為什麼他心念一動，你就知道了，就是他那發一個電波，發一個電報，發個電報，你這自然就知道了，你可以看得見的；若是有開這個佛眼的人，或者開慧眼的人，這都可以看得見的。

人與人之間呢，每一個人和每一個人呢，都有電波的；你那個地方一生一個念，啊，不滿意這個人了；這個人呢，他也有一個反應，他這個電波，

也就心裏感覺啊，對你也不滿意了。那麼有的人呢，對於人有好感，那麼對方啊，他也知道；不過，這個感應的力量沒有這麼快，慢慢的、慢慢的。

所以你人，想要感化一個人，對人呢，令他對方啊，發心，你就要用這個好心，種種的好心來感化他，令他一點一點的就覺悟了；覺悟啊，他也自然就有好感了。這個人與人之間呢，這個心裏頭互相有這個無線電的電波啊！現在我講啊，有的人或者會不相信，但是這是一個真的。

你將來呀，開了，真正開佛眼，你對我所講的道理呀，就不會懷疑了！啊，就認為，喔！那時候我不相信，原來這是真的，那時候就知道了。所以這灌如來頂，這表示啊，佛佛道同，這光光啊，相照，這個所說的這個頂法是一樣。

「是諸大眾，得未曾有啊」：這個在會的這一些個大眾，得未曾有，一看這種情形，都不明白了？啊，怎麼這十方佛都放光了，微塵如來都放光照著我們這個佛，這是什麼道理啊？互相都不明白了！喔，你看，十方佛呀，微塵如來放的你說有多少道光啊？那簡直的那光，沒有數量那麼多了，數不過來了；但是啊，還它都一點也不雜亂，那麼清清楚楚的來照這個如來頂。

所以這個大眾啊，就是開佛眼的人當時啊，好像證初果、二果、三果的人呢，都不懂了，就甚至於四果阿羅漢也不明白了，喔！怎麼這麼多的佛放光來照我們這個佛呢？都不明白了！為什麼他不明白呢？就因為他從來也沒見過，得未曾有，從來就沒有過這種的境界。

於是阿難，及諸大眾，俱聞十方微塵如來，異口同音，告阿難言：

「於是啊」：在這個時候，於是阿難呢，啊，這個阿難，和「諸大眾」：所有的這麼多的菩薩、大菩薩、大阿羅漢、大比丘，哦！這麼多人。啊，「俱聞十方啊」：這一些個人呢，這時候都變成一個人了；這一些個人，變成一個人，也是這一個人，也就是這一些個人。

俱聞十方啊，在同時啊，就聽見呢，十方世界微塵數的那麼多的如來，好像啊，塵點那麼多的這如來，「異口同音」：這個嘴呀，雖然不同啊，但是這個音聲都是一樣的；這個口啊，不是一個口，但是音，都是一個音。

說什麼呢？啊，「告阿難言呢」：告訴阿難這個這幾句話；這幾句話不單是告訴阿難的，也是告訴你我現在聽經的，這幾句話，你聽《楞嚴經》，

在這個地方啊，這是最要緊的，這緊要的關頭，啊，這也就是生死的關頭！你把這個經典，這個地方明白了，這你生死啊，就會快了了！你若不明白這個經典，這個道理，那還要啊，加功努力來修學，來研究！

善哉，阿難！汝欲識知俱生無明，使汝輪轉生死結根，惟汝六根，更無他物；

這話說的多透徹，啊，這話說的多明白，可是我們現在啊，真明白了嗎？若真明白，就得到解脫，就得到解脫了！沒有明白嗎？沒有明白你就要研究，來呀，把這個理弄清楚了它。

十方這個微塵數這麼多的如來呀，異口同音告阿難言，告阿難就說了！說什麼呢？頭一句，先讚歎一下，讚歎說，「善哉」：就好像啊，對這小孩子說話，啊，說你是個好孩子，你是一個，哦，你真好啊，你真聰明！你讚歎他，哦，把他這個，把他這種的這個注意力就給吸引來了，就吸引了。

一吸引來了，那麼你告訴他真話了，「善哉阿難呢」：說，啊，好的很呢！阿難你呀，啊，你真好啊，這佛啊，哈哈！也給阿難來戴高帽子！啊，你呀，最聰明了，阿難！為什麼你最聰明呢？

你，「汝欲識知啊」：你想要知道這真正的道理，想要知道什麼真正的道理呢？哦，「俱生無明啊」：這個俱生無明啊，是與生俱來的，這俱生無明，與生俱來的，就是你一生來就有，就有這種無明了，這叫俱生無明。這個俱生無明，也就是那個生相的無明，生相，生相無明，一生來就有這種無明。

「使汝輪轉呢」：他呀，這種無明使令你輪轉，在這個六道輪迴裏頭啊，頭出頭沒，啊，在這生了，到那又死了，到那死了，到這又生了；啊，或者今生做一個外國人，啊，來生又做一個中國人；再來生做個日本人，再來生做一個印度人，再來生又跑到南非洲去做一個黑鬼、黑人。

所以呀，啊，你說，哈哈，你說誰叫他去做的呢？啊，誰叫他去做日本人？誰叫他去做中國人？誰叫他去做西方人？誰叫他去做東方人？誰又叫他去做南方的人？誰叫他去做北方的人？啊，這個不是旁人，就是你這個與生俱來的這種無明；無明，因為有無明就起惑，起惑就造業，造業就受報。

啊，好像今生，啊，我羨慕非洲那個地方鑽石很多，黃金海岸那個地方，比美國都富足，啊，現在沒有人開發；我若到那個地方，托生到那個地方

做人去啊，開發那個地方，你說我是不是就發財了呢？是不是啊，我就成了世界的富翁了呢？啊，有這一念！有這一念的妄動啊，哦，死了，果然就跑到非洲去，啊，要開發那個黃金海岸，要開發那個鑽石的礦。所以呢，就跑到非洲去。

歡喜到美洲的，跑到美洲；歡喜到澳洲，跑到澳洲去；歡喜到歐洲，跑到歐洲；歡喜到亞洲，跑到亞洲，這四大洲，隨你呀，你造什麼業，就受什麼報，就跑到那個地方去做人；做完了，也不知道怎麼來的？完了，死的時候，又不知道到什麼地方去？

發財的夢做了一輩子，也沒有做醒，也沒有醒，你說，這可憐不可憐的！啊，你說可憐不可憐？這個發財的夢始終也沒有醒，啊，到死了，又放不下他那個開的那個礦了；啊，開礦的願力還沒有了，但是啊，壽命沒有了，就又死了。

嗯，「生死結根」：你這個生死的根源，結根呢，就生死的根源，就是這個生死的根本，結成結了，你沒有能得到解脫，沒有能得到解脫，這種的根本。「惟汝六根呢」：是什麼？沒有旁的東西啊，就是你這個六根呢！就是你的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作怪啊！**就是你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叫你死的，叫你生的**，你知道嗎？「更無他(去乂丌)物啊」：沒有旁的東西啊，旁的東西都不負責任的！

你的生生死死，令你顛顛倒倒的，就是六根，就是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！你為什麼呢？眼睛見色，就被色塵轉；耳朵見到聲，聽見聲，耳朵不是見到聲，耳朵見到聲，那要六根互用了，耳朵是聽到聲；耳聽到聲，就跟著聲塵跑了；啊，鼻嗅香，就跟著香塵跑；舌嚐味，就跟著味塵跑；身愛觸，就跟著觸塵跑；意緣法，就跟著法塵跑了。你說，你通通有多少東西？啊，這麼多這個六根，跟著六根跑，就分了六股，六個股份去。

所以呀，就好像這個，這一個公司有六個股東，啊，他拿一點錢，他拿一點錢，把這公司就黃了，所以結果搞的死了，黃了，關門了！這怎麼？就是搞這，這一生搞來搞去，搞的就死了，死了這叫這個公司歇業了，停業了，關門了。

關門了，啊，然後還有一點本錢呢，就商量商量，我們再另開另一個公司去，於是乎又跑到就跑旁的地方去，又另組織一個新旅館，住到旅館裏，又還是辦這些個事務；開另外一個公司，啊，這六個董事，坐到這office裏頭，啊，然後，熟不知想往好了做生意，結果也沒有做好，又停業了。

這是生生死死的問題，也就是由這個地方來的。

你如果，前邊那個不說，「不隨」，你不要隨那個分別心去跑去，你不要隨你這個這種啊，識，和這個塵呢，去跑；六根、六塵、六識，去跑去！你不要循著它們，那麼你回頭是岸，「苦海無邊，回頭是岸」。那麼這個呢，也就是啊，你回頭了，這就是覺岸，就是覺悟的一個路子；那麼你若不回頭呢，喔，那就越迷越深，越深越迷，啊，欠了人很多債務，總也還不清這個帳目，總也還不清這個帳目。

所以呀，我們人呢，現在對這個六根認識了，你就應該不要認賊做子囉！不要再啊，啊，在這個六根門頭啊，打轉轉，不要在這個六根門頭轉來轉去，要回來！回來！回到什麼地方去？回到Buddha's Lecture Hall（佛教講堂）。

汝復欲知無上菩提，令汝速證安樂解脫，寂靜妙常，亦汝六根，更無他物。

在前邊呢，這一段經文說是啊，叫你生了死、死了生，造罪、起惑、造業、受報，都是這個六根；那你不要討厭這個六根，你不能說啊，啊，你這六個東西這麼壞，我把眼睛挖出來，丟的遠遠的；把耳朵割下來，也把它扔到一邊去；把我鼻子也割下來它，舌頭也割下來它，甚至於把我身，粉身碎骨，我都不要它，把我心也給它磨成粉，撒到虛空去，叫它回歸太虛空去，這又錯了！

你修道的人呢，不能生瞋恨心，雖然這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它對不住你，對你呀，是好像做生意呀，它們都自己帶腰包了，自己把這個錢呢，都帶到自己腰包去了，你還不能啊，辭退它！為什麼呢？它現在雖然是不好，只要它一變，它就會幫你的忙了。怎麼變呢？它如果不帶腰包的時，它就可以幫你賺錢了；你這個六個夥計也都是可以幫你做工的。

那麼現在這一段文呢，就說了，說你開悟，你得到常、樂、我、淨這種的好處，是誰呢？你要多謝哪一個呢？也就是這個六根，也就是這個六根，旁無他物，沒有旁的東西。

所以呀，這也就像什麼呢？我平常沒對你們講嗎！這個水，水呢，它也可以變冰，又可以變水；也可以變呢，對人有害的，也可以呀，對人有利的。所以你不能啊，放棄，說，我這個眼睛、耳朵我都它不要！那你不要眼睛，你是個瞎子；不要耳朵，你是個聾子；不要鼻子，那是個怪物；不要舌頭，你不會說話；不要身體，那你更什麼也沒有了，變成一個頑空；你不要你

意識，那也是不可以的。

所以現在十方諸佛呀，又對阿難說，「汝復欲知啊」：你還想要知道，啊，知道什麼呢？知道怎麼樣解結的方法，是不是啊，你還想要知道，這個，我們要注意這兩段經文呢，這不是單單釋迦牟尼佛說的，這是啊，十方微塵數的如來呀，那麼無量無邊那麼的多佛說的！

這幾句話是，汝復欲知，你阿難呢，善哉，你真是個，啊，最好的人了，你真是一個最好修道的一個人了，汝復欲知，你還呢，想要知道，什麼呢？知道什麼？知道「無上菩提」：沒有再比它高尚的了，這個菩提。這個菩提呢，這是個菩提心，不是個菩提果，這是菩提因，這個不是個菩提果，這個菩提呀，不能當證果那個菩提講，這就是一個菩提心。

你還要啊，發這無上菩提心，得到啊，這無上的菩提果，這裏邊呢，包含的這個菩提果。

「令汝速證」：令啊，就是使令你，就是叫你；速證啊，速，就是很快很快的；啊，這個快法，大約每一個人呢，都可以明白的，每一個人都著急要成佛去啊，所以這就要快一點，證得到這個果位。

證到什麼果位呢？「安樂」：這個安樂呀，就是那個，常、樂、我、淨的那個樂，涅槃呢，有四德，四德，四種德行；安樂，就是那個樂德，「解脫呢」：就是啊，那個我德；因為你有我，就不得到解脫；你沒得到解脫，就應該沒有我了；得到那個真我的，這個解脫這個假我，這解脫這個我德。

「寂靜」：寂靜啊，就是那個淨德，就是那個清淨的那個淨德，寂靜。「妙常」：妙常，就是那個常德。就是常、樂、我、淨，這涅槃的四德。你若得到這種啊，無餘涅槃，常、樂、我、淨，這四種的好處，「亦汝六根」：也是你的六根，「更非他物」：沒有旁的東西，就是你的六根。

你現在明白了嗎？阿難！

啊，可是啊，十方如來說這個道理說完了，阿難還是不明白；還啊，這個糊塗啊，糊塗上來呀，他就人家講的怎麼明白，他也糊塗；怎麼搞的！這生死也是這個六根；是得到解脫，得到證果，也是這個六根；究竟這個六根怎麼能做壞事、又能做好事呢？啊，他不明白！

這個人都可以做好人、做壞人嘛！你今天，你發了善心，幫助人，說是啊，

啊，我願意幫助一切的貧人，有錢呢，就拿出來去做布施；到明天你沒有錢了，說，喔！我昨天這個錢都布施給人了，今天沒有錢用，哎呀，我拿起槍去打劫去！啊，又做了壞人了！啊，你說，做壞人是哪一個？也是這個人；做好人是哪一個？也是這個人嘛！所以我對你們平時講，做鬼也是這一個，做佛也是這一個。

所以你說，美國人都不信鬼；信佛，美國人呢，很多人信佛，不信鬼；尤其日本佛堂，根本就不要提一個「鬼」字。為什麼他不敢提「鬼」字啊？我告訴你呀，就因為他就是鬼！他若一提出來這個「鬼」字，他就現了原形了，本來面目露出來了，啊，被人都認識了，喔！原來你就是鬼呀！所以他不敢提鬼的。

我為什麼？我常常我講鬼，你不信鬼嗎？我專講鬼！因為我不是鬼，所以呀，我就敢講鬼。他是鬼，怕鬼，所以他就不敢講鬼！有這個道理。

你若信佛呀，就不應該不信鬼！為什麼呢？佛就是鬼成的嘛！你做好了，就是佛！做不好，就是那個鬼！沒有旁的。這也就是啊，你生死也就是這個六根；你得到證果，證到菩提也是這個六根，並沒有變嘛！如果沒有鬼的話，那也就沒有佛了，也沒有人了，什麼都沒有，這個世界就毀壞了。

所以你若說我單信佛，不信鬼，那是最蠢了！這種人呢，那簡直的，就佛出世都不能教化了！為什麼呢？佛所說的經典，佛明明白白的說的有鬼，為什麼你不信鬼呢？

說，哦，那其他的宗教，有的宗教是講鬼神！你不能因為其他宗教講鬼神，你就不信鬼神了。因為什麼他講呢？的確有的，所以他才講。你就不信那個宗教，你不能說是啊，他講的有鬼神，我就因為他講鬼神，我就不信他那個宗教，這簡直自己認為是很聰明；其實這種人呢，那簡直的，真是死腦瓜骨，那腦筋呢，太死板、太笨了！為什麼太笨？他自己認為是聰明，實際上他那個，對這個佛的道理一點都沒有會得呢，沒有明白呢，對佛教的道理！就是人生，他都沒懂呢！所以呀，這樣人呢，是很可憐的！

## 057. 卷五

阿難雖聞如是法音，心猶未明，稽首白佛：云何令我生死輪迴，安樂妙常，同是六根，更非他物？

阿難雖然聽見十方微塵數的如來，和釋迦牟尼佛，異口同音，說生死的根

源，就是六根。菩提涅槃，安樂妙常，也是這個六根，沒有其它的東西。

那麼阿難呢，還沒有明白，「雖聞如是法音呢」：雖聽見這樣的微妙不可思議的這種法音，「心猶未明」：他的心裏啊，還是沒有明白；心裡沒明白，於是啊，「稽首白佛」：那麼這個稽首啊，就是向佛打問訊，就是這麼作個揖，中文「**作揖**」，稽首。白佛，對佛說了。

「云何令我生死輪迴呀」：為什麼這個使令我這生死輪迴？生了死、死了生，在這輪迴裏轉來轉去，和這個「安樂妙常」：這個安樂妙常啊，也就代表那個解脫寂靜啊，都包括在內了，「同是六根」：那麼完全就是六根，「更非他物」：也不是旁的東西；這個道理呀，我不清楚？

佛告阿難：根塵同源，縛脫無二，識性虛妄，猶如空華。

佛啊，告訴阿難！說是啊，這個六根，和六塵呢，和六識啊，「同源呢」：**它們都是從一個地方來的**。若沒有六根，也沒有六塵；沒有六塵，也沒有六識。所以呀，有一就有三，三也就是一，一也就是三。「縛脫無二啊」：縛，就是結，就纏縛了；纏縛，就是那個結，好像結成一個疙瘩似的。和解脫無二，本來是沒有兩樣的，縛也就是啊，結；結也就是縛。

啊，你不明白的時候，就是結。（就是結成一個結，那個結）。你若明白了，就是解脫，就是得到解脫了。這啊，在你自己運用而已，所以呀，說，解脫無二。

「識性虛妄啊」：這個六識的性啊，它也是虛妄的，沒有它一個自體的，沒有一個形相的。「猶如空華呀」：好像那空華一樣，像那個空華一樣。前邊有一個人那有眚(尸厶V)目，那個眚目的人呢，看虛空，瞪發勞相，就有空華了。那麼這個六根、六塵、六識啊，也就像那空華是一個樣的道理，它並沒有真實的東西。

所以呀，那麼好也是它，不好也是它。像你這一個人，你願意做一個善人，也是這個人；你願意做一個惡人，也是這個人；善、惡，不過這個名稱不同，他那個本來那個人是一個的，就是這個人。那麼這個**六根、六塵呢，六識，也都是虛妄的**，和這空華是一樣。

阿難！由塵發知，因根有相；相見無性，同於交蘆。

佛啊，告訴阿難，說是啊，「由塵發知」：因為有這個六塵，你就發出一

種啊，分別的知見了；「因根有相」：因為這個六根，就發生一種啊，六塵的這種相，有這種六塵的相。

「相見無性」：這個見呢，也就是這個知。這個相，和這個見，都沒有自性的。為什麼沒有自性呢？你因為有六根對著六塵，發生一種前塵的這種相；這種相並不是實在的，是虛妄的，這個見也是虛妄的。

「同於交蘆」：好像啊，有那種交蘆，這種交蘆啊，它是一個根，長了兩個藤子，它必須要有兩個，才能啊，立得住；如果若有一個呢，它就倒了，就沒有了；若有兩個呢，它就好像有似的；若就剩一個了，它就沒有了。

這說的這個六根，和六塵呢，六識也是這樣子；和這個交蘆啊，是一樣；必須要那麼合起來，它才能發生這個六識；若不合呢，它就啊，單單一個，立不住的。這種交蘆呢，它中間是空的；雖然是看著它是有這個，這是一種植物，看著像有形相似的，實際上啊，它中間是空的，這表示啊，是虛妄的。必須要兩個呢，在地下生著，這麼它才能立得住；若是單單一個呢，它就會倒了，就會沒有，就剩一個，它就不能立了，一定要有兩個，所以叫交蘆。這個六根、六塵、六識啊，和這交蘆是一樣的性質。

是故汝今知見立知，即無明本；知見無見，斯即涅槃，無漏真淨，云何是中，更容他物？

「是故汝今呢」：因為這個，所以你阿難呢，現在「知見立知啊」：你在這個知見上啊，再立出來一個知見了！本來這個知見就是錯了，你又在這知見上又立一個知見。「即無明本」：這就是啊，無明的根本。「知見無見」：你這個知道你這個見性啊，本來是沒有的，無見，你不立出啊，這個意見了，這個見，是意見；你在這個知見上啊，你再不要有知見。

「斯即涅槃」：你能在這個知見上邊，沒有知見，不存這個知見的這種心，這就啊，合乎道了，合乎法了，這就是啊，涅槃，也就是啊，「無漏的真淨」：就是無漏的真淨。

「云何是中」：你怎麼在這個沒有知見上，再可以存留一個其它的東西呢？這個地方是清淨本然周徧法界的，你為什麼在這個上還想要加上一點東西呢？在這個知見上，再加上一個知見呢？這也就好像前邊那個，「本覺必明，妄為明覺」，那個道理是一樣。

爾時世尊，欲重宣此義，而說偈言：

當爾之時，釋迦牟尼世尊，知道阿難呢，對於這個問題，這個答覆還沒有明白，所以呀，就再用這個偈頌，把它再說一次，重複啊，說一次這個義理。這個偈頌呢，這是有一定的句子的，或者是五個字，或者是七個字，或者六個字，這叫偈頌。

真性有為空，緣生故如幻，無為無起滅，不實如空華。

這個真性啊，就是沒有一切的虛妄，這個沒有一切的虛妄啊，所以就是「真性」。可是這個虛妄啊，依靠著這個真性生出來。這有為法是啊，由這個真空裏頭生出來的，所以呢，才叫這個「有為」；可是這個有為法，也是空的。

「緣生故如幻」：因為這有為法是有一種啊，緣，它才能生出來；由這個緣生出來，還由這個緣滅；所以呀，當體即空，本來就是空的，所以說是啊，如幻呢，虛幻的。

「無為無起滅」：那麼說有為法是空的，無為法是不是空的呢？無為法也是空的。無為呢，它無起滅，也沒有一個生起，也沒有一個滅；那麼既然沒有生起，沒有滅，豈不也是空的呢？就是空。「不實如空華」：這個它這個體性啊，沒有實在的，不實在，就好像那虛空華的一樣。

言妄顯諸真，妄真同二妄，猶非真非真，云何見所見？

所以說「妄」，為什麼要說妄呢？說妄啊，就是顯的這一切的「真」的，才說妄。這真、妄啊，它是對立的，是對待法；既然是對待法呀，這不是究竟的法。

那個永嘉大師證道歌上說，「真不立，妄本空；有無俱遣不空空」，真不立，真也沒有了；妄本空，妄本來就是空的；妄本來是空，但是真也不是有的，真也是；沒有一個什麼叫「真」呢？沒有一個真的存在，妄本空。有無俱遣，也沒有有，也沒有無；不空，不空也要空，不空也要空；有無俱遣不空空，也就是說的這個道理。

說這個妄啊，這是為的想要顯出來這個「真」的。「妄真同二妄」：可是啊，你說出來這個真的，和妄的，這兩個都變成妄的，都不是真的；若真的，根本怎麼會有個妄呢？沒有，什麼都沒有的，那是一個真空法界，一真法界。那個一真法界，真如的法界，是什麼也沒有，一法不立。

妄真同二妄，這個妄啊，和真，一有了妄，你說真，妄，那個真，也變成妄了；真也不是真，本來那個真的，就變成妄了；所以呀，同二妄，這兩個都是妄的。它因為什麼都是妄呢？是對待法了，這有了對待。佛法到那個極點是絕對的，沒有對待的。這個真和妄啊，還是對著，有對立的。所以呀，一有對著，這個兩個都變成妄了。

「猶非真非真」：所以呀，他說，也就好像啊，這個好像是真呢，但不是那個本來「真」，不是那個真的本體了。**一說出來有一個名稱啊，那已經就落了第二**，第二，不是第一。所以呀，他說，猶非真非真，好像真呢，但是不是真。「云何見所見」：你怎麼可以說你有一個「能見」，和「所見」呢？能見的這個見分，和所見的那個塵，六塵的相分呢？六塵那個塵相呢？所以呀，這都不可以說的，沒有了。

**中間無實性，是故若交蘆。結解同所因，聖凡無二路，**

「中間無實性啊」：這個真和妄，和六根、六塵、六識啊，這個中間呢，都沒有一個實在的性體；「是故若交蘆」：因為這個，所以說它就好像那個交蘆一個樣子。

「結解同所因，聖凡無二路」：這個你不明白的時候，就結成了一個扣，結成了一個扣子，不能自由，不能得到解脫。你若明白了，得到解脫了，同所因，都是啊，一樣的；這個解，和這個結啊，是一樣的；你不明白就是結，你明白就是解脫了，就得到解了。

聖凡無二路，聖人和凡夫，也沒有兩條路。聖人，怎麼叫聖人呢？就是他明白道理了，把天地間的萬事萬物一切，他都啊，照了了，都明瞭了；所以呀，他有這種聖智，有大智慧。凡夫，怎麼叫凡夫呢？就因為啊，在這個不明白的時候，背覺合塵；背覺合塵，就是凡夫。

怎麼稱聖人呢，就是背塵合覺，和這個塵呢，相違背，合覺了，合這個覺悟。你若是和覺悟不相合呢，就合塵了，與這個塵，與這個塵相啊，有為法合而為一，就不是無為法。

聖凡無二路，本來聖、凡呢，沒有兩條路，沒有兩條路，怎麼說沒有兩條路呢？就是一個迷，一個悟。這個**迷、悟的根本呢，都是一個的**。這是啊，說這個法呀，說究竟到極處了，「掃一切法」，一切法都沒有，「離一切相」，把相就都離開。

汝觀交中性，空有二俱非，

「汝」：阿難，你呀，仔細看一看這個交蘆中間呢，這個性。交蘆中間有什麼性呢？什麼也沒有，也沒有一個空，也沒有有。「空有二俱非」：你說它是空吧！它又有個東西存在；你若說它是有啊，它又不實在，不是實實在在，那麼能立得住的。這個交蘆，這表示有為法、無為法都不存在。所以呀，你應該要明白。

迷晦即無明，發明便解脫。

「迷晦即無明，發明便解脫」：都是在你這個六根上，你迷了，不明白的時候，沒有覺悟，和在這個真空裏頭啊，你晦昧了，你呀，晦昧為空了；晦昧為空啊，就是變成啊，在這空裏邊呢，就生出一種的，生出一種迷性來，生出一種啊，晦暗；晦暗呢，所以這個無明，也就是在這個地方生出來的。無明依著你這個真，常住真心呢，性淨明體上，依著著，就因為有個迷，有個晦，所以就生出無明來了。

發明便解脫，你若是啊，發明，你沒有無明了，就發揮出來，你本有的那個覺性了；你發現你本有的覺性啊，這就是解脫，就是解脫了。

在這個地方啊，以前有一個和尚，就參禪的和尚，他聽啊，聽說有一個很有道德的高僧，這個高僧呢，是開悟的，開悟，他就向這個高僧請開示，去請開示。請開示，在佛教請開示啊，一定要鄭重其事的，不是啊，就這麼隨隨便便，我問你一個問題呀，怎麼樣講啊？不是這樣子。這要啊，求為的，求了生死，所以呀，要把這件事情看的很重。

於是乎就要穿起這個袍，搭上這個衣，拿起這個具；去啊，到那先，要大展具，把這個具打開，打開鋪到地下，跪下要叩三個頭；叩三個頭之後，然後再啊，長跪合掌，合起掌來，跪到那個地方，跪在那個地方啊，長跪這麼合掌，然後就請問呢，有什麼不明白的問題呀，才可以請問的。

這個老修行請問什麼呢？就請問呢，他得(勿ㄟv)怎麼樣能得到解脫？怎麼樣才能得到解脫？要求解脫。問這個上座師父！上座，就是老資格了，這個受戒的年也多，一切的資格也很老了。那麼長跪合掌就問，說，請問上座，我得怎麼樣，才能得到解脫呢？

這個上座，老資格這個老和尚啊，就問他，說，誰綁著你呢？現在誰綁著

你呢？就這麼說一句話，這個請開示的，就開悟了，從此就開悟。

所以這個，他是不是因為這一句開悟的呢？是不是因為這個老和尚就說誰綁著你呢？誰來綁著你呀？誰來把你捆上了？細綁著你！也可以說，是，由這一句話開悟！也可以說，不是！

怎麼說，也可以說，是呢，又可以說，不是呢？**凡是啊，這個理論呢，你可以把它講成兩面**；這兩面並不是啊，說是，哦，這個太滑稽了，沒有一定的宗旨，不是的！因為這是講個理，講個理呀，你只要把這個理路講通了，就可以。

怎麼樣呢？怎麼說也是這個老修行啊，說這一句話他開悟呢？因為這個老修行啊，這個上座，看他的因緣；他來求解脫，那麼他說，誰綁著你了？他知道啊，說這一句話，他即刻呀，就會開悟了，明白了，所以他就這麼樣答覆他。

有的時候呢，就是雖然想要他開悟，那麼他也不開悟。那麼這可以說是啊，這個上座的老和尚，說這一句話，令這一個參禪的人呢，參禪的學者，開悟了，這是他說話的關係。

怎麼又說，不是他說這一句話，他就開悟了呢？因為這個老修行啊，他平時也用功的，他用功用的時間久了，這個路啊，理路啊，想不通；雖然想不通啊，但是每一天他用功，就一天比一天的，這個智慧會增加。他沒有正式開悟，但是啊，也啊，接近著開悟的時候。

那麼因為這個上座的和尚，講這麼一句話，他遇有這種因緣，喔，他豁然開悟！所以這若是，也可以說，他自己開的悟；不過，碰見這個因緣，因緣和合，這麼一點他，開悟了。

所以在中國有這麼一句話，說是啊，「**悶坐十年山**」，說，住啊，十年山，「**不如名師點一竿**」，不如啊，遇著啊，這個明眼善知識，明眼善知識啊，就是開了佛眼的這個善知識。這種善知識呢，他會看因緣，你因緣呢，到什麼時候，他就跟你說什麼法。所以你就住十年山，也不如遇到明眼人呢，指你一條明路，點一竿呢，這表示啊，指你一條道路。所以呀，在佛教裏頭，這親近善知識最要緊的！

在和尚裡邊呢，真正明眼的善知識很少的；說是善知識，但是不一定是明眼的；什麼叫「明眼」？就是方才我沒講，就是開佛眼。你不要以為這個，

是一個很簡單的事情！這個開佛眼呢，並不是證果，但是啊，這宿世啊，要有善根的。為什麼能開佛眼？一定要啊，專修這個〈大悲法〉；這四十二手啊，這大悲的手眼。你若誠心去修，都可以呀，開這個佛眼，這就是開佛眼的一個門徑。

好像我們這個果地，他就是啊，在生生世世對這個〈大悲手眼四十二手〉，是特別的專心去修行，所以呀，他才可以開佛眼。那麼如果他要出家啊，那麼度的人會很多的；可惜呀！這個看將來的因緣怎麼樣。

我們每一個人呢，若想開佛眼，就專心致志啊，要修這個〈大悲法〉；要特別用功，一天也不要間斷，最要緊的，不要抽香菸，不要抽菸的，抽菸呢，不能修這種法；你一修這種法，那個護法善神呢，就會責怪你，所以不要太馬虎了！

那麼我們每一個人呢，我希望對這個〈大悲四十二手啊〉，特別注意，一天也不要間斷！一天不要間斷呢，都要修幾年的功夫，才能有成就；如果你在生修過的呢，那就比較會快，很快呀，也會開這個智慧眼。

解結因次第，六解一亦亡，根選擇圓通，入流成正覺。

「解結因次第」：解開這個結呀，需要按照次第來解；次第怎麼樣解法呢？那麼又怎麼樣它原來結到一起的呢？最初就是因為如來藏裏邊，本來是不生滅的，可是啊，因為這個迷晦為空，晦昧為空，在這時候啊，就生出來一種無明。那麼這如來藏性是不生滅的，那麼因為依真起妄，生出來這個生滅的心，就生出來這個識。

這不生滅的如來藏，和這個生滅的無明，這個第六意識，變成第六意識，第七識、第八識。這第八識啊，它的原來就是誰呢？就是那個如來藏性，也就是那個常住真心性淨明體。因為它依真起妄了，在這個如來藏上邊，就變成「阿賴耶識」；阿賴耶識，就是這個第八識，又叫「含藏識」，含，含藏，識。

這個含藏識啊，就是由這個第八識啊，又生出來五陰了；五陰呢，就是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識。這一開始啊，是從第八識上開始；識陰，過去，再往上增加，就是這個行陰了；這個行陰呢，就是第七識。第七識啊，叫「末那(ろメエノ)識」，又叫「傳送識」，它是傳達報告的，它給這個第六識啊，這個意思，傳到第八識裏邊去，這就是有行陰了。

行陰上邊，就是想陰，想陰呢，就是這個第六這個意識，第六個意識叫想陰。跟這個受陰呢，就是這個前五識，屬於受陰。前五識，就是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，前五識，屬於受陰。

那麼這個色陰呢，色陰，這個前邊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識，那四陰呢，每一陰呢，算一個結；那麼這個色陰呢，算兩個結，因為啊，它比較粗了，比較粗啊，就算兩個結。所以呢，這個「六結」啊，就由第八識那開始，第八識、第七識、第六識，然後到這個第五識，這個受陰。

因為有這個「五陰」呢，所以生出「五濁」。這五濁呢，啊，和這個六根混合到一起，所以就生出來種種的障礙。那麼現在要想解，先要啊，不隨這個色陰跑，不跟著色陰跑，那麼這把色陰呢，這兩個結解開；然後啊，受陰、想陰、行陰、識陰，這樣，六結啊，就解開，這叫「解結因次第」；因次第呀，因為這個色陰呢，是屬於一種粗的結，其餘那個受啊，想、行、識，這都很微細。

這好像為什麼先從裏邊往外邊來呢，從第八識上開始呢？因為啊，我們這個一受生啊，就先有這個識，所以呀，先有第八識。從這個第八識、第七識、第六識、第五識；這個受陰呢，它有這個五識，前五識都屬於受陰。色陰，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識。因為這五陰，和這個八識結成這生死的結，一開始是從第八識開始。那麼要解呢，就要從色陰上先解。

這好像什麼呢？就好像脫衣服似的；在外邊脫去一件，那麼裏邊又露出一件，再脫一件；脫去，一起脫到裏邊呢，把這衣服脫光了，這個人，把這結，也都解開了。這是啊，講是這樣講！實際上呢，你解了一結，那五結也就都會啊，沒有了。那麼所以說，六解一亦亡，六解，這六種啊，的塵呢，這六種的結啊，都解開了，一亦亡，這個一啊，也沒有了。這在後邊呢，會還有詳細的解釋。

「根選擇圓通」：在這個修行啊，入手的法門，由什麼地方修呢？也在六根門頭來修。六根門頭，就是啊，眼不隨色轉，耳不隨聲轉，鼻不隨香轉，舌不隨味轉，身不隨這個觸轉，意不隨法轉，就是啊，把這個六根門頭這個境界，啊，都變回來；要迴光返照，不啊，向外去照去，收攝身心、反求諸己。

這個六根呢，修行要選擇一個圓通的這個根；這個地方啊，這也就暗示，佛暗示啊，前邊不講這個六根各有一千二百功德嗎？你看看哪一個根呢，是個圓滿的？你好像這個眼睛，就不圓滿，眼根不圓滿；耳根就是圓滿，

這個舌根也是圓滿，意根也是圓滿，那麼那三根呢，就都不圓滿。

所以你現在修行啊，要選擇這個一個圓滿的根，而用功修行。這暗指著，釋迦牟尼佛呀，暗中啊，表示，就是耳根圓通，不過他沒有明講，沒有明講呢，就是叫阿難呢，自己去選擇，自己去認識，所以呀，就要根選擇圓通，「入流成正覺」：入流，入這個聖人的流了，啊，入這個聖人的法性流了，逆凡夫六塵流；這入流啊，然後可以成正覺，正覺就是佛，就成佛了。

陀那微細識，習氣成暴流，真非真恐迷，我常不開演。

這個法呀，釋迦牟尼佛啊，少少講，我常不開演，我啊，常常我都不演說這個法。你想想，釋迦牟尼佛對著那些個大阿羅漢，大菩薩，大比丘，這種法呀，都很少講的，我們現在呀，哎，你說多便宜在這，就這麼隨隨便便就聞見釋迦牟尼佛所說這樣的妙法！

「陀那」：陀那呀，是一種微細的識，在這個第八識啊，又細稱。這個陀那有叫「淨識」，又叫「白淨識」，就是一個淨的種子。啊，「陀那微細識」：這個淨識啊，它是非常微細微細的，最微細。

「習氣成暴流」：我們這個生死啊，都是由這，這地方來的。在這個微細識啊，依真起妄，就生了一念的無明，這無明一生啊，這個習氣，就是無明；這個無明啊，一生出來，就好像暴流似的。這個暴流，什麼叫暴流呢？這個水流的太急了，什麼也擋不住，這叫暴流。

那麼這個暴流是什麼叫暴流呢？就是我們這個生死，我們這生生死死，死死生生，啊，又做人，又做畜生，又生天，又墮地獄；啊，轉來轉去的，啊，沒有停止的時候，就好像這個暴流的水一樣的，所以這叫習氣成暴流。

「真非真恐迷」：這個真法呀，我為什麼不說呢？為什麼我不說這個真正的這個微妙的法呢？真，這個真法為什麼不快把它說出來呢？說出這個真法呢？恐迷呀，我就恐怕人呢，認這個真，作妄了，將妄又認作真了。

啊，好像啊，那個「覺」上，他一定要加個「明」，弄的就迷上加迷了，迷中悖人，作一個迷中的悖人，所以呀，恐怕迷，「我常不開演呢」：我啊，時時我都不講這種的妙法，我給你們這個小乘人呢，只講這一個小乘的道理；這個真正大乘這個妙法啊，我從來就不講的！

為什麼不講？就因為你這個，這一般的小乘人呢，還都不夠程度，沒有啊，這迴小向大！所以呀，我向來我都不講的。

自心取自心，非幻成幻法，不取無非幻，非幻尚不生，幻法云何立？

這個「自心取自心呢」：怎麼叫自心取自心呢？這個眾生啊，他不明白這個見分和相分呢，都是唯心所現，「三界為識，萬法唯心」，這萬法他不明白呀，這個萬法為心的這個道理，就著住到這個見、相二分。

這個見分，和相分；見分呢，就是自己能見的這個見，這叫見分，八識裏頭；相分，相分呢，是由外邊呢，這種塵，所生出來的一種相分。這個相分和見分呢，本來都是虛妄的，這都是啊，由自心生出來的。

那麼這一般的人呢，他不曉得迴光返照，而啊，向外馳求，向外邊去找去，著住到這些塵的境界上，這叫「迷真逐妄」，把這個真的迷了，跟著妄的跑。你若是知道這個萬法唯心，識自本心，見自本性，這啊，見、相二分呢，都是由自心生出來的。你若明白自己這個常住真心、性淨明體了，就不會啊，向外跑，就回來了，這叫自心取自心。

「非幻成幻法」：因為啊，眾生他迷真逐妄，本來不是啊，一種虛幻的，而啊，生了一種迷惑，變成虛幻。你若能以呀，「不取」：不取什麼呢？不取那個虛妄的相。

這個不取呀，很要緊的！我們一般人為什麼被這六根、六塵呢，所迷呢？就因為啊，取這個見、相二分，執著到這個上。認為啊，我所見，這個見分，那麼外邊那個相分，這都是實有的！他不知道這是虛妄的，所以呀，應該不取。

你若不取呀，「無非幻」：就沒有幻了，沒有了，沒有幻了。「非幻尚不生」：這個不是這個虛假的，根本就不生了，啊，不是這種虛妄的，這種幻的，虛幻不實在的，它根本就沒有地方生了。沒有地方生，「幻法云何立」：那麼怎麼會又有這個虛妄的幻法呢？就沒有了。

是名妙蓮華，

「是名妙蓮華」：這個名字，有個名字，叫什麼名字呢？叫妙蓮華。(妙，就是微妙的妙)；蓮華呢，蓮華呀，它是出污泥而不染，雖然在那個淤泥裏生出來啊，可是它清淨，沒有污染；它又華果同時，所以呀，是名妙蓮

華。

### 金剛王寶覺，

「金剛王寶覺」：金剛，這金剛是一種最堅、最硬的，這就表示我們人的智慧，這個智慧呀，真正的智慧呀，它沒有什麼東西可以破的。王，王就是以自在為義，它很自在的。

寶覺，什麼叫寶覺呢？寶覺，就是我們這個真心。我們這個真心呢，又叫寶覺。這個名字呢，是名妙蓮華，金剛王寶覺，也叫金剛王寶覺這個名字。就前邊呢，你若能以不取這個見、相二分，返本還原，啊，回到這個如來藏性上，轉識成智，轉這個識啊，成這個智慧；這個識啊，一轉過來，就變成智慧。所以現在呀，也轉過來了，轉過啊，變成妙蓮華，就變成啊，金剛王寶覺。

### 如幻三摩提，彈指超無學。

這個名字呢，又有一個名字，又叫「如幻三摩提」：這三摩提呀，也是梵語，翻到中文呢，就叫「等持」。（等啊，就是平等的等；持啊，就是執持那個持）。言其啊，他啊，平等執持這個定力和慧力；有智慧才能解這個六結，有定力才能不生這個六結了。所以呀，這個如幻三摩提，這叫如幻的這個等持。

「彈指超無學」：怎麼叫彈指呢？這個彈指，你看見了沒有？就這麼，這叫彈指；這一彈指頃，一彈指的時間，彈指頃，那麼言其他很快的。在這一彈指的時間，就超過這個有學位，而到這個無學。什麼叫無學位呢？就是四果阿羅漢，這叫無學為了。初果、二果、三果，這都叫有學位。這彈指，這麼彈指這麼大的時間呢，就超過這個無學了，就到這無學的果位上，就是證四果阿羅漢。

### 此阿毗達磨，十方薄伽梵，一路涅槃門。

「此阿毗達磨」：就是這一種法，阿毗達磨就是法，就是這個方法，這種法。「十方薄伽梵」：這薄伽梵，什麼叫薄伽梵呢？在那個咒上，〈楞嚴咒〉上也有這個婆伽梵，「婆伽梵。薩怛多。般怛囉。南無粹都帝。阿悉多那囉刺迦。波囉婆悉普吒。毘迦薩怛多鉢帝喇，那個婆伽梵，也就是這個薄伽梵。

這個婆伽梵呢，是咒的在咒裏頭的一個佛的名字，也就是佛的名字。這佛的名字呢，這為什麼不叫「佛」，叫「薄伽梵」呢？這是啊，這佛和佛，鬼神呢，用的！你一說「佛」啊，或者這個鬼呀，還不知道；你若說「薄伽梵」呢，喔，他知道，這是佛，他知道。

為什麼不翻過來它呢？因為這個薄伽梵呢，有六種的意思，沒有法子翻！你若翻過中文呢，只有一種意思；那麼他因為就這薄伽梵呢，就有六種的意思。六種的意思都是什麼呢？我不知道記的清楚、記不清楚了？記不清楚？你們可以幫我想一想！

第一呢，就是自在，自在意。言其啊，那觀自在菩薩，那是個自在菩薩，這是個自在佛，這第一個意思是自在。

第二個意思呢，是這個，啊，我忘了，第二個意思呢，叫熾盛。(熾啊，就是五陰熾盛苦那個熾，就是火字邊呢，加那八識那個識，沒有言字邊了，把那言字邊去了，那個熾，熾盛；盛，就是茂盛那個盛)。言其呀，他這個佛啊，的光啊，很熾盛的。佛這個性啊，是自在，佛的光啊，是熾盛，很盛，那光啊，周徧法界，佛光，這叫熾盛。

第三個意思叫什麼呢？端嚴。佛呀，佛幾時都是很端嚴的，不懈怠，不懶惰。我們每一個人聽經啊，都要端端嚴嚴的，不要那麼懶懶惰惰，懈懈怠怠的。懈懈怠怠懂不懂？懈怠，懈怠呀，就是很懶的；那個懈，就是怠惰，怠惰自甘，就不勤力，不勤。

還有，我們若聽經啊，一定要坐的，坐的正當一點；不要這麼樣坐著，不要這麼樣子，也不要這樣子，也不要這樣子；這聽經啊，必須要畢恭畢敬！就像啊，要怎麼樣子呢？就像對著佛似的，佛來呀，親口對我們說法呢！佛到這個地方啊，來給我們做見證！我們對著佛，我們信佛，就應該恭敬佛，不應該對著佛還這麼很懶惰的，聽經不可以睡覺，不可以躺那個地方的；你就看經啊，也不可以躺著看，不可以躺那個地方看經的。

我以前不講過！你躺那兒看經，將來，來生會變蛇的。為什麼呢？那個蛇盡躺著走路，躺著，總在那個地方躺著，牠不站起來，站不起來的。你看這個佛經啊，一定要恭恭敬敬的坐到那個地方；或者有放到一個桌子上啊，恭恭敬敬的看。

你有一分恭敬的心，你就增加你一分的智慧；你有十分的恭敬心，就增加你十分的智慧；你若是啊，有百千萬分的恭敬心，那增加你百千萬分的智

慧，增長你的善根。對佛經啊，一定要恭恭敬敬的。

我們這個《金剛經》上不說：「若是經典所在之處，即為有佛」，那個經典在什麼地方，什麼地方就有佛的！只要你，你若是生出一種恭敬心，他就有感應；你沒有恭敬心，他就沒有感應。

好像我講啊，我有一個皈依弟子，他呢，也沒有見過我，他就對著那我那，那一本書上啊，對著那個相片，他就天天念「南無度輪法師」；念到七十多天嘛，他就看見那個相片走出來，公然就有個人走出來，就給他摩頂，他從此以後呢，病就好了；這是什麼呢？這是也叫「感應道交」，這也叫啊，他有一種真誠的心呢，感應的！啊，感應的那一個死相片，都變成一個活人了！這就是啊，由他有恭敬心的關係。

所以我們人看經啊，你不是說你不開智慧啊？啊，我看了好多經，沒開智慧！我學好多佛法，也還這麼蠢呢！啊，記憶力也不好，念〈楞嚴咒〉，念一遍也記不住，念兩遍，那更忘的更快了！嗯，我沒念的時候，還記幾句；啊，念了一遍完了，都忘了！什麼道理呢？就因為你沒有恭敬心。

你躺那地方念咒，躺那地方念咒啊，將來一定，你就看經、念咒，都會變蛇的；為什麼呢？說，喔！那這佛法也怎麼還害人的呢？啊，佛法是教人生善根的，增長福慧的，怎麼還令人去墮蛇身呢？因為你對佛法不恭敬！

這個你第一的，要信，生一種信心；第二有一恭敬心；我們現在聽經啊，每一個人呢，以前呢，我不管，以後的時候，每一個人呢，都要端然正坐，要坐好一點；也不要講話，也不要東張西望的；啊，要畢恭畢敬的這麼聽經，就像啊，釋迦牟尼佛在這給我講這個經呢，阿難呢，也在我旁邊，同我坐到一起；啊，不但阿難，諸大菩薩，這個阿羅漢呢，啊，都在這呢，我就像在靈山的法會一樣的；你有這種心呢，喔，那你就不愁不開悟了！

說，那阿難聽那麼多，還沒開悟呢！我現在聽，就會開悟了？哎，你怎麼知道阿難沒開悟？阿難或者他故意這麼裝出來沒開悟，好，佛說這個經典給我們現在人聽嘛！所以阿難呢，阿難早已經成佛了，不要說開悟，不過，他示現這個當機眾啊，好像，他不明白似的！

實際上他，阿難呢，你像佛所說的法，他都記得清清楚楚的，佛說這個道理，他怎麼會不明白呢？他一定明白。但是啊，他就為你、我現在這個愚癡眾生來請法，來做個模範，做個榜樣；你不要以為啊，啊，我比阿難或者會聰明，不是的。

所以呢，這個薄伽梵剛才講到幾個義上？端嚴，講到端嚴上了。還有一個，**名稱**；名稱啊，就是這個名啊，人人稱讚，人人呢，都恭敬，這第四個意思。第五個意思呢，是**吉祥**，吉祥聽的懂嗎？吉祥，very lucky，第五是吉祥。第六呢，是**尊貴**，非常尊貴。（這個尊呢，就是世尊的尊；貴，就富貴那貴）。啊，就很高貴，這是這個六種意思。有這六種意思啊，所以就沒翻過來，這叫在「五不翻」呢，之中的一個「多含不翻」，有五種不翻，這是其中的一種，多含不翻。

「一路涅槃門」：這個法門呢，這是十方的佛啊，都是從這路上啊，成佛的，都是從這條路去的，一路涅槃門，這是啊，到涅槃的一個門徑。

## 058. 卷五

於是阿難，及諸大眾，聞佛如來無上慈誨，祇夜伽陀，雜糅(ㄇ又v)精瑩，妙理清徹，心目開明，歎未曾有。

「於是阿難，及諸大眾」：在釋迦牟尼佛講這個十方的佛呀，一路涅槃門，這個重頌之後，那麼這個阿難和一切的大眾，及諸大眾，「聞佛如來呀」：聽見釋迦牟尼佛這如來，「無上慈誨」：再沒有比這個再高尚的了，這種慈悲教誨。

「祇夜伽陀」：這個祇夜呀，這是叫這個「重頌」。重頌啊，就是前邊那個長行，一趟一趟，一行一行的，這叫「長行」。那麼現在啊，這叫「重頌」，重頌啊，它就是有一定的字句，或者五個字、或者六個字、或者七個字、或者四個字。

好像《金剛經》說：「一切有為法，如夢幻泡影，如露亦如電，應作如是觀」，這也是啊，頌。這個經上啊，前邊這一段文呢，都是重頌；重頌，就是說的那個長行啊，意思還沒有說完全，再用重頌啊，來再說一遍，再重頌。這祇夜，是梵語，此云叫重頌。

伽陀呢，伽陀就是孤起頌。孤起頌啊，怎麼叫孤起頌？它就和前邊那文，也不相合；和後邊的文呢，也不太相合；它孤然間，就起來了，突然間呢，就起來，這叫孤起頌，這個伽陀呢，就是孤起頌。

「雜糅精瑩啊」：雜糅，這個糅啊，也就是參雜，參雜著；精瑩，這個法呀，說的又精妙，是又瑩潔。「妙理清徹」：這種啊，微妙的這個理，說

的非常清徹、徹底。

「心目開明」：這個阿難，和這個大眾啊，心裏都明白的道理很多了，比以前明白的多了，所以呀，這叫心目開明，心呢，和目，都開明了。就是心，也比以前明白的多了，這個眼睛看的也比以前呢，明朗的多了。言他這個心，和這個目啊，也就是說他比以前呢，增加他的智慧了。這個「目」呢，也就是智慧眼，開了智慧眼了。都「歎未曾有啊」：大家都非常的，啊，這麼感歎！啊，這個法這麼妙啊！歎未曾有，從來呀，都沒有的。

阿難合掌，頂禮白佛：我今聞佛無遮大悲，性淨妙常真實法句，

阿難呢！歎未曾有之後，又合起掌來，「頂禮白佛」：向佛呀，叩頭頂禮，對佛就說了！說什麼呢？說，「我今聞佛呀，無遮大悲」：說我現在啊，我阿難呢，聽見世尊，佛呀，無遮大悲，這種的無遮，沒有啊，一點遮蓋的，就是啊，和盤托出，什麼妙法都講出來，所以呀，那麼一點也不保留，沒有什麼祕密的法保留的，所以這無遮，啊，沒有障礙這種的大悲。

「性淨妙常」：所說的這個法，性淨妙常這種的法，「真實的法句啊」：這個真實啊，法句，就是啊，說法這種的言句，所說出這些個道理，這個真實法句。

心猶未達，六解一亡，舒結倫次。惟垂大慈，再愍斯會，及與將來，施以法音，洗滌沉垢。

「心猶未達」：就是啊，心裏還沒有通達，沒有明白，我心裡啊，還沒有懂，沒有明白佛所說的這個道理。什麼道理呢？這個「六解一亡」：這個六個結啊，這六種的結，都得到解脫了，得到解脫，這個「一」也沒有了；「舒結倫次」：解開、舒解這個結的這種次第，它的次第，我還沒有明白？

「惟垂大慈啊」：惟獨啊，現在希望世尊呢！還垂你的大慈悲心，「再愍斯會」：你再啊，愍念，就是憐憫現在啊，這個在會的這一切的人，「及與將來呀」：和這個未來的一切大眾；啊，「施以法音呢」：布施給啊，這一切眾生這一個佛法的音，布施。

「洗滌沉垢」：這洗，就是啊，用水來洗；滌呀，就是用水來就這麼在這個水這麼涮(ㄊㄨㄣˋ ㄨㄛˋ ㄨㄛˋ)，這滌；洗一遍呢，洗，好像你洗菜，這洗一遍恐怕洗不乾淨啊，再用水沖一沖它，這滌。沉垢，這個沉呢，他用這個浮沉的沉，也可以；浮沉的沉，就是言其呀，我們若墮落這種的垢，污染，這

種不潔淨的東西，令我們墮落。這個東西是什麼呢？就是啊，我們這個貪、瞋、癡，這三種東西啊，是令我們墮落；貪心、瞋心、癡心，這是令我們墮落的這沉垢。

這個「沉」呢，又可以用那個微「塵」的塵，微塵的塵，因為它這個音呢，是相同，你就用那個微塵的那個塵呢，也一樣的解法，也可以的。所以呀，用那個微塵的塵呢，比較這個意思呢，更顯明了；就是啊，洗去我們這一些個微塵呢，這些個塵汗，塵染的垢污，這些個不清淨的東西，把它洗去。這沉垢，垢呢，就是不潔淨的。

即時如來，於師子座，整涅槃僧，斂僧伽梨，攬七寶几(ㄩ一)，引手於几，取劫波羅天所奉華巾，

「即時如來」：就在這個時候啊，這如來呀，「於師子座」：就在啊，釋迦牟尼佛所坐那個法座上，釋迦牟尼佛所坐的法座，它的名字就叫獅子座。表示呢，佛呀，說法猶如獅子吼，這個獅子一吼啊，百獸皆懼；一切的天魔外道啊，都生一種恐懼心，所以佛的法座叫「獅子座」。

「整涅槃僧啊」：就是啊，把這衣服整，裏邊的衣服整頓整頓，這個涅槃僧啊，就是裏邊的衣服，在裏邊呢，穿的衣服，這叫涅槃僧。「斂僧伽梨」：這個衣服呢，這個就叫僧伽梨，這叫「大衣」，又叫「主衣」，這叫僧伽梨，斂僧伽梨，就把這個也都這個衣服啊，把它收拾好了，斂，收斂一下。

「攬七寶几」：佛啊，前邊坐的那張桌子啊，這個几，就是一張桌子。這個桌子是用啊，七寶鑲成的。七寶，七寶是什麼呢？金子、銀子、琉璃、玻璃、碑磔、赤珠、瑪瑙；又用這七種的寶物啊，鑲成的這個桌子；佛說法那個桌子啊，用七寶鑲成的。攬七寶几，就是啊，憑著這個七寶几。

「引手於几」：用手啊，就放到這個桌子上，把兩個手放到桌子上，「取劫波羅天」：這個劫波羅天呢，就是這個「夜摩天」。夜摩天呢，又叫「時分天」，時分天，(就是時候的時)，時分天。「所奉華巾」：在這個印度啊，有這一種啊，叫「疊華」；這個疊華呀，所織的這個巾呢，這就好像手巾似的，很長的，但是啊，很值錢很值錢的。尤其這個巾呢，是劫波羅天的那個天王，所獻給的，獻給呀，釋迦牟尼佛；所以呀，這一條巾也是非常值錢的。

那麼釋迦牟尼佛呀，就取這個劫波羅天，就時分天的天王，所奉獻的這個華巾，把這個華巾呢，拿過來，拿到手裡。他想要做什麼呢？下邊就告訴

你了。

金、銀、琉璃，琉璃呢，據說是一種厚的玻璃。金、銀、琉璃、玻璃，這玻璃現在拿這個不當回事了，在古來呀，那玻璃很不容易得的，這玻璃也是七寶之一，在古來呀，在以前呢，七寶很少的。金子也是一個寶、銀子也是個寶，玻璃也是一個寶，金、銀、琉璃，琉璃也是個寶，金、銀、琉璃、玻璃、磑磑，磑磑呀，有那一種磑磑石，那種石頭啊，它那個紋呢，就好像那個車轍啊，那麼溝似的，這麼一趟一趟的，那個磑磑石。

金、銀、琉璃、玻璃、磑磑，赤珠，赤珠就是紅色的珠子。瑪瑙，這瑪瑙也是一種寶，赤珠、瑪瑙；金、銀、琉璃、玻璃、磑磑、赤珠、瑪瑙，這個七寶，金、銀、琉璃、玻璃、磑磑、赤珠、瑪瑙，這七寶。瑪瑙啊，就像那馬，馬的那個腦子似的，那個紅一塊、白一塊的那裏邊，所以這叫瑪瑙。

於大眾前，縮(又弓∨)成一結，示阿難言：此名何等？阿難、大眾俱白佛言：此名為結。於是如來，縮疊華巾，又成一結，重問阿難：此名何等？阿難、大眾又白佛言：此亦名結。如是倫次，縮疊華巾，總成六結，一一結成，皆取手中所成之結，持問阿難：此名何等？阿難、大眾亦復如是次第訓(彳又∨)佛：此名為結。

哎，佛呀，好像哄小孩子啊，玩似的，現在用這個疊華巾呢，就拴成這個結扣，結扣，左結一個，右結一個。「於大眾前」：佛呀，在阿難和這個大眾的前面，「縮成一結」：就把這個疊華巾呢，結成一個疙瘩，結成一個結子。「示阿難言」：給阿難看，看這個結子，給阿難看，說阿難！「此名何等」：這個叫什麼？這個叫什麼？此名何等？這個叫什麼名字？「阿難、大眾俱白佛言」：阿難呢，和這所有大眾啊，就異口同音的，白佛言，對佛說了！「此名為結」：這個是啊，結成的結子，結成的結子，此名為結。

「於是如來縮疊華巾」：在這個時候啊，這個如來呀，縮疊華巾，用這個疊華巾呢，「又成一結」：又結成一個結子，又結成，「重問阿難」：又問，「此名何等」：這個又叫什麼？頭一個，他說這個，說這個，現在這個又叫什麼？啊，此名何等？「阿難、大眾啊，又白佛言」：阿難和大眾啊，又對佛說了！「此亦名結」：說這個也是叫結子，也是叫這麼一個結扣，結。

「如是倫次啊」：像這個一樣的，這個倫呢，就是倫類；像這個倫的來呀，

次第，「縮疊華巾」：這個結這個疊華巾；結一個問一個，「總成六結」：總起來呀，在這一個疊華巾上啊，共結成六個結，結成六個結。「一一結成」：每結一個結的成的時候啊，「皆取手中」：都拿在手裏頭，拿到手裏頭啊，「所成之結，持問阿難」：拿到手裡說啊，問，這個啊，叫什麼？阿難說，是個結子，都是這麼問！「此名何等」：這個叫什麼？

「阿難、大眾亦復如是」：也啊，就像佛啊，佛一問，他們就一答，「次第訓佛」：訓啊，這就是酬答；就是佛呀，說什麼，他們答覆佛啊，的問題，這叫紉，紉佛。「此名為結」：這個也叫一個結子，這個每結一個結啊，這個每一個人呢，都問阿難；阿難和大眾啊，答覆，都說是，這是結子。

這個疊華巾呢，就表示如來藏性；那麼結成六結呢，這表示這個六根。

佛告阿難：我初縮巾，汝名為結。此疊華巾，先實一條，第二、第三，云何汝曹復名為結？阿難白佛言：世尊！此寶疊華緝(〈一〉)續成巾，雖本一體，如我思惟：如來一縮，得一結名，若百縮成，終名百結；何況此巾，祇有六結，終不至七，亦不停五。云何如來祇許初時，第二、第三不名為結？

「佛告阿難」：在這時候啊，佛就對阿難講！「我初縮巾呢，汝名為結」：我最初啊，我結這個疊華巾的時候啊，你說這個叫「結」。「此疊華巾」：這個疊華巾，「先實一條」：這個先先呢，它只有這一條，「第二、第三，云何汝曹復名為結」：這個第二，這個巾只有一條，那第二、第三，你怎麼可以叫它還叫「結」呢？這佛呀，故意這麼問阿難！

「阿難白佛言」：阿難呢，對佛就說了，「世尊，此寶疊華巾呢」：這個寶疊華巾呢，寶疊華巾，「緝續成巾」：我們把它織啊，織成了，一個手巾，一條啊，巾，「雖本一體」：雖然它就是一個。「如我思惟呀」：像我這樣想啊，「如來一縮，得一結名」：如來啊，你這麼一縮結它，就得一個結的名字；「若百縮成啊」：如果你若是啊，結一百個結，「終名百結」：這可以呀，給它叫一百個結。

「何況此巾」：何況這個巾，「祇有六結」：這一條巾呢，你只結成六結，「終不至七」：也沒有結成啊，到第七結，「亦不停五」：也不是啊，在這個第五結上就停止了。「云何如來只許初時，第二、第三不名為結」：為什麼佛呀，你只許可第一個結是個結子，第二、第三呢，就不叫它叫結了呢？這是什麼道理呢？這阿難呢，現在問佛！

佛告阿難：此寶華巾，汝知此巾，元止一條，我六綰時，名有六結，汝審觀察，巾體是同，因結有異。

佛呀，聽阿難這樣講啊，本來都是叫結的，這六個都叫結，並不是第一個叫「結」，第二個、第三個就不叫「結」了，佛故意這麼問他。說這個，我就有這一條這寶疊華巾，那麼我結成一個結，你說是個「結」；那麼第二、第三個，你怎麼也叫它叫「結」呢？這是故意呀，這麼問他，佛呀，tease（戲弄）阿難！

那麼阿難呢，也就知道啊，這個叫「結」，所以呀，就問佛，那麼我，你這個巾，成一個結，叫「結」，那麼第二、第三怎麼可以不叫「結」呢？阿難呢，問佛，這互相啊，這一唱一和，那麼好有話講了嘛！好有道理發明了。

「佛告阿難呢」：佛告訴阿難說，「此寶華巾，汝知此巾」：你呀，知道這個寶華巾，「元止一條啊」：就有一條，沒有兩條。「我六綰(結)時」：我呀，結成六個結子的時候，「名有六結」：它就有六個結子名字。「汝審觀察」：你現在呀，仔細詳細呀，觀察觀察，「巾體是同」：這個巾呢，的本體，它是一個的，沒有這麼多的名稱；「因結有異」：因為啊，我結上結了，結上這個結子，所以呀，它就不同了。

這就是啊，這個如來藏性啊，本來是一個，那麼有六根呢，有這個六根呢，生出結來；那麼雖然生出結，但是它本體還是一個的。那麼這個結呢，雖然是六個，它是本體呀，是一個的；你如果把這個六個結都解去了呢，連一個也沒有了，所以呀，這「六解一亦亡」，前邊不講過！

於意云何，初綰結成，名為第一，如是乃至第六結生，吾今欲將第六結名成第一不？

「於意云何」：在阿難你的意思裡怎麼樣啊？啊，你怎麼樣想法呢？「初綰結成」：第一個這個結子，結成的時候，「名為第一」：這個就叫第一結；「如是乃至第六結生」：像這樣子啊，結成第六個結子生。「吾今欲將」：我現在呀，欲將，「第六結名」：這個第六的結子啊，名，給它改成啊，「成第一不」：可以把這個第六，換過來做第一的這個名字可以嗎？就問阿難！

不也，世尊！六結若存，斯第六名，終非第一。縱我歷生，盡其明辯，如

## 何令是六結亂名？

阿難說，說，不可以的，不可以換的。這個第一就是第一，不能第一呀，再改個名字叫第六；第六又改名字叫第一，這是不可以的！為什麼不可以呢？「不也，世尊」：不可以，「六結若存呢」：這個六結假設若存在的話，「斯第六名」：這個第六名，「終非第一」：始終啊，怎麼樣它也不會變第一的；這個第六就是第六，不會變第一的，不會改名字叫第一的。

「縱我歷生啊」：縱然我阿難呢，經歷的這個生生世世，從無始劫以來到現在，這很多很多的生命，「盡其明辯」：我呀，是學的是多聞，我學的是這一科；好像這個大學似的，我是讀這個science（科學），就啊，我就懂得science；我讀這個文科，我就懂文科；讀什麼，我就懂什麼。我現在呀，所修習的，所學的，是多聞；多聞呢，就可以善辯，能聞善辯，知道的多，他這個講話就可以有辯才的。啊，盡其明辯呢，我盡上我所有的這個能力來辯呢，來巧辯、來狡辯！

前幾天我不說這個，白居力是狡辯；這巧辯，巧啊，就很巧妙的；很巧妙的，本來沒有道理，啊，這個能辯的人呢，就把它又講出道理來了，這叫巧辯。跟這個狡辯呢，狡辯就不合乎道理了，有點呢，強詞奪理。這個巧辯呢，雖然也是沒有理，但是他辯出理由來了，很巧妙的，你還駁不倒他這個理由。

他說我現在呀，盡其明辯呢，我啊，盡我這個聰明，和我的辯才，「如何令是啊」：我怎麼能可以使令這個第一，變成第六，這個六結的名字，我給它換個名字，令它這個名字亂了呢，不依照次第呢？

佛言：如是！六結不同，循顧本因，一巾所造，令其雜亂，終不得成。則汝六根，亦復如是，畢竟同中，生畢竟異。

「佛言」：佛呀，說啊，「如是」：說對的，你說的，對的，不能改變它的名字；這個第六名字，不能改成第一；這個第一，也不能再改成第六，不錯了，你講的很對很對的。「六結不同」：因為什麼不可以改呢？因為這個六結啊，不同。

「循顧本因呢」：可是你再回頭啊，看看這個華巾呢，啊，本因呢，它本來這個因呢，「一巾所造」：這個六個結呀，都是一巾所造，一個巾呢，所造成的；「令其雜亂，終不得成」：你可是啊，一個結，一條巾結成的，你令它雜亂，這個名目雜亂了，終不得成，你說不可以的；不錯，這是這

樣子。

「則汝六根亦復如是啊」：則你這個**六根**呢，亦復如是，也就是這樣子，「畢竟同中，生畢竟異」：本來呀，是同來著，但是，它眼睛有眼睛的功用、耳朵有耳朵的功用、鼻子有鼻子的功用、舌頭有舌頭的功用、這個身體有身體的用途，啊，意念，它有它的工作，各有各的工作；所以呀，本來是同來著，但是啊，在這個地方啊，它就分開。

分開，應該合作的！若合作就好了，都能迴光返照！眼睛也能迴光返照，耳朵也能反聞聞自性，鼻子也能不隨香塵，舌不隨味塵，身不隨觸塵，意不緣法塵；各能以互相合作、返本還原，啊，這還是一個的。

就因為不合作，眼睛看見色，就跟著色塵轉；耳朵聽著聲塵，就跟著聲塵轉；鼻子嗅香塵，跟著香塵轉；舌嚐味，又跟著味塵轉；身愛這個觸，就跟觸塵轉；意緣法，就隨著法塵轉；就不能啊，不隨；主要，就是要「不隨」！。可是人呢，都隨著跑了，隨著這個六塵跑去了，沒能不隨，所以呀，就有六個結，等於六個結一樣的。

佛告阿難：汝必嫌此六結不成，願樂一成，復云何得？阿難言：此結若存，是非鋒起，於中自生，此結非彼，彼結非此。如來今日，若總解除，結若不生，則無彼此，尚不名一，六云何成？佛言：六解一亡，亦復如是。

佛啊，釋迦牟尼佛告訴阿難！說，「汝必嫌此啊」：你一定不歡喜這個六個結子，你要啊，把這個六個結子啊，都解開，不成立，「願樂一成」：你想啊，成一個一。「復云何得」：你得怎麼樣才能得到這個「一」呢，怎麼樣才能回復這個「一」的這個本體呢？

「阿難言」：阿難呢，聽佛這樣問他，阿難就說了，「此結若存呢，是非鋒起呀」：說是啊，阿難說，不錯了！我是願意呀，這六個結子都沒有，則成一個一。為什麼呢？六結若存，這六個結子啊，此結若存呢，這六個結若存在的話呀，是非鋒起，這個是非呀，鋒起，就起了戰爭了，起了鬥爭了，就互相啊，會作戰。這鋒起呀，就是你拿著一把刀，我拿著一個鎗，啊，你砍我一刀，我扎你一槍，這叫鋒起。為什麼會互相鋒起，是非不分呢？因為有個彼此了。

「於中自生啊」：在這個結子和結子啊，中間就自然生出來一種的是非的爭辯，為什麼呢？「此結非彼」：這個第一就不是第六，「彼結非此」：那個第六也不是第一；彼此啊，就有了一種紛爭了！非此。

「如來今日」：世尊呢！今天，「若總解除」：若把這個結子都解除了，「結若不生」：這個結子沒有了，「則無彼此」：也沒有第一，也沒有第六，也沒有第三，也沒有第四，彼此都沒有了。「尚不名一」：這個一也沒有了，把六個結子都沒有了，一個結子也沒有了，「六云何成」：這個「六」怎麼會存在的，六也不會存在的。

「佛言：六解一亡，亦復如是」：佛告訴阿難！說不錯了，你說這個道理對了！啊，你知道這個道理嗎？這「六解一亡」那個道理，和這個道理是一樣一樣的，沒有分別，你現在明白了嗎？你說前邊那個六個名稱不能混亂，若把它通通都解除了，一個也沒有，這個道理，你說的很對；可是這個「六解一亡」啊，這個道理和這個是一樣的，沒有分別，亦復如是，也就和你方才所說這個理論是一樣。

由汝無始心性狂亂，知見妄發，發妄不息，勞見發塵；

「由汝無始」：因為什麼呢？因為你無始劫以來到現在，「心性狂亂」：這個「心」，是哪一個心呢？就是這個清淨的心，這個心是個清淨的心；性呢，就是個真如的本性，真如的自性。在你那個清淨心，和這個真如的性上；狂，這個狂是個什麼呢？就是你那個生相的無明；**生相無明，這是與生俱來的**，在這個生相無明，有分別的法執，有俱生的法執，這叫狂；這狂，就是這無明。

這個亂，亂是什麼呢？亂，就是以前所講的那個「**三細**」，在這就叫亂。這個三細相啊，是什麼呢？第一是**業相**；第二是**轉相**；第三呢，就是這個**現相**，這是這個三細；由業相而成轉相，轉相變成現相；這很微細的，凡夫所不能覺察到的，這三種的細。

就因為啊，「**一念不覺生三細**」，在這一念無明裏頭，生出這三種細相，就是業相、轉相、現相。這個亂呢，就是包括啊，這個就是表示這三細，三種的細相。由這種的相，就生出來第一個結，在佛啊，他拿著那個寶疊華巾呢，結成六個結，現在在這個一念不覺生三細的時候，這是第一個結。

「知見妄發」：知見妄發，這個時候就「**境界為緣長六粗**」，這長出六種粗相；六種粗相啊，第一就是「**智相**」。在前邊呢，講過了。這個智啊，就是一個那個智慧的智；相，但是這個智慧，它有了一個相了；什麼相呢？這是啊，屬於世智辯聰的。世智辯聰啊，就是一般世界上的人，所有的這種**世俗智慧**。

世俗的智慧，好像這個聲、光、電、化、科學、化學，乃至這種種的學問，這都叫啊，世智，這叫世智辯聰，世間的智慧，這個智相。由這個知見妄發，就生出來一種智相。

啊，「發妄不息」：又生出來一個「相續相」；相續相，它不停止；這個智相呢，是第二個結，相續相呢，就是第三個結。「勞見發塵」：在這個勞見發塵，這一句上啊，包括著那個「執取相」。(執，就執著那個執；取，就是取，愛取的取)。執取相，生出來一種啊，執著。

又生出來一種「計名字相」，這是在這一句裏頭包著，計名字相。又生出來一種啊，叫「業起相」，這是第五種。第六種呢，就是「業繫苦相」；這六種相啊，在後邊這一句，就包括著後邊呢，這個執取相、計名字相、起業相、業繫苦相，這包括這四個；這四個裏頭啊，這算呢，三個結，這最後的三個結。那麼所以呀，叫「勞見發塵」，在這勞見發塵呢，這裡邊就包括這個最後那三個結，也包括最後那四個相。

如勞目睛，則有狂華，於湛精明，無因亂起。

「如勞目睛」：就好像啊，這個前邊不講那個直視虛空，視久發勞了；發勞了，就看見空華，啊，這虛空裏就生出空華來，「則有狂華」：就有這狂華現前；「於湛精明啊」：在這個如來藏性上啊，「無因亂起呀」：就沒有什麼因緣，也沒有什麼因為，他就亂起起來這個無明了。

一切世間山河大地，生死涅槃，皆即狂勞顛倒華相。

不單這「三細、六粗」是由好像啊，這個眼目久視它發勞了，空見空華一樣，就是這「一切世間」：所有的這個宇宙，這一切世間，就不是單單我們這個世界了；這個所有啊，盡虛空徧法界，一切的世間；「山河大地」：所有這些個山河大地，和這個「生死和涅槃」。

啊，「皆即狂勞啊」：這個都是由好像啊，這個由眼睛久視發勞這種這一樣的情形而成就的，「顛倒華相」：都是在虛空裏本來沒有華，而生出一種顛倒的華相啊，都是這個道理呀。

你知道這一切世間、山河大地、生死涅槃從什麼地方來的？都是從這個眾生的無明，「一念不覺生三細，境界為緣長六粗」；有這種的助緣呢，生出這個六粗的相來，都是這樣子成就的。

阿難言：此勞同結，云何解除？

阿難呢，聽見佛這樣講，這又說了，說，「此勞」：說這個瞪發勞相，「同這個結」：和這個結，「云何解除」：得(勿ㄟ√)怎麼樣能把它解除呢？能把它取消了呢？能把它沒有呢？再恢復啊，我們這個本來面目呢？啊，恢復本來固有的這個如來藏性呢？

## 059. 卷五

如來以手，將所結巾，偏牽其左，問阿難言：如是解不？不也，世尊！旋復以手，偏牽右邊，又問阿難：如是解不？不也，世尊！

阿難呢，問怎麼樣才能啊，解除了這種啊，瞪發勞相和這個結的這個結子，怎麼樣能把它解除了？所以呀，如來就用一種的比喻的方法，來令他自己呀，測驗。

「如來以手啊」：佛呀，用他的手，牽著這個寶疊華巾，「將所結巾」：所結的這個寶華疊巾，「偏牽其左」：用手啊，把這個寶華疊巾牽到左邊來了，看見了沒有，牽到左邊來了，就問阿難呢！牽到左邊問阿難，啊，「問阿難言，如是解不」：說這樣子，我把它拉到這邊來了，那這個六個結，從這拉到這邊來了，這解了沒解啊？是不是這樣就解開囉？「不也，世尊」：阿難說，不是，你這麼拉到左邊來這它解不開的，不也，世尊！

「旋復以手啊」：等一等，旋呢，就是又回來了，等一等啊，這個旋，就是沒有好久的時間，旋復以手，以這個右手，「偏牽右邊」：牽到右邊來，牽到右邊來了，「又問阿難，如是解不，不也，世尊」：說啊，現在解了沒解？我把這個寶疊華巾牽到右邊來了，這樣子解了沒解？有沒有解開這個結子啊？不也，世尊！阿難說，沒有解開，你就這麼拉到那邊去，沒有解開！

佛告阿難：吾今以手，左右各牽，竟不能解，汝設方便，云何解成？阿難白佛言：世尊！當於結心，解即分散。

都是阿難最聰明，佛啊，都沒有辦法了，阿難想出法子來。

「佛告阿難」：佛啊，對阿難講，「吾今以手，左右各牽」：說我呀，現在以這個手，往左牽，又往右牽，左右各牽，「竟不能解」：啊，這六個

結子一個也沒有解開，竟然呢，不能解！啊，「汝設方便呢」：現在我是沒有法子解了，佛啊，自己是就是這麼說，我是沒有辦法了，我拉到左邊也解不開，拉到右邊也解不開，那麼現在呀，竟不能解！我啊，竟然我解不開了！

汝設方便呢，現在你想一個方法了，你用一個權巧方便的方法，「云何解成」：得(ㄉㄨㄟㄨ)怎麼樣子才能解開呢？你很聰明的，阿難，喔，你一定會方法！

啊，「阿難白佛言」：阿難聽釋迦牟尼佛這樣問他了，啊，他對佛就說了，世尊呢！「當於結心，解即分散」：你呀，你這麼拉到左邊，拉到右邊呢，是解不開的；要怎麼樣子呢？當於結心，你在那個結的那個中心呢，那個結扣那個地方啊，你把它解開，解即分散，就分開了，它那個結，就分散了，就解開了！啊，你說，是不是阿難聰明呢？

**佛告阿難：如是！如是！若欲解除，當於結心。**

佛啊，這回呀，啊，說，你真聰明，阿難呢，啊！是這樣子啊，是這個樣子！哦！這回你可想透了，啊！我想不起來這個妙法，你都想起來！啊，是這樣子，「如是，如是」，這很印證之詞，說，對的！對的！哎！如是！如是！啊，你說的對！說的對！你說的真對了，喔！現在我也都明白了，原來以前我都不知道怎麼把它解開？現在你說這個方法，這是應該這樣解啊，你應該在這個地方解。

「若欲解除」：若欲啊，想把這個結子解除啊，「當於結心」：就是在它結子，結結那個中心，才能解開，喔！你都不是單單有多聞呢，你是很聰明！

**阿難！我說佛法，從因緣生，非取世間和合麤相。如來發明世出世法，知其本因，隨所緣出，**

阿難，我所說的這個佛法呀，「從因緣生」：但是這個因緣呢，可不是世間這一切的這個因緣，嗯，「非取世間」：不是取的那個世間那一種的，「和合」：因緣和合啊，那種的「麤相」：那種啊，人人呢，都可以看見。

「如來發明啊」：如來呢，我所發明的這個世間的法；世間法啊，就是六凡的法界這個染法；「出世法」：出是法，就是四聖法界的這個淨法。「知其本因呢」：我知道啊，這種法的根本的來源，「隨所緣出啊」：它隨啊，

那個所緣呢，發生的。

如是乃至恆沙界外，一滴之雨，亦知頭數，現前種種，松直棘曲，鵠白烏玄，皆了元由。

「如是啊」：像前邊呢，我所說這個「隨所緣出」，啊，如是，「乃至」：這超略之詞，中間呢，經過很多的過程。「乃至恆沙界外」：恆河沙數那麼多的世界以外，這個世界以內的問題呀，這個事情，我沒有不知道的！那麼就是世界這個恆河沙世界以外，「一滴之雨呀」：這個天所下的雨呀，這個「一滴」，這不是一滴，這有多少滴，他都知道，一滴之雨，這個「一」呀，就是包括一切的這個雨點；有多少點雨，啊，「亦知頭數」：亦知頭數，就知道它那個數量；知道下多少點雨啊，如來都知道。

「一切眾生，若干種心，如來悉知悉見」，所有的眾生，你、人、非人等，他的心念呢，想什麼，佛都知道的，沒有一個不知道的，所以一切眾生，若干種心，如來悉知悉見。

「現前種種」：那麼往遠了說，你所看不見，啊，恆沙界外，你不相信；就是現在這個松，為什麼它會直？這個棘，為什麼它會曲？松樹啊，是直的，這個荆棘的樹呢，就彎曲的。這個鵠，牠為什麼是個白色的？烏，為什麼是個黑色的？

「皆了元由」：我都知道它這個怎麼樣來，這個來源都知道。烏，就是烏鴉，烏鴉一生來就是黑的；那鵠呢，這也是一種鳥的名，這鵠，一生來就是白的，什麼道理呢？如來都知道。

是故阿難！隨汝心中，選擇六根，根結若除，塵相自滅，諸妄銷亡，不真何待？

「是故」：是，因為，因為這個；這是，就是因為。你記著，你以後講經，都可以當「因為」講！故，就是所以；因為這個，所以；因為這個什麼？因為我知道這個種種道理，所以，阿難！「隨汝心中啊」：你啊，隨你的心裏邊，在你心裏邊，啊，「選擇六根」：你自己歡喜哪一根！

我以前不講這個六根，各有一千二百五十功德，有圓滿的，有不圓滿的嗎！你在這個六根裏邊呢，你隨你的心選擇一根，選擇六根呢，這不是選擇「六根」，選擇「一根」，在這個六根裏頭選擇一根。

選擇一根怎麼樣啊，「根結若除啊」：你那個根，選擇那一根，你依照這個方法去修行去；啊，修行啊，你那個根的那個結，就沒有了，「塵相自滅」：這個六塵的境界，這個相啊，自然就都沒有了、自然滅了。啊，「諸妄銷亡」：這一切的妄想，一切的生滅心，一切的分別心；諸妄，這個諸妄，包括一切的生滅的心，分別的識心，啊，什麼都包括在裏頭了；銷亡，銷亡了，沒有了；你說這怎麼辦？什麼妄想都沒有了，那怎麼辦呢？唉！哈哈！諸妄銷亡，「不真何待呀」：怎麼辦？就剩下真的！

你說這個時候你若不真，你還有什麼？就乘一個真的了嘛！你妄盡就真存了，你那個妄沒有了，你那個攀緣心去盡了，那個真如性，妙真如性就現前了。為什麼你妙真如性不現前？你沒有去盡那個諸妄，你若諸妄去盡了，那就是那個清淨的本心，也就是那個妙真如性的本體，也就是那個如來藏性的本來面目。

所以呀，這個地方啊，我們聽經的人都要注意，啊，應該呀，由一根來用功修行；由哪一根呢？這六根哪一根都可以；你也可以從眼睛上用功，也可以從耳朵上用功，也可以從鼻子上用功，也可以從舌頭上用功，也可以從這個身體上用功，又可以從你這個意念上用功。這六根門頭啊，頭頭是道，**哪一個根呢，都是如來藏性的一部份**；所以呀，只要你能抓住這一部份，念茲在茲來修行，那就可以呀，回到這個如來藏性那個本體上去。

阿難！我今問汝，此劫波羅巾，六結現前，同時解縈，得同除不？不也，世尊！是結本以次第綰生，今日當須次第而解。六結同體，結不同時，則結解時，云何同除？

「阿難，我今問汝」：釋迦牟尼佛呀，又問阿難，說，我今問問你。「此劫波羅巾」：這個時分的中，「六結現前」：這個六結呀，現在呀，都看見了，同時現前；「；同時解縈」：解縈，這個縈啊，也是這個結；同時啊，解它這個結子，「得同除不」：可不可以呀，一起同時啊，就把它解除了呢？

「不也，世尊」：阿難說啊，不可以的，世尊！為什麼呢？「是結本以次第綰生」：這個結啊，以次第啊，而把它結成生出來的，「今日當須次第而解」：現在呀，還要應該呀，依著次第把它解開，把它解除了它。

「六結同體，結不同時」：六結啊，雖然是同著一個體，但是啊，它啊，結結的時候，不是同時。「則結解時啊」：則把這個結子解開的時候啊，「云何同除」：怎麼可以一起把它解除呢？因為它啊，不是一個時候結的，

所以不能一個時候把它解除，也是要依著次序呀，而解的。

佛呀，問阿難，說這個現在這個六結啊，都在這現前了；在這個地方，這就叫「現前」。同時解縈，同時啊，我可以一起把這個六結，一個時候把它解開可不可以？同時解縈，解縈，那個「縈」，也就是那個「結子」；我在這一個時候，把這六個結子一起都解開它可不可以？

佛言：六根解除，亦復如是。此根初解，先得人空；空性圓明，成法解脫；解脫法已，俱空不生。

佛言，說啊，「六根解除」：這個六根這個結，解除的時候，「亦復如是」：也就像解這個六個結子一個樣的道理；你要由一根一根的去解除去，不能同時啊，這個六根這個結，同時解除。

「此根初解」：在啊，你所選的圓通這個根裏邊，這個圓通根呢，初解，此根初解，「先得人空」：你解去這一根，你就得到這個人空；這人空啊，就沒有我執了，把我執啊，除掉了。這有俱生我執，有分別我執，你把這個人空，得到人空啊，就把這個俱生的我執，和分別我執啊，都沒有了，都空了。

「空性圓明」：在這個人空的這種空性啊，得到一種圓明了，「成法解脫」：這時候啊，法也空了；法空啊，就把這個法執，俱生法執和分別法執，也都解脫了。「解脫法已」：你得到這個解脫法以後了，之後，「俱空不生啊」：那麼這時候啊，人空也沒有了，法空也沒有了，人空、法空都不生了。

是名菩薩，從三摩地，得無生忍。

這個名字呢，就是啊，這個「菩薩從三摩地」：得這個定啊，得到這個定的這種力量，就能悟這個無生法忍，了悟這無生法忍了，這是個菩薩一個境界。

阿難及諸大眾，蒙佛開示，慧覺圓通，得無疑惑。

到這個地方啊，這個阿難呢，和大眾，都得無疑惑了，沒有疑惑。

「阿難及諸大眾，蒙佛開示」：承蒙啊，佛啊，這樣的來開示他們；「慧覺圓通」：這時候智慧也圓明了，這個覺悟也得到圓通了，啊，「得無疑

惑呀」：也不懷疑了，沒有生懷疑心生出了。

一時合掌，頂禮雙足，而白佛言：我等今日，身心皎然，快得無礙。

「一時啊」：在這個同一個時候啊，「就合掌頂禮」：向佛頂禮，「頂禮雙足」：頂禮佛的這個雙足，「而白佛言呢」：對佛啊，向佛就說了。說，「我等今日啊」：說我們現在呀，這個在會這些個大眾，「身心皎然呢」：我們身，和我們的心，皎然，啊，身心皎然，就是啊，很明白的；皎然，就是明白。啊，「快得無礙」：很快樂的，得到這無罣礙啊，沒有疑惑、沒有障礙，這種的境界了，所以呀，啊，現在呀，都非常快樂。

雖復悟知一六亡義，然猶未達圓通本根。

啊，雖然呢，我們現在「悟知啊」：我們知道了，我們明白了，「一六亡義」：這個「六解一亦亡」啊，這個道理呀，我們明白了；「然猶未達」：現在還沒有通達，這「圓通的本根」：什麼是圓通的本根呢？我們現在還沒有明白呢？

世尊！我輩飄零，積劫孤露，何心何慮，預佛天倫，如失乳兒，忽遇慈母。

世尊呢！我們這有學的聲聞呢，「飄零啊」：在這個生死的苦海裏頭啊，漂浮不定，啊，零落呀，而脫不出這個輪迴；「積劫孤露啊」：我們積呀，積累很多很多的劫；孤，啊，就好像孤兒似的，孤兒啊，也沒有父母照顧，所以呀，就在啊，露天這麼住宿。

「何心何慮」：我們心裏呀，可想而知，啊，我們也沒有考慮過，我們這個心也沒有想過，我們這個也沒有思過，也沒有思慮過，什麼呢？「預佛天倫」：能遇著啊，這個佛好像一個慈父似的；天倫，啊，就猶如這個慈父一樣，「如失乳兒啊」：就好像啊，那個失去乳的那個小孩子一樣，「忽遇慈母」：啊，忽然間，就遇著啊，這個母親；遇到母親，所以就會有奶吃。

若復因此，際會道成，所得密言，還同本悟，則與未聞，無有差(刂)別。

這個差(彳Y)別，讀差(刂)別。「若復因此」：假設我們若有這個機會，因此，因為啊，佛所說這個法，「際會道成」：在這呢，在這個時候，就成道業了，「所得密言」：我們所得到的密言呢，佛所說這種祕密的法，這種道理呀，我們每一個人所悟的不同，所以呀，這就是密言。

「還同本悟」：啊，雖然得到這個密言呢，可是啊，還和自己悟出來的一樣。「則與未聞無有差別」：那麼與啊，沒有聽見佛所說的法那個時候，沒有什麼分別。這個裏邊呢，意思就是啊，佛所說的法給我們，我們自己就開悟了；這個法啊，雖然是佛說的，還是我們每一個人呢，悟自己的本心，明自本心、見自本性，啊，不是從外得來的，所以呀，就和沒有聞呢，一樣的，沒有分別。

惟垂大悲，惠我祕嚴，成就如來，最後開示。作是語已，五體投地，退藏密機，冀佛冥授。

阿難呢！在說完了前面這一段文之後，又向佛哀求了！

說，「惟垂大悲呀」：請佛發大慈悲心，「惠我祕嚴呢」：就啊，賜給我這個祕密的這種法。祕密的法是什麼法呢？就是楞嚴大定，就是這個楞嚴的定體。「成就如來最後開示啊」：成就啊，世尊最後啊，這開示我們這種法。「作是語已」：說完了這話之後，也五體投地。

「退藏密機」：就退藏啊，就退回去到他自己坐的那個位子上去了，密機呀，就等待釋迦牟尼佛密授他這個妙法；這個密授呢，就是雖然大家在一起，但是啊，佛啊，傳授給阿難這個法門呢，其他人不知道，這種機宜。「冀佛冥授」：等著佛呀，默默中啊，就是再以心印心呢，這個方法，不是用口說的，這叫冥授，就是啊，以心傳心的法門。

爾時世尊，普告眾中諸大菩薩，及諸漏盡大阿羅漢：汝等菩薩，及阿羅漢，生我法中，得成無學。吾今問汝，最初發心，悟十八界，誰為圓通？從何方便，入三摩地？

這是啊，佛知道阿難呢，想要在那個「退藏密機呀，冀佛冥授」的時候，佛啊，知道他這個心理，那麼暫時不答覆阿難呢，這種的希望。那麼他先問呢，這個二十五聖，誰所得的這個圓通？從什麼地方得的圓通？這現在這是問這個二十五聖，各得圓通的法門，從那一根呢，得的這個開悟的？

「爾時世尊」：當爾之時這個佛呀，「普告眾中」：就告訴啊，大眾，這個會中的大眾，「諸大菩薩」：這一切的大菩薩，「及諸漏盡」：和這一切的無漏的大阿羅漢。「汝等菩薩」：佛說啊，汝等菩薩。

從爾時啊，世尊普告眾中諸大菩薩，及諸無漏大阿羅漢，這一段文呢，這

是結集經藏的人呢，寫下去的，這是一種文法，這是作文章啊，的必須要的。

那麼現在由這個汝等啊，菩薩，這是佛說的話了。汝等菩薩，「及阿羅漢呢」：和這一切的阿羅漢，「生我法中」：你們是從佛口生，從法化生，從佛口裏呀，生出來的，從法化出來的，生我法中，在我法裏呀，在佛法裏頭生出來的。「得成無學」：得到啊，這個無學的果位，證四果阿羅漢和這個大菩薩。

「吾今問汝」：我現在呀，要問問你們每一個人，「最初發心」：你們在最初發心呢，「悟十八界」：你們明白這個十八界的道理，「誰為圓通啊」：究竟哪一根呢，哪一界啊，是圓通啊？「從何方便，入三摩地」：從哪一個方便法門，你們得到的這個三摩地，得到這種的正定正受呢？

時憍陳那五比丘，即從座起，頂禮佛足而白佛言：我在鹿苑及於雞園，觀見如來最初成道，於佛音聲，悟明四諦，

「時憍陳那」：這個憍陳那啊，就是佛的弟子，又叫「阿若多」；他的翻譯中文的名字呢，就叫「解本際」，又叫「最初解」，因為他是最初啊，開悟的；他啊，是在叫「法性長老」，他開悟也開的早，他年齡啊，也很大的，所以呀，這叫法性長老。五比丘，他們「即從座起」：從啊，座位上就站起來了，「頂禮佛足」：向佛啊，「而白佛言」：就對佛說了。

「我在鹿苑呢」：說我啊，在這個鹿野苑，「及於雞園」：這個雞園呢，據說，在以前呢，這個地方啊，很多樹木啊，有很多雞；有一次這個樹林裏啊，就著火了，這個雞呀，就把自己這個翅膀啊，用水沾溼了，把這火啊，就都給熄滅；所以呀，這個地方說靈氣，有一股啊，靈聖之氣，就是啊，很有風水的，風水很好。所以呢，修道的人呢，專門要找這個有靈氣的地方，要找這個有風水地方來修行。所以呀，為什麼呢？在這個地方住啊，人傑地靈，就容易開悟說是，所以呀，這個地方叫雞園。

「觀見如來」：在那時候啊，我們觀見如來，「最初成道」：最初啊，在菩提樹下，夜睹明星而悟道，然後啊，去跑到鹿苑呢，見我們這五比丘。「於佛音聲啊」：我們是聽見佛呀，說法這種音聲而悟道的。

「悟明四諦」：佛說啊，三轉四諦法輪，就說啊，「此是苦，逼迫性」；說這苦啊，是一種逼迫性。「此是集，是招感性」，此是集，是招感，這個集呀，煩惱是招感來的。「此是滅，可證性」，是可證得的這種性。「此

是道，可修性」。

那麼然後又說，「此是苦，汝應知；此是集，汝應斷；此是滅，汝應證；此是道，汝應修」；說是啊，這是苦啊，你應該要知道；這個是集呀，你應該要把它斷了；這個集，就是煩惱，煩惱就是集；這個苦集滅道，這個集，就是煩惱；此是滅，汝應證，這個滅呀，是涅槃的這種的理，你應該啊，證得這種理。此是道，汝應修啊，此是道啊，你應該修行，這第二轉。

若是第三轉呢，說啊，「此是苦，我已知；此是集，我已斷」；此是苦啊，說我已經知道了；此是集呀，我已經斷了。「此是滅，我已證」；我已經證得這個滅的理了，「此是道，我已修」，說這個道啊，我已經修成了。這叫三轉四諦法輪，這苦集滅道，三轉四諦法輪。

轉完了這法輪呢，這個憍陳如啊，又叫憍陳那(ㄋㄨㄥˋ ㄔㄨㄣˊ ㄢㄨㄛˋ)，又叫憍陳如，就這個解本際呀，最初解；他啊，就開悟了。那個在前邊，這個經上不說，憍陳如已經說，他因為啊，由「客塵」兩個字啊，他就開了悟！他啊，明白這客塵呢，不是主人，這個主人呢，不會走的，這客人呢，會走的，所以他開悟。那麼我因為啊，這個聞佛的音聲，而啊，「悟明四諦法」。

這個人的這個聲音呢，也是很要緊的，聲音一定要響亮；你聲音若響亮啊，說法，一般人呢，他都歡喜聽的；你聲音如果若是不響亮，和不清淨的，所說出的話，拖泥帶水的，那人家聽經啊，就不會歡喜聽，所以人這個聲音也要緊的。

佛的聲音呢，那是最宏亮不過，猶如獅子吼，無論多少人也都能聽得見，也聽的清楚，多少人也都能明白；不單人明白，一切的畜生，都明白佛所說的法。所以呀，叫「一音演說法」，這一個音聲啊，說出這個法，「眾生隨類各得解」，這所有的眾生啊，隨著他的種類，他自己呀，都會明白的。這佛的法呀，是這樣子。

佛問比丘，我初稱解，如來印我，名阿若多。妙音密圓，我於音聲，得阿羅漢。

「佛呀，問比丘」：佛啊，現在你問這個所有的這個比丘，「我初稱解」：我是最初啊，開悟的，最初啊，得到解脫的；「如來印我呀」：如來呀，世尊你給我印證，「名阿若多」：名字就叫阿若多，阿若多啊，就是「最初解」，又叫「解本際」。

「妙音密圓」：我因為啊，得到佛的微妙的音聲，而啊，契合我的自性，祕密啊，圓通，這個圓融而自性，「我於音聲啊」：我對這個音聲啊，「得阿羅漢」：我是啊，修這個音聲啊，而開悟的。

在這個經上也說，此方真教體，清淨在音聞，這個音聲啊，觀世音菩薩就是修這個耳根圓通。這二十五聖啊，各處圓通啊，等最後文殊菩薩是選的耳根圓通，說是啊，這個耳根呢，對阿難呢，這個法最相應了。

佛問圓通，如我所證，音聲為上。

「佛問圓通」：現在佛問呢，由十八界哪一界呀，我得到的圓通？「如我所證，音聲為上」：如我所悟的，是從音聲啊，而得的阿羅漢果，我認為音聲啊，是最妙了，我認為音聲啊，是最好的一個修行方法了。

優波尼沙陀，即從座起，頂禮佛足而白佛言：我亦觀佛最初成道。觀不淨相，生大厭離，悟諸色性，以從不淨，白骨微塵，歸於虛空，空色二無，成無學道，

這個優波尼沙陀，翻譯到中文呢，就叫「色性空」。他啊，生來呀，淫慾心很重；淫慾心很重的，就佛叫他修這個不淨觀。什麼叫「不淨觀」呢？就是觀身不淨，看自己這身體呀，和所有人的身體呀，都不潔淨、不清淨。這個不清淨啊，要修九想觀。

九想觀呢：

第一的，就是這個「膨脹想」。膨脹想，這個死的時候啊，這個身體呀，就膨脹了，脹起來。

第二呢，是「青瘀想」。這個膨脹之後啊，這身上就青一塊呀，紫一塊的，這死人呢，言其這死人，青瘀想。

第三呢，就是「壞想」。這壞，你有青瘀啊，就是它爆開，爆開，壞了。

第四呢，是「血塗想」。這個血肉模糊啊，它因為壞了，壞了就流血水了，這個血塗想。

第五呢，是「膿爛想」。有這一種膿啊，爛啊，在這個身體就出來。

第六呢，是「蟲噉想」。就是蟲啊，來吃了；因為膿爛呢，一爛了，就生出蟲來，第六是這個蟲啊，就來吃這個身體了。

第七呢，就是「分散了」。血一塊，肉一塊，啊，骨頭一塊，就分開了。

第八呢，是「白骨想」。變成一堆白骨頭。

第九呢，「燒想」。用火把它燒了，變成灰了；灰揚到虛空裏，變成塵；塵裏沒有了，變成空了。這是九種啊，九想觀這叫。

因為這個優波尼沙陀啊，他很著住到這個色相，見到女人呢，他就分別這個女人呢，長的美貌，那個女人長的漂亮，那個女人又長的怎麼樣的苗條，啊，專門呢，用這種功夫。那麼用這種功夫，以後遇到佛了，佛就教他修這個九想觀，第一就是膨脹想，第二就是青瘀想，第三呢，就是這個壞想；第四血塗想；第五，膿爛想，第六，就是蟲噉想；第七，分散想；第八，白骨；第九，燒想。

「優波尼沙陀，即從座起」：也從座起來了，「頂禮佛足，而白佛言」：對佛就說了。「我亦觀佛最初成道啊」：說我也是啊，看見佛最初成道的時候，佛教我呀，這個九想不淨觀，觀這個不淨相，觀這個不淨啊，這種的相。

啊，「生大厭離呀」：我一想這人呢，在生的時候，雖然怎麼樣美貌，怎麼樣的漂亮，怎麼樣的窈窕，「窈窕淑女，君子好求」，啊，怎麼樣的窈窕，怎麼樣的美麗，喔！這越想啊，越津津有味！可是修這個不淨觀，怎麼漂亮的，死了也是壞了！

死了，頭一樣，就是膨脹想；死了，過幾天就膨脹了；哦，膨脹，然後就青瘀想，那個身上啊，青一塊、紫一塊；哦，青瘀完了，就壞了，啊，這個皮肉爆開了，你說這個時候，你還愛她不愛她？啊！這時候，你若，哦，變得這樣子，所以呀，壞了，第三壞了。

第四呢，血塗，這個血肉模糊啊，那個樣子你說，不單血肉模糊啊，那個時候就臭了，生出一股臭味，啊，狗是最歡喜的，人是要離遠遠的；可是這個第五呢，就膿爛想，就變成膿了，爛了；哦，這個時候，你說，你一想它，一想，就會作嘔了，你再去呀，或者你再也不肯和她去接個吻；因為什麼呢？她已經壞了。

這個第六呢，就是蟲噉想，生出蟲來了，啊，你說那個蟲子有大的、有小的，中文呢，叫有是蒼蠅也來了，那個綠頭蠅也來了；綠頭蠅啊，就比那個有蒼蠅那麼兩倍，或者三倍大，那個大的，綠色的，哦，這個東西都來了，啊，牠們和她親近去了！

那時候，你和牠也不生妒忌心了，哈哈！也不生妒忌心了，這麼多蟲啊，去咬她，吃她，你也不生妒忌心了！唉！生大厭離呀，所以第七，啊，它就分散了；第八，就變成白骨了；第九呢，就變成燒了，用火一燒，什麼都沒有了；你說這個漂亮的美人，現在跑到什麼地方去了？所以呀，他就

生大厭離；厭，就是討厭，哦，更臭了！

啊，「悟諸色性啊」：他明白啊，再美的色性啊，「以從不淨啊」：都是從不淨那來的；因為父精、母血，這個赤、白二滯，都是不潔淨的，所以呀，由這個白骨變成了微塵，「歸於虛空啊」：就變成虛空了。

「空、色二無」：也沒有空了，也沒有色了，這時候，「成無學道啊」：我啊，就證得這個無學的果位。無學啊，就是四果阿羅漢，證到四果阿羅漢。

如來印我，名尼沙陀。塵色既盡，妙色密圓，我從色相，得阿羅漢。佛問圓通，如我所證，色因為上。

「如來印我」：在這個佛給我印證啊，給我起的名字啊，叫「尼沙陀」，就是「色性空」，這個色呀，我看破色了，色性啊，空了，沒有了，啊，所以呀，我就沒有這種執著了。

「塵色既盡」：我這種啊，不潔淨的塵垢，這種色相既然沒有了，「妙色密圓呢」：那麼我這個在真空裏邊，變成一種微妙的色，密圓，我從色相啊，我就是啊，從這個色相而悟道的，得阿羅漢，我是啊，一個好色的一個人呢，一個過來人；他以前呢，很歡喜這種淫慾，那麼從這裏邊呢，逃出來了。

「佛問圓通」：現在啊，佛問這個哪十八界，哪一界是圓通的？我就從這個色塵上啊，而悟道的；「如我所證啊」：如果啊，依照我所證得的這個道理呀，得阿羅漢，我就是以這個，「色因為上」：以這個這種色相啊，我看破色相，就證果了。

## 060. 卷五

香嚴童子，即從座起，頂禮佛足而白佛言：我聞如來，教我諦觀諸有為相，

這個「香嚴童子」：並不是啊，怎麼叫香嚴童子呢？他是香光莊嚴，香光莊嚴。這個童子，童子，並不是個小孩子，並不是啊，說，像不懂事情的小孩子，那個童子。這個童子呢，就是童真入道，童真出家；也就是啊，沒有結過婚的這個男子，是一個沒有結過婚的男子，所以一般人呢，就都叫他叫童子，叫香嚴童子。

「即從座起呀」：他即刻呀，聽見這個優波尼沙陀說完了他這個因緣，他也就從座起身了，「頂禮佛足」：給佛啊，叩頭頂禮，「而白佛言」：對佛說了。「我聞如來呀」：我聽見如來啊，「教我諦觀諸有為相」：這個有為法，有為的相，教我呀，審思而觀，詳細啊，觀察觀察。

我時辭佛，宴晦清齋，見諸比丘，燒沉水香，香氣寂然，來入鼻中。我觀此氣，非木非空，非煙非火，去無所著，來無所從，由是意銷，發明無漏，

他說我呀，「我時辭佛呀」：佛教我觀這個諦觀這個有為相啊，我就去修行用功去了；於是乎啊，我就辭別佛，我在這個時候就辭別佛，「宴晦」：我呀，住到一個靜室的裏邊；「清齋呀」：清齋，也就是啊，一個清淨的吃齋的地方；清齋呀，言其啊，他很淡泊的。

「見諸比丘啊」：我在我的靜室裏啊，修行的時候，我見著啊，這個比丘，「燒沉水香」：這沉水香啊，是一種香的木頭的香，屬於沉水香。這種香呢，它放到水裡它就沉的，所以叫沉水香，啊，點起來也很香的，所以呀，燒沉水香，「香氣寂然呢」：這個香氣啊，很靜的，「來入鼻中啊」：香氣啊，來到鼻子裏邊。

「我觀此氣啊」：我現在就觀察這個氣的這個氣味的來源，這個香氣的來源，「非木」：它也不是從木頭生出來的，「非空」：也不是從空中生出來的。為什麼不是從木頭生出來呢？啊，木頭生出來啊，它那個如果若從木頭生出來，就不必啊，火啊，它也會有香的；也不是從空生出來的，若是空，空本來啊，它如果從空生的應該常有的，空性是常存的，它應該常有；那麼它得等著點起來它才有香，不點起來就沒有香，這是啊，也不是從空來的。

啊，「非煙非火」：這個香啊，也不是從煙裏頭生出來的，也不是從火生出來的，「去無所著」：它去啊，也無所著住，「來無所從」：來的時候啊，也無所從來。「由是意銷啊」：我由這個我這麼一觀察呀，這個意念呢，這生滅心呢，這個分別的意呀，就沒有了，消了！分別意沒有了，啊，「發明無漏」：我就得到啊，證得無漏果了。

如來印我，得香嚴號。塵氣倏(尸乂、)滅，妙香密圓，我從香嚴，得阿羅漢。佛問圓通，如我所證，香嚴為上。

「如來印我」：如來啊，印證我，給我證明，證明我是什麼呢？「得香嚴號」：說我叫香嚴，香光莊嚴我。「塵氣倏滅」：這個塵氣呀，這個香塵

呢，這種香塵這個氣呀，倏滅，啊，很快就滅了，「妙香密圓」：這種啊，六塵的香滅了，可是妙香啊，密圓，就生出來了，妙香就生出來！「我從香嚴得阿羅漢」：我呀，從這個香塵上啊，證得這阿羅漢果。

「佛問圓通」：現在啊，佛問這個圓通，什麼是圓通、哪一根是圓通？「如我所證啊」：要是啊，由我這個地方來計算呢，由我這個地方來說啊，「香嚴為上」：這個香嚴呢，是最上的了。

藥王、藥上二法王子，並在會中五百梵天，即從座起，頂禮佛足而白佛言：我無始劫為世良醫，口中嘗此娑婆世界草木金石，名數凡有十萬八千；如是悉知苦酢鹹淡、甘辛等味，並諸和合，俱生變異，是冷是熱，有毒無毒，悉能徧知。

前邊呢，那個是香嚴童子，從香塵而悟道。優波尼沙陀，從色塵而悟道。憍陳那，從聲塵而悟道。這個藥王藥上兩位菩薩，是從味塵而悟道，而開悟。

這個藥王藥上兩個菩薩，他是兄弟，這個在宿世啊，這個藥王菩薩他發願；發願呢，要做世的良醫，所有的人呢，見著他，不論有什麼病痛啊，都會好的。他在啊，在早這個，在那個琉璃光的比丘，他叫啊，名這個叫日藏，他在那宣揚佛法的時候。

有一個大富長者，這個大富長者啊，叫什麼名字呢？叫星宿光。他呢，就對這個在這個日藏啊，這個比丘面前就發願呢，說，我願意呀，做世的良醫，給世人呢，治病的；那麼他有個兄弟，也同他發這種願。

好像中國有個「神農嚐百草」，神農皇帝，皇帝神農啊，嚐百草，他把中國那個藥性啊，怎麼發明的這麼完善呢？就是神農皇帝那時候，他嚐百草，嚐這個每一種藥啊，是有什麼作用？他那個肚子啊，像個玻璃似的，你吃下什麼東西呀，吃下什麼草，這有毒、沒有毒啊，他都自己看的見的。

所以中國現在一些個青年的讀書的人呢，對中國古來這種歷史啊，完全都不懂的，完全不知道，他說啊，這是神話！其實啊，這是很平常一件事的，在這個中國的藥書上啊，都註的明明白白的；不過一般青年的讀書人呢，把中國這個古學啊，都失傳了，他們也都不懂了，所以就說這是神話！

其實不是神話，這我因為讀過藥書啊，在這個醫學上啊，我知道這個神農皇帝那時候，的確是一個，這是藥王菩薩來的，這藥王菩薩、藥上菩薩來

的；所以呀，生到中國來做中國的這個醫學的一個開闢的人。

「藥王、藥上二法王子」：這兩個佛的，因為佛是法王啊，菩薩是法王之子，這是這個實教的菩薩，才是法王之子，這個是法王的真子。跟權教的菩薩呢，叫法王的庶子。若阿羅漢呢，就叫法王的外子，那還是在外邊。

啊，「並在會中啊」：這個藥王、藥上啊，這兩兄弟呀，在會中，「五百梵天」：有五百個梵天，也就是啊，他的眷屬，「即從座起」：就從啊，這個座上起來了，「頂禮佛足啊」：就也像佛頂禮，而白佛言！

「我無始劫啊，為世良醫」：我啊，在這個無始劫以來呀，到現在，就做世界的良醫；「口中嘗此娑婆世界」：我的口中啊，嚐遍了這個娑婆世界，乃至啊，無量的世界，啊，「草木金石」：這個中國的藥性啊，在印度那時候，大約也有這個藥性的發明。有草、有木，屬於草的，屬於木的，屬於金、石之類的，「名數凡有十萬八千」：這個名目啊，有十萬八千這麼多。

「如是悉知啊」：我啊，像這十萬八千種啊，這個藥性啊，我啊，完全都知道，通通我都知道；它是或者是苦的，或者是酸的，或者是啊，鹹的，或者是淡的，或者是甜的，甘呢，就是甜；辛，辛就是辣的，或者是辣的，「等味」：這些個味道啊。

「並諸和合」：或者呀，某一個藥性，和某一個相合；某一個藥性啊，和某一個不相和；相合的呢，那麼在一起就可以治病；若不合的呢，相反的呢，在一起就可以殺人的。

好像這個那個本草明言十八反，這個十八反，十九畏，半、萸(ㄉ又ㄩ)、貝、藪(ㄉ一ㄩ、)，俱攻烏，半夏和瓜萸、貝、藪，這我講恐怕也翻不出來，和這個烏頭啊，相反。

藻(ㄉㄠ、)、戟(ㄌ一ㄩ)、遂、芫(ㄌㄩ、)，俱戰草，甘草啊，在這個藥性裏頭，它是丞相，它有調和的能力；但是啊，它和這個海藻、大戟、甘遂、芫花，都相反的，如果要和這個甘草，和這幾類的藥一起吃下去呢，這人就會死的，相反。跟這個藜蘆啊，和細辛，細辛呢，治頭痛，你若和藜蘆在一起，一吃下去呢，也會死，都會死；因為什麼呢？它相反的。

那麼這種相反，和相合的，和不相合的，啊，「俱生變異」：它呀，由有生以來呀，就生來呀，如果一碰到和它相反的藥，它就會發生一種變異了。

「是冷是熱」：或者是這藥性啊，有寒、熱、溫、平。寒，是最寒的，人吃，若是寒的人再吃寒的，人就受不了；有熱的，熱的人呢，你若再吃熱藥，也就受不了，啊，是熱。「有毒無毒」：或者這個藥裏邊有毒，或者沒有毒；或者毒啊，有大毒，或者有小毒；這都「悉能徧知」：我都能知道。

承事如來，了知味性，非空非有，非即身心，非離身心，分別味因，從是開悟，

「承事如來」：我啊，恭敬供養啊，佛！「了知味性」：我明白啊，這個味道的這種性質。這種性質是什麼呢？「非空非有啊」：也不是空、也不是有；這個味不是從空來的，也不是從有來的。「非即身心」：也不是啊，從這個身心呢，就是這個舌的味上啊，生出來的，這個身心呢，就是這個舌的味。

「非離身心」：也不是啊，離開這個身體上頭這個舌啊，這種味，而有這個味的。「分別味因呢」：我啊，仔細觀察這個味的因，這種的來源，「從是開悟」：啊，我分別到極點了，到那個無所分別的時候啊，喔！就開悟了，開悟了。悟個什麼呢？悟得這個味啊，啊，原來是沒有味的！哈！

蒙佛如來，印我昆季，藥王藥上二菩薩名。今於會中為法王子；因味覺明，位登菩薩。

「蒙佛如來呀」：我現在啊，承蒙佛如來，給我印證我啊，「昆季」：就是我兄弟兩個人，啊，「藥王藥上」：一個叫藥王菩薩，一個就叫藥上菩薩，「二菩薩名」：給我們兩個人呢，定出這麼兩個名字來；「今於會中」：現在在這個法會裏邊呢，「為法王子」：做啊，這個法王的一個法王之子。「因味覺明」：因為這個味道啊，我開悟而明白了，「位登菩薩」：我做這個菩薩，得到菩薩的果位。

佛問圓通，

「佛問圓通」：現在佛呀，問這個圓通。

如我所證，味因為上。

「如我所證啊，味因為上」：這個味呀，是最上的，最好吃了，最有味道了，也是最沒有味道的。所以呀，最沒有味道，這才是最上的妙味！倒是

有味、沒有味？你嚐一嚐就知道！哈哈！

跋陀婆羅，並其同伴十六開士，即從座起，頂禮佛足而白佛言：

跋陀婆羅啊，這是印度話，翻到中文呢，就叫「賢首」，是眾賢之首。(賢呢，就聖賢的賢)。眾賢之首，又叫啊，「賢護」，他賢德而愛護眾生，這是啊，這個賢護。這個呢，最初他修道的時候啊，很貢高的，很貢高，就很驕傲。

那時候有一個常不輕菩薩，在《法華經》上說的很詳細。這個常不輕菩薩呢，就是專門恭敬人的，見到人呢，他就向人叩頭的，見到任何人，他就向任何人叩頭；叩完頭，他就說啊，我不敢輕視汝等，汝等皆當作佛！

跟這個跋陀婆羅那時候啊，就罵這個常不輕菩薩，嘿！說你這個下流胚！這中國話叫下流胚，恐怕你還沒有聽過的，就是啊，很下流的，你很怎麼這麼賤呢！這麼不值錢呢！就罵這個罵常不輕菩薩。

那麼常不輕菩薩呢，向人叩頭，他就罵他；以後啊，他又找一班人來打常不輕菩薩；常不輕菩薩一給人叩頭啊，這他一見到人就叩頭的，那麼一叩頭，這個人就用腳踢他；有的時候把下巴給踢腫了，有的時候把牙給踢掉了，就這麼樣子。那麼這樣子不要緊呢，他這一生這種驕傲心呢，以後就墮地獄，經過很久的時間，才又做人，那麼這很長的時間這是。

這個「跋陀婆羅並其同伴」：和他一同來的伴侶，「十六開士」：這十六開士啊，也就是十六個菩薩，開士啊，是菩薩一個別名。「即從座起」：也即刻從座起，頂禮佛足，而白佛言！

我等先於威音王佛，聞法出家，於浴僧時，隨例入室，忽悟水因，既不洗塵，亦不洗體，中間安然，得無所有。

「我等先於威音王佛」：這個威音王啊，是最初的一個佛。你問哪一個佛，最初成的佛？就是威音王，威音王佛是最初成的佛！那麼這個跋陀婆羅啊，在威音王的那個時候，威音王佛的時候，就出家了。

「於浴僧時啊」：這個出家人呢，半月，僧制啊，僧人的規矩啊，半月要沐浴一次，要洗一次身體，不是一個禮拜洗一次；在叢林裏頭，半月洗一次，它那也有浴池，半月洗一次。「隨例入室」：隨著僧人呢，半月洗一次這個例，到這個沐浴這個池裏邊去。

「忽悟水因呢」：忽然間呢，對於這個水因呢，就開了悟，這是一種觸塵。

「既不洗塵」：說這個水呀，既然不洗塵，「亦不洗體」：那麼也不是洗這個身體；「中間安然呢」：怎麼不洗塵呢？怎麼又不洗體呢？妙就在這個地方！你若是不明白就參一參！參一參呢，或者你也由這個觸塵呢，就開悟了。

這個水呀，也不能洗塵，也不能洗體，中間安然，在這個不能洗塵，不能洗體，這個中間呢，它是很安然的。「得無所有」：什麼也沒有，在這個時候就空了，這也就是啊，也就是沒有觸了！

宿習無忘，乃至今時，從佛出家，令得無學。彼佛名我跋陀婆羅，妙觸宣明，成佛子住。

「宿習無忘」：我呀，因為在那個時候啊，沐浴身體呀，覺得這個水呀，這種情形，我啊，永遠也沒有忘；他本來墮過地獄的，這個跋陀婆羅，但是雖然墮地獄呢，他也沒有忘他這種的覺悟。「乃至今時啊」：乃至到現在，這個威音王啊，到現在，那不知多少了？

那個常不輕菩薩是誰呢？就是釋迦牟尼佛！這個跋陀婆羅菩薩呢，就是以前那個罵釋迦牟尼佛，罵常不輕菩薩那個，又罵他，又叫人打他，啊，又欺負他，他很驕傲的，很我慢的，所以呀，他就墮落到地獄去了。

「從佛出家」：我現在呀，又從佛出家了，「令得無學」：使令我啊，得到這個無學的果位，得到這菩薩果位。「彼佛名我」：那麼彼佛呀，就是啊，令我得到無學位這個佛呀，名我，給我取個名嘛！就叫「跋陀婆羅」，就是賢首，又叫賢護。「妙觸宣明啊」：我這種啊，這種觸塵沒有了，可是得到一種妙觸宣明；宣明，也就是發明，發明這一種妙觸，「成佛子住」：我現在證到菩薩的果位，也是佛子。

佛問圓通，如我所證，觸因為上。

「佛問圓通，如我所證，觸因為上」：這個觸塵呢，是最上。

摩訶迦葉，及紫金光比丘尼等，即從座起，頂禮佛足而白佛言：

這個「摩訶迦葉」：這個摩訶啊，是大；迦葉呢，是他的名字，就是大迦葉。大迦葉，因為這個迦葉有很多，加上一個「大」字，和其他的迦葉不

同。這個迦葉是個姓，姓呢，就叫「大龜氏」。(龜呀，就是烏龜的那個龜)。為什麼叫這麼個名字呢？言其呀，他祖上啊，見著大龜呀，附著一個圖，揹著一個圖啊，那麼於是乎啊，他這個姓就叫大龜氏。

那麼又有一個名字，叫「飲光氏」。(飲呢，就是飲酒的那個飲，光啊，就光明的光)。言其他呀，這個身上的光明啊，能把一切的光啊，都給吞了，就把一切的光啊，都給吃了，能把一切的光都給吃了。怎麼吃法呢？意思就是啊，只有他這個光有了，其它的光啊，一見到他這光，就沒有了，這叫飲光氏。

他啊，這個名字又叫「畢波羅」。這個畢波羅呀，是個樹的名字。因為什麼他以樹為名呢？因為啊，他父親、母親呢，沒有兒子，見著一棵這棵大樹啊，叫畢波羅樹，啊，就向這個樹啊，來求兒子！說，這棵樹啊，你給我一個兒子了！啊！於是乎就得個兒子，於是乎就叫這個樹的名字畢波羅，這是一個意思。

這是這個大迦葉啊，它原來呀，是一個事火的外道，專門修這個修火的工夫的，煉火的。印度什麼外道都有，有修水的外道、有修火的外道，又有修土的外道，哦，他鑽到土裏去，埋上，說這個多少日子不能死，這就可以成神了。啊，這種的外道啊，啊，真是胡鬧！外道外道盡胡鬧，專門胡鬧！這是啊，摩訶迦葉的名字。

「紫金光比丘尼」：這個紫金光比丘尼是誰呢？就是這個迦葉的老婆，迦葉的太太。這個老迦葉多大年紀了？一百二十多歲了，在佛那時候啊，他就有一百二十歲。但是他太太呢，多大年紀呢？大約也有一百歲的樣子，我這麼估計呀。

因為呀，這個迦葉的太太呀，在迦葉佛的那個時候，看見呢，這一個佛像啊，風也吹、雨也打，這個身上啊，他金也都沒有了；她想要修理這個廟，也沒有錢，想要給這個佛呀，鋪一鋪金，就貼一貼佛這個金，把這個佛的身上的金呢，脫落了，想給他再貼一貼金，但是這要很多錢，還貼金，這個金子放到佛身上，這要很多錢的，很多錢的。

可是啊，有志者事竟成啊，雖然很多錢呢，這個女人呢，也就有一種啊，堅固的真心；她各處去就是去向人家像討飯似的，到各處去啊，和人要錢，你給一個cent，他給兩個cent呢，要了很多年，湊了，湊足大約，我們就拿比方啊，大約這個美金呢，有十萬塊錢，湊了十萬塊錢。

十萬塊錢，她要雇工人呢，來給這個佛像貼金，來給佛像貼金呢，就請這一個做冶金師啊，冶金師啊，就是那個金匠，造金子的這個匠人，這個工人。這個造金子的工人來一看，說，哦，你這麼窮的一個人，你都捨得造佛像，給佛貼金！好了，那麼我們兩份的了，我啊，減價一半，我們兩個人呢，來做這個功德。

於是乎啊，把這個佛，這個廟也造好了，不漏雨了，不漏水了，這個佛也又裝上金了。於是乎，因為他給佛裝金呢，所以他這個生生世世這個身上啊，都現這個紫金光，紫金光，這個紫金光比丘尼，就因為這個。

那麼這個造金這個師呢，就是做金這個工人呢，就是摩訶迦葉。這個摩訶迦葉是那個造金的那個金匠，金匠造好這個佛像了，啊，你說，他們兩個也又生出來古怪了，又古古怪，怪怪古了。怎麼樣呢？啊，這個造金的工人呢，說，啊！你這個女人真好，好了，那麼我就娶你呀，做太太，你就啊，我就給你做個丈夫；我們兩個人呢，你的心地也非常好，我的心地也非常好，我們兩個人呢，就做夫婦好了！做夫婦好了，不單只要做一世的夫婦，說生生世世都要做夫婦的，由今世開始啊，我們哪一生都要在一起做夫婦的。

所以我估計呀，摩訶迦葉有一百二十歲，他太太最老也是一百歲的樣子；可是啊，雖然一百歲啊，但是還很「後生」，（粵語，年輕）。這摩訶迦葉呢，也很強壯的。這個摩訶迦葉太太呢，也修道，修道啊，證果，所以呀，叫紫金光比丘尼。因為啊，她生生世世啊，都這個身上都有紫金光，就因為給佛貼金的，啊，所以有這種的這個果報，受這種果報，生生世世都有金光的，這是啊，這紫金光比丘尼。

「等」：那麼不單紫金光比丘尼一個人，還有其他的這比丘尼很多，「即從座起」：就啊，從座起來了，「頂禮佛足而白佛言」：對佛就說話了。

我於往劫，於此界中，有佛出世，名日月燈，我得親近，聞法修學；佛滅度後，供養舍利，然燈續明，以紫金光，塗佛形像；自爾以來，世生生，身常圓滿紫金光聚；此紫金光比丘尼等，即我眷屬，同時發心。

我們每一個人呢，你要記得，要注意的地方啊，不是說他生生世世做夫婦，也就談情說愛，是講這個問題；他生生世世做夫婦，是一起修行，一起呀，去參禪打坐。好像現在，啊，這個譚光先和這果蓮一樣；又好像這個果遵和果循一樣的；又好像這個果禮和果珊一樣；一起在這修行學佛法。所以摩訶迦葉和他太太也是這樣子，啊，生生世世做夫婦，生生世世學佛法，

要修行的，現在明白了嗎！

「我於往劫呀」：哎，說我呀，這是摩訶迦葉他自己說，說，我於往劫，往啊，就是過去的，已經過去很久很久的這個劫，「於此界中啊」：就在這個世界上，「有佛出世」：有一個佛出世，名啊，叫「日月燈」：這個日呢，能照在白天它光明，這是照事；月呢，晚間能有光，它照理的；那麼燈呢，這白天、晚間都可以照，所以呀，「即事即理，即理即事」，也「非事非理，非理非事」。

所以呢，這個也就是啊，不著空、有；白天呢，就是有，晚間就是空；那麼這個燈呢，它不著空、有；所以這個佛的名字啊，這個三光，日、月、燈啊，這三種的光，他這個名字就叫日月燈。「我得親近」：我呀，天天呢，都跟著這個佛，我親近這個佛，親近呢，就是跟著這個佛學佛法。「聞法修學」：我聽見這個佛法，又修行，又學。

嗯，「佛滅度後」：等這個佛滅度後啊，我就供養這個佛的舍利；供養佛的舍利呀，這也是和供養佛是一樣功德的。我「燃燈」：在佛前呢，點上燈，「續明」：啊，令這個佛法呀，繼續的那麼發揚光大，「以紫金光」：那麼這個紫金光比丘尼呢，她這最初啊，就是用這個紫金光。

「塗佛形像」：來呀，把這個佛的形像給又鋪過金，又塗過。「自爾以來」：自爾，就是自那個時候，從那個時候啊，到現在，「生生生生啊」：生生世世啊，「身常圓滿」：哦，她生的相貌也非常圓滿，相信這個迦葉的這個太太一定也很美貌的，啊，所以他自己都讚歎她呢，說啊，生生世世這個身常圓滿。

可是啊，不單圓滿，而且還有「紫金光聚」：有一種啊，金色的光，此金色光，這個金色光的比丘尼啊，「等」：還有其他的人，還有很多的他的徒眾，啊，「即我眷屬啊」：眷屬在這意思啊，就是他太太，就是他的太太。「同時發心呢」：我們要注意在這一點，他的太太和他兩個一起發心修行啊，修道的，不是單單的就是，哦，講情講愛的，這是講道，講修行的。

我觀世間，六塵變壞，惟以空寂修於滅盡，身心乃能度百千劫，猶如彈指。

「我觀世間呢」：迦葉說啊，我看這個所有的世間，「六塵變壞」：他這個本來就是一個意塵，他啊，現在他說六塵呢，這因為意塵呢，它沒有一個形相，意呀，是前五塵的一個影子，因為有前五塵，才能有意塵；如果

沒有前五塵呢，這意塵呢，根本就沒有自性，沒有自體的；所以呀，若沒有前五塵，也沒有意塵。所以他這現在說六塵變壞。

這個色生香味觸法這六塵呢，它啊，互相變壞，「惟以空寂啊」：它的本性都是空寂的，本性沒有的，什麼都沒有，「修於滅盡呢」：我呀，就以這種的觀想的力量，修這個滅盡定。這個滅盡定啊，就是滅盡這個第六意識了，沒有分別心，不起分別心，所以呀，他這就叫滅盡定，又叫「滅受想定」。

「身心乃能啊」：現在他的這個身心呢，也就是他的意，他這個意呀，「度百千劫」：就是經過百千劫這麼長的時間，它「猶如彈指啊」：就像這麼一彈指似的，這麼一彈指，這麼一個時間，這麼快。

所以現在啊，這個摩訶迦葉，仍然在中國啊，雲南省那個雞足山，那個地方啊，還入定呢！入的什麼定呢？就是這個滅盡定。這個滅盡定啊，就經過幾千年呢，也就像這麼一彈指的時間似的，他沒有分別心了。

我以空法，成阿羅漢，世尊說我頭陀為最，妙法開明，銷滅諸漏。佛問圓通，如我所證，法因為上。

摩訶迦葉說啊，「我以空法呀」：以這種啊，空，這種的方法，「成阿羅漢」：我證得阿羅漢，「世尊說我啊」：世尊呢，給我印證，說我呀，是「頭陀為最」：是頭陀第一。頭陀啊，也是梵語，翻到中文呢，就叫「抖擻」；抖擻啊，什麼叫抖擻呢？抖擻，就是打起精神來，你呀，往前去啊，就是往前精進，苦幹，不懈怠，這叫抖擻。

摩訶迦葉呢，他頭陀第一，頭陀有十二種；十二種，現在你知道十二種就得了，以後你若想知道什麼十二種？你可以找《佛學大辭典》去，因為現在要講太多了！啊，為最，我頭陀第一。「妙法開明，銷滅諸漏」：把一切的漏啊，都沒有了，消滅了。

「佛問圓通」：現在世尊佛啊，你問我們每一個人所得的這個圓通的這個因緣，最初發心呢，得圓通的這個根本的來源；「如我所證」：如我這個迦葉所證得的，就是「法因為上」：這個法塵呢，這個法因呢，這是最上。

阿那律陀，即從座起，頂禮佛足而白佛言：我初出家，常樂睡眠，如來訶我為畜生類。我聞佛訶，啼泣自責，七日不眠，失其雙目。

這個就是那個阿那律，又叫「阿耨羅陀」，又叫啊，「阿耨羅多」；這個梵語呀，翻到中文這個音呢，有多少差的。這個阿那他的翻譯中文呢，就叫，叫什麼來著？我忘了，阿那律陀翻譯成中文叫什麼？有人知道嗎？

「即從座起」：他就啊，從座就起來了，頂禮佛足，而白佛言。「我初出家」：說我呀，最初出家的時候，啊，「常樂睡眠」：常常的要歡喜睡覺，歡喜睡覺；「如來訶我」：如來呀，你就罵我，罵我，責怪我，啊，「為畜生類」：啊，是個畜生。那不有一首偈來著，說，咄咄胡為昧，螺螄蛤蚌類；一睡一千年，不聞佛名字，佛就這樣說他，所以他就發了懺悔心了！

啊，發了懺悔心呢，哎，「啼泣自責呀」：自己呀，就哭，啊，自己呀，就責罰自己，啊！你為什麼你這麼沒有出息？你怎麼天天要睡覺？這回我單不叫你睡覺！於是乎啊，他一天到晚也不叫他睡覺，自己不準自己睡覺，一連「七日」：七夜，啊，「不眠」：沒有睡覺的，七日七夜大約盡走走啊，坐坐，不睡覺，「失其雙目」：可是七天七夜，這個眼睛啊，白天它要做工，晚間它要休息的；你不給它休息，它太疲倦到極點了，啊，它就不幹了、罷工了，兩個眼睛就罷工了，啊，這兩個眼睛一罷工，他就看不見囉！

世尊示我，樂見照明金剛三昧，我不因眼，觀見十方，精真洞然，如觀掌果，如來印我，成阿羅漢。

「世尊呢，示我」：因為世尊可憐我變成瞎子盲人了，所以呀，就教我一種方法，這種方法叫什麼呢？叫「樂見照明金剛三昧」：這樂見照明啊，這種金剛的定，修這種定。「我不因眼」：我修這種定啊，修的時間一久了，啊，就得到天眼了，得到啊，半頭天眼，這個半額頭上都是天眼！啊，我不因眼，我不因為啊，這個肉眼來看東西。

我用這個天眼呢，「觀見十方」：十方所有的地方我都可以看的見；「精真洞然」：這種啊，最精妙、最真實的，洞然，非常明白，非常的清楚，看的。啊，「如觀掌果啊」：就像啊，看這個手掌上啊，這個蒼摩羅果一樣的，「如來印我成阿羅漢」：如來啊，印證我，說我是已經成阿羅漢果了。

佛問圓通，如我所證，旋見循元，斯為第一。

現在啊，佛呀，詢問每一個弟子，每一個菩薩所得到的圓通；「如我所證啊」：如我阿那律所證得的，「旋見」：要回啊，回來這個見，「循元」：

順著自己這個本性啊，去修去，「斯為第一」：這個旋見循元這個法門這是第一了。

## 061. 卷五

周利槃陀迦，即從座起，頂禮佛足而白佛言：

「周利槃陀伽」：周利、槃陀伽，這都是梵語；翻到啊，中文呢，這周利就叫「道生」。道啊，就是在道路上生的。在印度的風俗，這個女人結婚了，要生小孩子，一定要回到啊，娘家，就是母親的家裡去生小孩子。那麼這個周利他的母親呢，要生小孩子的時候，本來你應該早一點回去啊，早一個月、兩個月的，啊，她等要生這幾天呢，才往回走，回她媽媽的家裡去。

怎麼樣啊？相離大約啊，也不是很近的路，或者一百mile、兩百mile的這麼樣子，啊，偏偏要生這個時候，她往回到母親家裡去，走到半路上就等不了了，於是乎把這個小孩子就生出來；生到半路上，所以他叫「道生」，在道路上生的，這個周利。

跟槃陀伽呢，叫「繼生」。繼生啊，因為她第一個兒子啊，在道路上生；啊，等到第二個兒子的時候呢，她還不早一點回到媽媽家裡去，還是等到要生了，這個時候，她回到她媽媽家裡去，又是在道上生的，這麼巧不巧，真奇怪！啊，又是在道上生，所以呀，叫繼生，繼續著在這個道上生，這個周利、槃陀伽。這個周利、槃陀伽，因為啊，這個他哥哥叫「周利」，他呢，叫「槃陀伽」，這是周利、槃陀伽的弟弟，周利的弟弟，叫槃陀伽。

這個槃陀伽啊，他最愚癡，最愚癡，最愚癡，愚癡到什麼程度呢？學這個，在出家人呢，最初要出家的時候，都要學四句這個偈頌。這四句偈頌以前我給你們講過，就是啊，「身語意業不作惡」，身呢，和這個語，和意，這個這三業都不作惡。「莫惱世間諸有情」，不要啊，令這個世間一切有情的眾生啊，生煩惱，這叫莫惱世間諸有情。「正念觀知欲境空」，要正念呢，來觀察這個欲境空了。「無益苦行當遠離」，那個沒有益處，那個外道所修那苦行啊，應該遠離的，這以前我給你們講過了。

可是要學這四句偈啊，有五百個羅漢教他；你說，教了一百天，也就是三個月的樣子囉，他連一句也沒有學會，連一句也沒學會，你說愚癡的怎麼樣啊？一句也沒學會。這第一句，就是身語意業不作惡，就這一句都沒學會；記得身語意業，哦，就忘了不作惡了；記得不作惡了，這身語意業又

忘了。

啊，記前四個字，忘了後三個字；記住後邊三個字，把前邊那四個字又忘了；你說，啊，我相信現在在座沒有一個有這麼蠢的，這麼愚癡的。我教你們學〈楞嚴咒〉，楞嚴咒大約都有幾個人呢，可以背得出了；那麼雖然有，沒有，有還有很多不能背的，但是相信都會記住好幾句的。

那麼這個周利槃陀伽呀，哈！愚癡到這個樣子上！還有他的哥哥這個周利一看，啊！這個弟弟，五百個羅漢教了一百天，連一句偈都沒學會，這還有什麼用了，你趕快去還俗去了，啊，你回家裏去討個老婆好了，於是乎就趕他，就把他趕走，不要他在這做比丘了。

他自己一想，啊，人家這麼多人，唉！在這出家做和尚，我啊，回去有什麼意思呢！講到什麼地方？一想回家沒有什麼意思嘍！於是乎自己拿一條繩子啊，就到後邊花園裡，樹上去吊去了；去吊頸去了，廣東叫「吊頸」，我北方叫「上吊」，這個美國英文不知道叫什麼？用繩子掛到這個地方，這叫什麼？就死了。

那麼他正想要上吊的時候啊，這個佛呀，就現一個樹神，就來了；來了，問他，說，你幹什麼？就說，哦，我不活著了！啊，你不活著，你死了幹什麼？那我不知道啊？死了幹什麼，我不知道啊？樹神說，你不要死，你呀，不要自己殘害自己生命，你這愚癡啊，你有因緣的，你應該呀，痛改前非呀，你改過，然後啊，就可以了。那麼他就問，我有什麼以前有什麼因果，我現在這麼愚癡啊？

等這個樹神呢，本來是佛，釋迦牟尼佛變化身呢，去的；那麼在這時候，釋迦牟尼佛又現出來這個本有的佛身，就告訴他，說，你呀，因為你前生是做一個三藏的法師，你有啊，五百個弟子；可是五百弟子向你學法，你一天到晚也不教他們的法，啊，也不講經，也不說法。

有人呢，向你求法，你也不說法，跪到你面前，跪了三日三夜，你都不講一句法給他聽；因為這樣子啊，你不說法，所以你就變成愚癡了，愚癡的，啊，以後再一句法你都不懂了，一句法你也記不住了。哦，他由此之後，生大慚愧，哎呀！我怎麼這樣子呢，人家五百個弟子跪到面前求法三天，都不講一句法，不說一句法；你看，因為吝法呀，這就捨不得，自己捨不得這個法呀，來去講法給一般人聽。

所以你們大家記清楚啊，以後我教你們佛法，你們要各處去，見到人家講

佛法，給他講，切期不要，哦，我不給你講！我這個講，我講你明白了，我怎麼辦呢？不要這樣子，不要這個妒忌人明白佛法，你越妒忌人呢，你自己越不明白了。

所以呢，這個周利槃陀伽，就因為在過去生中啊，吝法，吝呢，就是慳吝，吝，就是捨不得，不捨，不布施法給這個眾生，所以就得了這個愚癡的果報；但是他因為啊，還有善根，所以呀，和佛生到同時啊，也生在佛這個時候。

那麼，啊，佛給說完這個了，就指著一把笤帚，說，你認識這個，這個是什麼？他說，這是個笤帚，哦，說這個，你會不會忘？他說，這我不會忘的。於是乎佛教，說，你天天就念這個好了，你就念笤帚、笤帚、笤帚、笤帚！一天到晚你念這個笤帚兩個字得了，那麼他就念。

念了大約幾個禮拜之後，佛說，你這回還會不會忘？他說，不會忘！不會忘，我再給你轉一轉名，笤帚啊，這幹什麼的呢？就除垢。除垢，（就除啊，就除去這個除；垢呢，就是塵垢的垢）。說啊，你現在念這個，念塵垢，所以他又念塵垢、塵垢、塵垢、塵垢！一天到晚呢，就念這個塵垢。

念塵垢，用這一把這個無相的笤帚啊，啊，來把他這個塵垢啊，都掃除了，掃除他的塵垢了，所以就恢復清淨了。就是這個除垢、除垢啊，就除去他這個這種的吝法的這一種塵垢，他吝法呀，不歡喜講法給人家聽，這也是塵垢啊，所以他得的果報啊，就愚癡。

我們每一個人你若想聰明啊，就盡量去給人說法，見著誰，給誰說法，你就聰明了。你在我這學的《楞嚴經》，從頭學到現在了，每一天你寫的筆記啊，寫的，這個你把它記熟了，見著人就給他講，我隨時隨地都給人講法的；這樣子啊，嘿！你來生啊，那就聰明絕頂，你啊，就絕頂的聰明，就有辯才無礙，啊，你那種聰明智慧呀，就沒有人能比得了了。

為什麼呢？你願意做法布施，就不會愚癡了。這個周利槃陀伽，就因為他不願意做法布施，所以就愚癡的這麼可憐！你看，哎，一百天，學一句偈頌也記不住，你說可憐不可憐？嗯，我們現在誰都比他聰明。

我闕(くくせ)誦持，無多聞性，最初值佛，聞法出家，憶持如來一句伽陀，於一百日，得前遺後，得後遺前。

這個繼生，他自己呀，講他自己的經過，修道的經過。他說啊，「我闕誦持啊」：說我呀，缺少這誦持的性，誦持，「無多聞性」：阿難呢，就是

過目不忘，有這個誦持的這種的智慧，又有多聞的性。而我繼生啊，可是就愚癡的不得了。啊，「最初值佛」：我呀，在最初遇著佛的時候，「聞法出家」：我聽見呢，這個佛所說的法呢，我就出家了。

可是出家是出家，「憶持如來一句伽陀」：啊，憶持啊，佛所說的這一句的偈頌，我啊，想把它念熟了它。這個一句偈頌啊，就是「身語意業不作惡」，這一句可是怎麼樣？「於一百日啊」：在這一百天裏邊呢，啊，「得前遺後」：我把前邊這四個字記住了，或者前邊三個字記住了，就把後邊四個字忘了，或者把後邊三個字忘了；把後邊的三個字，或者四個字記住了，把前面的又忘了。所以呀，這一句的偈頌始終不能啊，成頌，不能啊，把它背頌出來，愚癡的就這樣子。

這個繼生啊，他這個愚癡，就因為呀，他在宿生啊，不肯說法教化眾生。所以你這個學佛法的人，無論到什麼地方啊，就要盡量去幫人家；講經、說法，這弘法教化眾生，以這個做為自己的責任，以這個事情做為自己的責任，不要啊，吝法！周利槃陀伽為什麼他愚癡呢？在今天日間呢，已經講過，就因為他吝法，他呀，不肯呢，行這個法布施。這個布施有三種啊，有財施、有法施；現在我給你們講經說法，這就是法施。

為什麼我要給你們法施呢？如果我懂得這個法呀，我不給你們講的話，啊，等到來生啊，我或者連那個周利槃陀伽都不如了，啊，他一百天記不住半句啊，啊，我一年或者連一個字都記不住。所以呀，因為這個，我也不求代價，也不論你們對我有什麼報酬，沒有什麼報酬，啊，我只給你們講經說法，我就怕愚癡。

如果你們哪一個不怕愚癡的話，只管試一試，你說，我啊，我懂得佛法，我不講給你聽，試一試，那時候，等到愚癡過周利槃陀伽那時候，你就知道了，啊，你知道這個果然是真的，你做過實地的試驗了；啊，難怪呀，我當初，我那個聽法師講啊，這個不行法布施啊，要愚癡的，那時候你就知道了，不過那很長的時間。

那麼講到這個地方啊，我又想起一個公案，什麼公案呢，在這個以前呢，有這麼一個做官的，這個做官呢，大約做省長這麼大的官，做省長這麼大的官。他這個做官的很奇怪的，怎麼呢？他對這《法華經》啊，很有興趣，《法華經》啊，有七卷呢，前三卷半呢，他就熟的不得了，很熟很熟，一讀啊，就能記得！後三卷半呢，他就啊，讀了也不記得，讀一遍也不記得、讀一遍也不記得，啊，就生的不得了，特別陌生。

那麼他對這個道理呀，他是個信佛的，那麼對這個道理就不懂？說，我怎麼對前半部《法華經》我這麼熟，後半部就這樣生呢？啊，前半部我很容易就記得，後半部呢，就記不清楚！請問呢，就他當時有一個高僧，就是啊，明眼的善知識，開這個佛眼了，開慧眼了，開這個天眼呢，開這個肉眼呢，法眼呢，都開了，這個善知識啊，有五眼六通的，他就去請問呢，這個善知識！

說我，這個善知識啊，聽說這個省長來了，就也很歡迎啊，這個省長就請問這個老和尚啊，說，我對《法華經》，我是特別感覺興趣，我很歡喜法華經，在佛教裡呀，其他的經典呢，我都不歡喜，只有《法華經》我歡喜！可是啊，這《法華經》啊，在前半部啊，我就啊，記的清清楚楚的，很容易呀，我就不要這個經啊，我也可以背的出了，也可以誦了；後半部啊，我怎麼樣讀誦，也不能成誦，也不能啊，就記不住，這什麼道理？

這個老和尚啊，說，哦，你問這個道理嗎？我說了，你不要生氣啊，你不要又不相信啊！嗯，這個省長說，好，你說，我相信！他說，你呀，為什麼你做省長呢？因為你前世有一點功；有什麼功呢？你幫著一個寺院裏邊呢，耕田，你原來是一個牛來著！你幫寺院耕田呢，這供養三寶啊，所以你就有功了，今生你做省長。

那麼你對《法華經》前半部非常熟，後半部你就非常生，是什麼道理呢？因為呀，在這個寺院裏頭，在這個六月，六這天呢，要曬經的，這個經典呢，都拿出來到外邊用太陽曬；這曬一曬經啊，就不要生蟲了，這經上，這個佛經上就不會被蟲蛀了。

在這個期間呢，你就到那個《法華經》的前邊呢，你用你那個鼻子啊，把這個前半部的《法華經》啊，你就聞這個法華經；後半部呢，你就沒有聞到；所以你今生啊，對前半部《法華經》，你就非常的熟，在後半部啊，你就不熟，你就啊，非常陌生的，也就是這種因果。啊，那麼這個省長一聽，啊，向這個老和尚叩頭頂禮；於是乎啊，他又加功精進，研究這《法華經》，這是啊，一個公案的因緣。

那麼這個牛牠聞一聞《法華經》就這麼聰明。那個周利槃陀伽，他不願意講這個佛法，哈！就那麼愚癡。所以這一比較起來呀，哎，所以我們每一個人呢，千千萬，你切記不要啊，試驗了，我啊，我還希望你不要試驗，因為試驗那是到周利槃陀伽那種程度上，那是太苦惱了！

不過我們又不要輕視周利槃陀伽，周利槃陀伽雖然那麼蠢呢，念的「笤掃」

兩個字，然後念「除垢」，那麼最終呢，他沒有好久，他就開悟了。我們比周利槃陀伽聰明是聰明了，但是我們開悟可沒有那麼快；這一點呢，又是我們不如周利槃陀伽的地方。

佛愍我愚，教我安居，調出入息。我時觀息，微細窮盡，生住異滅，諸行剎那，

「佛愍我愚」：佛呀，憐憫我非常愚癡，所以呀，教我念笤掃，又念除垢，啊，「教我安居」：令我呀，不要憂愁，在那好好的安居用功，「調出入息」：這個調和啊，我的出入息；出，這口氣出去，回來啊，要數(尸火、)息，修這個數息觀；數息呢，就由這個一念，到十念，到十念上啊，再回來。

你再愚癡，大約數十個數，都會數吧！這是這個出去，這個一出一入，這叫一息，一呼一吸，這叫一息；那麼數這個呼吸，數到第十上啊，然後再從第一上開始；你再愚癡，大約十個數都可以數的到了，所以教他出入息。「我時觀息呀」：我這個時候啊，我就觀察，啊，我這個出入息，「微細窮盡」：到那個微細微細啊，這個息上，窮盡，把這個理呀，追求盡了。

這個盡了，這呼吸氣裏邊呢，也有生、住、異、滅。怎麼叫「生」呢？這個氣呀，初呼吸的，初起的時候，最初啊，想要初起的時候，這生了；這個氣不斷呢，來回不斷呢，他這個數息呀，數的，在天臺有這個「六妙門」。這個六妙門呢，也就是這個「數息觀」，也就是從這來的，它分六妙門，在天臺教有六妙門。六妙門呢，就是這個數、隨、止，那麼這有六種啊，修行的，這呼吸，調呼吸的法門，現在呀，不要講它！

生、住、異、滅，在起初的時候啊，這是生；不斷的時候呢，叫這個住；在這個呼吸氣將要沒有的時候，這叫異；那麼沒有了，這叫滅。「諸行剎那」：在這個生、住、異、滅這呼吸氣裏邊呢，啊，諸行剎那；剎那呀，這個剎那，在一念裏頭啊，就有九十個剎那，我們這一念之中呢，就這一念，有九十個剎那，剎那，很短的時間，在一剎那裏頭，就有九百個生滅，就有九百個生啊，滅，生，滅，你看這個，所以呀，這你若往細了研究，那微細微細的，不是肉眼所能知道的；所以呀，這個諸行剎那。

其心豁然，得大無礙，乃至漏盡，成阿羅漢，住佛座下，印成無學。

在這個時候啊，我觀這個出入息，到這個無人、無我、無眾生、無壽者，呼吸，呼，也不知呼，吸，也不知吸；在這個時候啊，這個心呢，打成一

團，是凝成一片，這時候啊，啊，連分別心也沒有了，攀緣心也沒有了，什麼心都停了！

「其心豁然呢」：哦，在這個時候就返本還原了；豁然，豁然就是開悟了，其心豁然；啊，豁然，就好像啊，這個屋子啊，開開門了似的，把這個門開開了，哦，這個房子裏邊，這個空氣立刻就清淨了，就沒有濁氣了。我們這個現在雖然有這麼多人呢，但是我們這個堂裏邊呢，這空氣是清淨。

這空氣，為什麼呢？這個為什麼？你若問我為什麼？這個我很難說！就總而言之，就是清淨！我們這，這是個道場啊，這個道場啊，都是有一股清淨的，妙不可言的這麼一種的氣氛。

我們這是講經的法會，每一個人呢，在這個講經，聽經的時候，必須要存一種啊，恭恭敬敬的心。為什麼呢？這諸佛菩薩都在我們這個道場裏邊，就監護著我們，看著我們；看著哪一個人，有真的誠心，他就啊，給哪一個人一點這個甘露的法水！哪一個人有真正的想要學佛法的心，他就啊，默默中給你開，開你的智慧！

啊，本來你聽經聽不懂了，你因為你心真，哦，他默默中把你的心竅給開了，你開智慧了；不過你看不見，你沒有真開你這個五眼六通啊，你看不見的。如果你真開五眼六通啊，那你的境界更不可思議了，啊，你妙不可言了，那種境界。

但是你要守規矩的，不要到這個道場裏邊呢，盡逞人我的是非，喂，你看我，我什麼都第一，不要爭第一，你一爭第一呀，這個佛菩薩一看，哦，你這個壞蛋，啊，在佛的道場裏邊，你都來這麼樣搞法！所以呢，你要小心一點。

每一個人呢，都要謙恭和藹，對任何人呢，都要啊，很謙恭的，很和藹的，不要生出貢高我慢心。不要說，嘿！你看你多蠢！哎，我比你聰明的多，啊！你這一念生出來啊，哦，你就來該蠢了，就來該愚癡了！所以不要看不起人。這個法會裏邊的人呢，都是啊，我過去的父母；你哪一個人不知道？或者是我過去生的父母，到這個地方來了，都是未來的諸佛，將來的，都成佛的；你若如果輕慢這個人，那就等於輕慢佛一樣了。

所以學佛法呢，就要啊，對人人都平等平等的，沒有啊，一種的驕傲的心；要不存驕傲心，和任何人呢，都平等，這是啊，最要緊的。所以在這個法會裏邊呢，一定要守規矩；聽經的時候啊，若沒有必要的事情，切記不要

走來走去的，一定要守規矩；也不要往這躺著，往那歪著的，要端然正坐，坐的，一定要坐正，正當一點，不要這麼懈懈怠怠，懶懶惰惰的。

你就是，即便就是懶蟲，也要不變懶蟲了，也要啊，變成一個不懶了，這回變成一個勤力的人。所以呢，最要緊的，不要聽經，不要睡覺的；聽經若睡覺啊，哎，那就將來就像這個誰似的？啊，像這阿那律似的。

「得大無礙」：得大無礙，什麼叫得大無礙？就是一切都沒有障礙了，得大無礙就開悟了，就是開悟，開悟就無礙。「乃至漏盡呢」：啊，由這個開悟之後，一點一點的就無漏，乃至漏盡，漏盡，就是無漏。「成阿羅漢呢」：就成阿羅漢果了，就到四果阿羅漢的果位。

「住佛座下」：我啊，常常隨著佛啊，這個座下聽法，「印成無學」：佛給我印證啊，說我也是一個無學的，得到無學的果位了，得到四果阿羅漢。這麼愚癡的人，也得四果阿羅漢，啊，我們這麼聰明，連一果都沒有得，你說慚愧不慚愧！

佛問圓通，如我所證，反息循空，斯為第一。

像我所證的，「反息」：就是啊，數出入息啊，回來了，「循空」：歸於啊，歸於這個空境上了，這個法門是最為第一的，他這個修這個數息。

我來這很多年，總也不敢講這個規矩！為什麼呢？這個國家什麼事情都講自由的，父親、母親也不管小孩子；小孩子啊，隨他自由的發展；於是乎啊，我到這個美國來呀，收徒弟也不管了，也由他自由發展；他願意，唉！到什麼地方去，就到什麼地方去，願意怎麼樣，就怎麼樣子，很自由的。

可是啊，在這個講經法會裏邊呢，我看有幾個太不像樣子了，這自由的太厲害了，就太隨便了！所以說，不以規矩，就不能成方圓，若沒有規矩，就不能成方圓；所以呀，這像那規矩呀，就是講四方的，那四方的就是規，那個圓的就是個矩，這講規矩；規矩呀，就是能，如果你不用這規矩呢，方也就變成一個長的了，哎，或者三角形的了；那個圓的也不圓了，圓的變成一個三角形，方的變成一個長的，就沒有一定了。

所以呀，要在這個楞嚴法會呀，今天呢，我告訴你們，不要懶惰！要恭恭敬敬的聽經；這個聽經啊，就好像這佛在這說法一樣的；你不要啊，認為，哦，這是這個法師在這講，好像講，講故事這麼講，好像講笑話這麼講，給我們好像胡弄小孩子，這麼講一些個可笑的事情，不是的！

這個我所講這個，你們如果若是真能啊，領會的到，當堂就會開悟的，也會當堂就會證果的；當下就證果、當下就開悟，只要啊，你有一種真正的求法的心，這可以的！現在講這個經啊，大約快講到一半上，所以我給你們這一點好的消息，你們如果若是誠心聽，在這個二十五聖，各訴圓通這個時候啊，你們若是開悟，若是有誠心的，當時就會開悟的。

因為什麼呢？這**二十五聖**啊，他都有這個願力，他說，以後誰要是修這個法門呢，我都幫助他開悟的，所以你們好好用心來研究這個經典。

憍梵鉢提，即從座起，頂禮佛足而白佛言：我有口業，於過去劫，輕弄沙門，**世世生生，有牛(口司)病**。

「憍梵鉢提」：是梵語，翻譯成中文呢，就叫「牛(口司)」，牛(口司)呢，就是牛喘氣；這牛睡著了的時候啊，牠總倒嚼！怎麼倒嚼呢？牛一睡著了，牠那個口裏呀，總嚼草，那個舌頭啊，是聲音很大的，這叫牛(口司)。這個憍梵鉢提呢，翻譯成中文呢，就叫牛(口司)。

即從座起，頂禮佛足，而白佛言，「我有口業」：他說，我在啊，過去的時候，過去的時候啊，造口業；怎麼造的口業呢？他就看見一個老年的沙門，這個老年的沙門呢，牙都掉了，沒有牙了，於是乎吃東西呀，就吃的很慢的，哎！他就戲弄啊，這個沙門，他就說，唉！你這個老和尚啊，吃東西啊，好像牛吃草一樣的，他說這老和尚啊，像牛吃草一樣。

這個老和尚啊，是個證果的阿羅漢，說，啊！你不應該這麼講我，你這麼講我，你將來要受果報的，你趕快懺悔，那麼趕快的悔過，那麼他就懺悔；雖然懺悔呀，脫去這個牛身的報啊，但是啊，有這種牛的這種習氣，有這種牛的這種氣質；所以他這個舌頭啊，就像牛的舌頭那樣，他啊，常常啊，也就像那個牛吃草，那個牛喘氣，那麼喘氣。

所以他雖然證果成阿羅漢呢，佛恐怕有人呢，毀謗他，啊，也說他好像牛似的，這個人也會墮牛身；所以呀，佛就叫他住到天上，應天人的供養。天人呢，都有宿命通，他不敢輕慢他，不敢輕慢他。

「於過去劫」：我為什麼造這口業呢？就因為在過去劫的時候啊，「輕弄沙門」：我呀，輕弄啊，就是戲弄，戲弄沙門；我啊，和這個沙門開玩笑。**沙門**呢，是梵語，此云叫「**勤息**」，就是勤修戒、定、慧；息滅貪、瞋、癡。「世世生生，有牛(口司)病」：所以呀，自己受的果報，生生世世啊，

都學著牛那麼喘氣，這個受這種果報。

如來示我，一味清淨心地法門，我得滅心，入三摩地，觀味之知，非體非物，應念得超世間諸漏，

如來呀，教我，「一味清淨」：這一味清淨啊，就是一念的清淨，這個對於味呀，要清淨，「心地法門」：這個清淨啊，因為這個味，你舌，也不分別這個味，就沒有這個識心；沒有識心，這個味呀，就歸於這個清淨；這也就是啊，修這一種啊，不分別的定，心地法門，這叫心地的法門。

「我得滅心」：我得啊，把這個分別心滅了，「入三摩地」：得到啊，這個正定正受。「觀味之知」：我觀察這個味呀，這個智慧，「非體非物」：這個味啊，也不是這個體，從體生的，也不是從這個舌啊，生出來的，也不是從這物啊，生出來的。「應念得超世間諸漏」：我這麼樣啊，觀察之後啊，應念得超，在這個就在這一念的清淨的時候啊，就超出啊，這世間諸漏，世間所有一切的諸漏。

內脫身心，外遺世界，遠離三有，如鳥出籠，離垢銷塵，法眼清淨，成阿羅漢，如來親印，登無學道。

我內裏邊呢，那身心也沒有了，身心也脫離了；外啊，「遺世界」：外邊呢，把這個世界也忘了，內無身心、外無世界；「遠離三有」：遠離這個欲界有、色界有、無色界有，遠離這三有，「如鳥出籠啊」：這時候啊，我好像啊，就像一個鳥出了籠似的。啊，「離垢銷塵呢」：把這個塵也離開了，垢也脫出去了。

「法眼清淨」：也得這個法眼呢，法眼淨；法眼淨啊，就是開了這個法眼了。「成阿羅漢呢」：就得到阿羅漢的果位，「如來親印呢」：如來親自啊，給我印證，「登無學道」：登啊，這個無學的果位。

佛問圓通，如我所證，還味旋知，斯為第一。

「還味」：就是啊，不分別這個味，迴光返照，「旋知」：旋回來這個知味這個分別心，「斯為第一」：這是啊，第一的法門。

畢陵伽婆蹉(𠵼𠵼𠵼)，即從座起，頂禮佛足而白佛言：

這個畢陵伽婆蹉啊，翻譯到中文就叫「餘習」。(餘呀，就是多於的那個

餘；習呀，習慣的習)。這個餘習呀，就言其他在多生多劫呀，無始劫以來呀，這種生生世世的習氣呀，總不脫。怎麼樣不脫法呢？有一次啊，他是個證果阿羅漢，因過這河啊，這河水都可以不流，可以停止啊，斷流。

那麼這河神呢，是個女人，他就到這個地方，叫這個河神呢，說，小婢住流！那麼這河神呢，雖然也把這個河水停止不流了，但是心裏就很不滿意的！就去啊，向佛投訴，投訴啊，到佛那說，說，你的弟子怎麼一點都沒有規矩！啊，他見著我，不單沒有禮貌，這個言語呀，一點都不客氣！

佛說，怎麼樣呢？她說，我在那管河水呀，他到那叫我小婢住流！那麼他是一個阿羅漢呢，不應該這樣稱呼我啊！佛就叫這個畢陵伽婆蹉，向這個河神呢，道歉！這個畢陵伽婆蹉就合起掌來，對這個河神呢，就說了，說什麼呢？說，小婢莫怪！說小婢你呀，不要怪我，莫瞋；莫瞋呢，你不要瞋恨我！

那麼在這樣一講的時候，引的大家阿羅漢呢，都哈哈大笑！那麼為什麼這個畢陵伽婆蹉這樣稱呼這個小婢呢？因為這河神呢，在過去無量劫以前呢，做過這個畢陵伽婆蹉的一個傭人，家裡的僕人。所以呀，他叫慣了叫她叫小婢，所以現在她做河神呢，他還叫她叫小婢；乃至於向她道歉呢，本來就因為稱她小婢，她認為不滿意了，向她道歉的時候，他還說，小婢莫瞋！小婢你不要怪我。(這個婢呀，就是婢僕的那個婢；就是奴婢呀，使奴換婢呀，那個婢)。過去差不離家裡都有這個工人用；用的工人就叫奴才，所以叫婢。

我初發心，從佛入道，數聞如來，說諸世間不可樂事。乞食城中，心思法門，不覺路中毒刺傷足，舉身疼痛。我念有知，知此深痛，雖覺覺痛，覺清淨心，無痛痛覺。

「我初發心呢」：我最初啊，發心修道的時候，「從佛入道」：我隨著佛出家入道，「數聞如來呀」：就很多次啊，聽見如來，「說諸世間不可樂事」：世界上什麼事情都是苦，空，無常，無我的，苦，空，無常，無我。啊，「乞食城中」：在這個城中啊，去乞食，「心思法門」：我心裏呀，就想如來所教的這個法門，心裏呀，就專門呢，思想這個法門。

「不覺路中啊」：在這個思想啊，也沒有注意到這個路中啊，「毒刺傷足啊」：有一個有這個毒刺，或者什麼木頭啊，或者什麼毒刺，傷足，把我足就給我刺破了，「舉身疼痛啊」：在這時候啊，我全身都疼痛了，全身都痛了。

「我念有知」：我啊，在這個時候啊，我想啊，有知，我這個心裏呀，就知道了。知道什麼呢？「知此深痛啊」：知道這個這種痛啊，「雖覺覺痛」：雖然覺著這腳有點痛，「覺清淨心呢」：但是我這個清淨心呢，我自己知道我這個清淨心呢，「無痛痛覺啊」：在這個清淨本來這個覺悟的心上啊，沒有痛，也沒有這個痛的感覺，我這樣一想啊，就空了，身心就清淨了；身心清淨，所以呀，也就不知道是誰痛了！

我又思惟：如是一身，寧有雙覺？攝念未久，身心忽空，三七日中，諸漏虛盡，成阿羅漢，得親印記，發明無學。

「我又思惟」：在這個時候啊，我又思惟，「如是一身」：我這一個身，「寧有雙覺」：有兩個覺嗎？有一個覺得痛的，有一個不覺得痛的嗎？有兩個覺嗎？沒有啊！「攝念未久」：我這麼觀察呀，沒有好久；「身心忽空啊」：我的身，和我的心呢，都空了。

「三七日中」：在三七、二十一天裏邊呢，「諸漏虛盡呢」：這一切的漏啊，虛盡，都化做虛空啊，沒有了，「成阿羅漢」：我啊，就證阿羅漢果！「得親印記呀」：得佛呀，親自給我印證授記，「發明無學」：發明這個無學的果位，成四果阿羅漢。

佛問圓通，如我所證，純覺遺身，斯為第一。

「佛問圓通」：現在呀，佛問我們這個每一個弟子所證的，最初發心所開悟的這個道路。「如我所證啊」：像我畢陵伽婆蹉所證得的，啊，「純覺遺身，斯為第一」：啊，把這個覺啊，覺悟心呢，專一了，純了，專一不雜了，或遺身，把這個身呢，忘了它；斯為第一，這啊，這個就是我修行的法門，我認為呀，這個法門是第一的，與我最相應了。

## 062. 卷五

須菩提即從座起，頂禮佛足而白佛言：我曠劫來，心得無礙，自憶受生如恒河沙。初在母胎，即知空寂，如是乃至十方成空，亦令眾生，證得空性。

「須菩提」：每一個人都知道須菩提，就是那個「空生」，因為啊，他一生出來呀，他的倉庫裏頭，他父親、母親的倉庫都空了，所有珠寶都沒有了；那麼等到七天以後，他這個珠寶啊，又都現出來，又叫「善現」；他的父親、母親呢，去給他算卦，算的既善且吉，所以又有一個名字叫「善

吉」，就是這個空生。

即從座起，頂禮佛足，而白佛言，「我曠劫來呀」：我在呀，曠劫，也就是啊，空曠之劫以前以來，「心得無礙」：我這個心裏呀，我這個心性啊，得到這個無障礙了；「自憶受生啊」：我自己想一想，我在前生啊，從這個生生世世以來呀，「如恆河沙」：好像恆河沙那麼多的劫數。

「初在母胎呀」：我在我母親呢，胎裏頭，「即知空寂」：就知道這個空性！「如是乃至」：像這樣子啊，乃到，「十方成空」：十方世界都成空了，「亦令眾生證得空性」；也啊，使令這一切眾生啊，同證得這個空性的道理。

蒙如來發性覺真空，空性圓明，得阿羅漢，頓入如來寶明空海，同佛知見，印成無學，解脫性空，我為無上。佛問圓通，如我所證，諸相入非，非所非盡，旋法歸無，斯為第一。

我承蒙啊，如來發明這個空性，「性覺真空」：這個性啊，和這個虛空是一樣的，這個如來藏性這種啊，覺悟真空；「空性圓明」：這種虛空和如來藏性都是圓明的，「得阿羅漢呢」：我因為明白這個如來藏性的本體，所以就證得阿羅漢。

「頓入如來」：即刻呀，就入到這如來呀，寶明空海裏邊來了。這寶明啊，也就是這個如來藏性；「空海」：猶如大海一樣，「同佛知見」：我的知見呢，和佛是一樣的；「印成無學」：佛給我印證啊，說我也是個無學果位了，「解脫性空」：我解脫啊，這個性空的道理，「我為無上」：那麼解空第一，所以這須菩提解空第一，所以他說，解脫性空，我為無上，我是啊，最上的了。

「佛問圓通」：現在佛問呢，每一個弟子、每一個菩薩，各人所證得這個圓通的道理。「如我所證」：像我須菩提所證得的。「諸相入非呀」：這一切的相啊，都沒有了；入非呀，就是沒有了。「非所非盡呢」：這能非和所非；能非這個空，所非這個空，都沒有了；能非、所非兩種都沒有了，也沒有個能非的空，也沒有個所非的空，這是連空都沒有了。

「所空即無」，這在道教叫所空即無；佛教呢，就叫「非所非盡」，能非的空，和所非；這個「非」字，就是「不是空」，就當「不是」講；能非這個空，和所非這個空，都沒有了。有個能非，和所非，這還仍然有空在呢，現在連空都沒有了。「旋法歸無啊」：旋這個法性啊，歸到這個虛無

上，「斯為第一」：這個是第一個法門，這個解空是第一個法門。

舍利弗即從座起，頂禮佛足而白佛言：我曠劫來，心見清淨，如是受生，如恒河沙，世出世間，種種變化，一見則通，獲無障礙。

這個「舍利弗」：我們大家也都聽過，他就叫這個「鶩子」。因為啊，他母親叫「鶩」，那麼他就叫「鶩子」，是這個鶩的一個兒子。他啊，非常有智慧，在他母親腹裏的時候，和他舅舅啊，拘絺羅，他母親和他舅舅辯論，他舅舅就辯呢，屢辯屢敗，不能贏得他母親的辯論。所以他的舅父就知道啊，他這個妹妹肚裏頭有一個智子，有一個有智慧的兒子。

即從座起，頂禮佛足，而白佛言，「我曠劫來呀，心見清淨啊」：我這個心，和我的見呢，都非常清淨。「如是受生」：我像這樣啊，受生，「如恒河沙劫」：好像恒河沙那麼長的時間，「世出世間呢」：這個世間法，和出世間法，「種種變化」：一切一切的變化，「一見則通啊」：我一看見呢，即刻就通達了，就明白了，「獲無障礙」：所以呀，我得到無障礙。

我於中路，逢迦葉波，兄弟相逐，宣說因緣，悟心無際，

我在啊，這個「中路啊」：我中路，就是路中，就是走到半路上，「逢迦葉波，兄弟相逐」：遇到啊，這個迦葉波；迦葉波，就是這個大龜氏了；兄弟相逐，他們兄弟啊，這麼一起同行；相逐啊，就是一起同行。「宣說因緣」：他們一邊走路嘛，就一邊講這個因緣法。「悟心無際」：於是乎我一聽這個因緣法，我就啊，開悟了，就明白這個心，沒有邊際。

這個舍利弗啊，當初他沒出家的時候，在路上啊，見著這個馬勝比丘。馬勝比丘啊，就是那五比丘之一，馬勝比丘。看這個馬勝比丘啊，走路端嚴威儀肅穆，這個樣子啊，非常的那麼端嚴，目不斜視，耳不旁聽；目啊，不這麼斜著看人；耳朵啊，也不往前聽聽，往後聽聽，往旁邊聽聽；這個眼觀鼻、鼻觀口、口問心；這麼樣啊，行路，這種威儀的樣子，是特別好。

這個舍利弗啊，以前他有個師父，他這個師父啊，叫這個沙然梵志，就是外道啊，名字叫沙然。等他師父死了，他也就沒有師父了，就沒有什麼可學的了！於是乎走路就遇到馬勝比丘，他就很羨慕！完了就問，啊！你這個樣子這麼好，啊，你的師父是誰呀？等這個馬勝比丘就說，「諸法從緣生，諸法從緣滅；我佛大沙門，常作如是說」，他一聽這幾句話啊，舍利弗即刻就開悟了，就證到啊，證果了。

證果了，他回到他的家裏頭去，就同目連又講這幾句話；說是啊，諸法從緣生，諸法從緣滅；我佛大沙門，常作如是說；啊，目連一聽，又開悟了，聽這幾句話也開悟了。於是乎啊，帶著二百五十個徒眾啊，就去皈依佛了，跟著佛出家了，做佛的常隨眾，這有這麼說。

那麼這個經上說，碰到迦葉波兄弟相逐，這個大約啊，有的經上說啊，就是遇到馬勝比丘；有的經上啊，就說遇到迦葉波；這個經就說遇到迦葉波。大約馬勝比丘和迦葉波啊，在一起，那麼這個經上不說，兄弟相逐嘛，這個兄弟呀，不僅僅就迦葉波的兄弟，也馬勝比丘也在內。

他們講這個因緣，因緣呢，也有一首偈頌，這個偈頌是這樣說的，說，「**因緣所生法**」：由這個因緣所生出來這個法，「**我說即是空**」：我說出來啊，這就是空的；「**亦名為假名**」：也啊，叫假名，給它起個假名，「**亦名中道義**」：又名字呢，叫中道義。

那麼所以呀，他先說這個偈頌，這幾個人呢，正研究這個「因緣所生法，我說即是空；亦名為假名，亦名中道義」，正講這幾句偈頌呢，大約舍利弗就來問，啊，說，你們說什麼啊？你們師父是哪一位啊？所以馬勝比丘就對他說啊，「諸法從緣生，諸法從緣滅；我佛大沙門，常作如是說」，他一聽就開悟了，這回去啊，就叫這個目連都一起來皈依佛了。

從佛出家，見覺明圓，得大無畏，成阿羅漢，為佛長子，從佛口生，從法化生。

我啊，從佛出家，「見覺明圓」：我這個見呢，就是和這個覺的本體了，也明圓，「得大無畏呀」：就得著大無畏了，「成阿羅漢」：也得成阿羅漢果。「為佛長子」：我做佛的一個長子。這個舍利弗在佛的弟子裏頭，也是長老。「從佛口生」：我好像從佛口生出來的，從法化生出來的。

佛問圓通，如我所證，心見發光，光極知見，斯為第一。

如我舍利弗所證得的，佛現在問這個圓通法門呢，如我舍利弗所證得的，心和見發光，啊，發揮它的光明，光明到極點，這個知見也就啊，都空了。「斯為第一」：這個法門呢，也是第一法門。

普賢菩薩，即從座起，頂禮佛足而白佛言：我已曾與恒沙如來，為法王子。十方如來，教其弟子菩薩根者，修普賢行，從我立名。

這個普賢菩薩，他是大行，他的行，是最大的，他有十大願王。這十大願王啊，在這個早、晚功課上有；就是，「一者禮敬諸佛，二者稱讚如來，三者廣修供養，四者懺悔業障，五者隨喜功德，六者請轉法輪，七者請佛住世，八者常隨佛學，九者恆順眾生，十者普皆迴向」，這十種啊，這叫普賢行的願王，這十大願王。

在《華嚴經》上啊，單單有這一品叫〈普賢行願品〉，他這種願力呀，是特別大的，這種行力也特別大，所以呢，與眾生啊，非常有緣。他騎著什麼呢？就騎著一個象，騎這個elephant，這個六牙白象。他這個象啊，白色的，表這是潔白的，這個唯一佛乘；這象的六個牙呢，表這菩薩六度。

「普賢菩薩」：普賢呢，Bodhisattva，即從座起，頂禮佛足，而白佛言，「我已曾與恒沙如來」：我在過去呀，已經曾與恒河如來，恒河沙數這麼多的如來，「為法王子」：為佛的法王子。「十方如來教其弟子」：十方的如來呀，教他所有的弟子，「菩薩根者」：若是有菩薩根性的，是有菩薩這種的根器的，這樣的人，「修普賢行」：都要修這個這十大願王，修普賢的十大願王，「從我立名」：這就是啊，從我這起的名字。

世尊！我用心聞，分別眾生所有知見；若於他方恒河界外，有一眾生，心中發明普賢行者，我於爾時乘六牙象，分身百千，皆至其處；縱彼障深，未得見我，我與其人暗中摩頂，擁護安慰，令其成就。

佛問圓通，我說本因，心聞發明，分別自在，斯為第一。

他說世尊呢！「我用心聞」：我不用耳聞呢，我這用我心聞！啊，「分別眾生」：這個我分別眾生啊，這個心，不是個分別心，是我這個真心呢，來呀，分析這個眾生所有的根性，「所有的知見」：所有他的心裏呀，想的什麼。

「若於他方」：不單呢，於這個世界是這樣子，假設在他方的國土，「恒河界外」：在這恒河沙世界之外，離這非常之遠的，那個遠的，算不出來那種的遠法了；「有一眾生」：有一個眾生，「心中發明」：在他心裏頭發明，想要發這個心呢，想要修行普賢行的，「普賢行者」：就像普賢這個行的。

「我於爾時啊」：我在他發心這個時候，正在他發心這個時候，我就啊，乘坐這個六牙的白象，六牙這個白象，「分身百千呢」：我化百千萬億個身，不是單單一個身，「皆至其處啊」：這百千萬億身呢，都到這個眾生

這個地方。

啊，「縱彼障深」：就是啊，這個人呢，他的業障啊，太深，他的業障太深呢，「未得見我」：他啊，見不著我，因為他業障太深了；「我與其人」：我也啊，給這個人，我也給這個人什麼呢？「暗中摩頂啊」：我在默默中，他雖然看不見我呀，我也給他摩頂，這麼摩頂。

我們修法的人呢，修行的人，有的時候，覺得這個頭上啊，就像蟲這麼爬似的，啊，就像有人呢，這麼動彈我們這個頭似的，或者面上啊，好像有蟲爬似的！這你不要用手來抓它，不要用手來撓它！因為什麼呢，這個正是啊，或者有菩薩，有佛，來給我們摩頂呢！你在你細心的時候，會知道有一種感覺。或者這個面上打打嗦！好像有蟲子在面上爬似的，你一摸，它根本什麼也沒有！這個時候呢，就是這個菩薩來加持我們了，所以你不要用手來摸它。你們每一個人呢，若是有一點誠心的，都會有這種感覺的，這暗中摩頂。

「擁護安慰」：我也啊，保護這個人，我又安慰這個人，安慰這個人，「令其成就」：令他所修行的成就。「佛問圓通」：現在佛呀，問每一個弟子所得的圓通，「我說本因」：我呀，說我這個本來的這個因地的這種關係呀，啊，「心聞發明」：在我這個心裏呀，聞這一切眾生的知見呢，發明出來；「分別自在」：這個真心的分別，是一種自在的分別，也得到一種自在，「斯為第一」：這個法門呢，我認為是第一了。

我們人呢，不要有脾氣，若有脾氣呀，就會有魔障發生的。所以呀，這火氣呀，都要小一點！學佛法，要認真一點！今天呢，我問一問，這個〈楞嚴咒〉啊，都有誰能可以背得出？有誰背得出的，現在站到前面，〈楞嚴咒〉，我現在要考試〈楞嚴咒〉的。

孫陀羅難陀，即從座起，頂禮佛足而白佛言：我初出家，從佛入道，雖具戒律，於三摩地，心常散動，未獲無漏。世尊教我及俱絺(𠂔)羅，觀鼻端白。

「孫陀羅難陀」：難陀啊，有阿難陀，有孫陀羅難陀。這個孫陀羅難陀呢，是佛的一個胞弟。孫陀羅啊，翻譯成中文呢，就叫一個「艷」字。(艷呢，就是美艷的艷)。就是很美麗的，這個艷，艷好。這個難陀呢，就翻譯成一個歡喜的「喜」。

這個孫陀羅呀，是這個難陀的，他太太的名字。因為啊，難陀有很多，所

以這個難陀呢，就是孫陀羅的難陀；他妻子啊，叫艷，就是這個艷喜。那麼我在以前我曾經講過這個孫陀羅難陀，這個故事啊，不知道你們還記得不記得？如果記得呢，我就不需要再講了；若不記得呢，我可以再講一遍。記得嗎？You love this very much。

「即從座起」：即刻呀，就從座起了，「頂禮佛足」：就對佛啊，就說話了，「我初出家」：說我呀，在最初出家的時候，「從佛入道」：我跟著佛呀，來修道。「雖具戒律」：雖然呢，我很守戒律的，「於三摩地」：在這個定力上啊，「心常散動啊」：我這個定力呀，總不夠，總常常啊，搖動，「未獲無漏啊」：沒有得到啊，這無漏的這種的程度，沒有到這無漏的這果位上。

「世尊教我」：世尊呢，因為我散亂心呢，很多，散亂心呢，太多了，所以世尊呢，就教我，「及俱絺羅」：就是啊，舍利弗的舅舅。「觀鼻端白」：觀呢，就是觀看，鼻端，就是這個地方，這鼻子尖上，鼻端白，這個地方有一點白，用眼睛啊，觀這個鼻端白。

我初諦觀，經三七日，見鼻中氣，出入如煙，身心內明，圓洞世界，徧成虛淨，猶如琉璃，煙相漸銷，鼻息成白，

他說啊，我在最初啊，修行用功啊，用這種功夫，「諦觀」：諦觀什麼呢？就是諦觀這個鼻端白，看這個鼻端呢，有一個白點；「經三七日」：啊，經過啊，二十一天，三七、二十一天，「見鼻中氣啊」：我就啊，看見這個鼻子啊，這個出入的氣呀，「出入如煙」：這個氣啊，出去、回來，就好像煙似的。

「身心內明」：我這時候啊，啊，身心呢，在裏邊呢，就有了光明了，「圓洞世界」：啊，這所有的世界啊，啊，我都洞曉了，都明白了，世界的事情都明白了，「徧成虛淨」：所有的我身心世界呀，都成了一個虛空啊，清淨的本體了，「猶如琉璃呀」：我這個身上啊，啊，和這個世界都像琉璃似的，看的清清楚楚的，啊，猶如琉璃。

「煙相漸銷啊」：可是這個鼻子出入啊，氣這是變成煙了嘛，這個煙相啊，煙這種形相啊，漸漸的就銷融了，沒有了；「鼻息成白」：這個鼻子啊，這個出入息呀，和這個鼻端呢，就都變成白的；果然就天天呢，觀這個鼻端白，啊，就變成白色的。

心開漏盡，諸出入息，化為光明，照十方界，得阿羅漢，世尊記我，當得

菩提。

「心開漏盡」：啊，我這個時候啊，鼻息成白了，心裏呀，豁然就開悟了，就開悟了，諸漏也都盡了。「諸出入息呀」：我這個出入的息你說怎麼樣啊？「化為光明」：本來先是煙來著，以後變成鼻端白，現在變成光明了，啊，這個光明你說怎麼樣啊？「照十方界」：徧照十方法界。「得阿羅漢」：我就啊，證得這個阿羅漢果，「世尊記我」：世尊呢，記我，「當得菩提」：說我將來一定會成佛的，當得菩提，就是成佛！

佛問圓通，我以銷息，息久發明，明圓滅漏，斯為第一。

佛啊，問這個圓通，以我的修行啊，這個銷息，「我以銷息」：我啊，銷這個出入息，「息久發明，明圓滅漏」：這個漏也都滅了。「斯為第一」：修這個鼻識啊，我認為是這個是，孫陀羅難陀修鼻識，那麼我認為這個鼻識啊，是很重要的，這是啊，第一個法門，在我來說啊，我認為這個鼻識啊，是第一法門。

富樓那彌多羅尼子，即從座起，頂禮佛足而白佛言：我曠劫來，辯才無礙，宣說苦空，深達實相，如是乃至恒沙如來祕密法門，我於眾中，微妙開示，得無所畏。

「富樓那彌多羅尼子」：這以前也講過的。富樓那，是他父親的名字；彌多羅尼，是他母親的名字。他這個人以父母啊，合起來做他的名字，翻譯成中文呢，就叫「滿慈子」；富樓那，就是滿；彌多羅尼，就是個慈悲的女人，那麼所以叫滿慈子。「即從座起」：他就啊，從座起來，頂禮佛足，而白佛言。

「我啊，曠劫來呀，辯才無礙」：什麼叫辯才呢？辯才，就是啊，能辯論。這個辯論呢，沒有道理，也把這個道理會講的有道理了，這辯才。辯才，有四種辯才，有這個法無礙辯：就是啊，佛法無礙辯，講這個法呀，講的是法法圓融，無論講什麼法，都是講的圓融無礙，這叫法無礙辯。

有義無礙辯：這個方法雖然講的圓融無礙，有的義理不完全呢，那也是不可以的；這義理，義理呀，這個理論呢，講的又要圓滿，這叫義無礙辯。這個義，就是意思，意義，就是它的意義，有意義、沒有意義，這個義無礙辯。

又有辭無礙辯：這個辭呢，並不是啊，說，這個辭，就是「言辭」；就是

說話，說的，本來這個道理要很多話才能說完了，他很扼要的，說的很簡單，這麼一、兩句話，就把這個所有的意思都代表，說完了，這辭；這個辭句雖然不多，可是能包括無量的意思；把無量的意思，包括成這一、兩句的意思，就是啊，這叫辭無礙辯，這是第三。

第四呢，叫**樂說無礙辯**：樂說，啊，無論你想要聽什麼法，他都歡喜給你講。不像那個周利槃陀伽那樣子，在以前做法師的時候，他不肯說法，所以呀，就愚癡的那麼厲害。那麼這個富樓那呢，就是專歡喜說法，他是辯才無礙，這叫辯才無礙。

「宣說苦空」：他宣說這個苦空，苦啊，這什麼這個世界一切都是苦，都是空的，是無常的，是啊，無我；宣說這個苦空、無常、無我；但是啊，他這個「深達實相」：可是啊，他所說的苦空、無常、無我，那種的道理，就都包括的這個最深的這個實相的道理。實相，實相就無相了，是無所不相這個實相。

「如是乃至」：像這樣子，乃至，「恒沙如來」：恒沙如來，「祕密法門」：那個最祕密的法門，最啊，不宣說的那個法門，「我於眾中啊」：我在這個大眾裏邊呢，「微妙開示」：我可以呀，啊，用這個微妙而顯明的，很明白的道理呀，來開示這一切的眾生。「得無所畏」：我呀，得這個無所畏；無所畏，就什麼也不怕，不怕一切，我得啊，這種的得無礙的辯才，還得這個無所畏的這種的力量。

世尊知我有大辯才，以音聲輪教我發揚。我於佛前，助佛轉輪，因師子吼，成阿羅漢，世尊印我說法無上。

這個這是富樓那啊，他的舌識，舌識啊，成道，就是由說法上成道的。這說法也會開悟，也會啊，證果的。所以呀，佛法裏邊，只要你，**一門深入**，你呀，抓住一門去修行，就會有辦法的。不要亂修，不要今天修修這個法，明天又修修那個法，啊，後天又變，又變了；你這一變呢，把這時間呢，都空過了，所以什麼法也不會成的。你要專一，專一呀，深入，用一個功夫啊，去勇猛精進，才可以。

「世尊知我」：佛知道我，「有大辯才」：這個大辯才呀，哦，就是這個辯才呀，無礙，任何人呢，也辯論不過他，辯論勝不了他。「以音聲輪」：以這個他聲音也宏亮，富樓那啊，說法的聲音也非常響亮，啊，就幾千人、幾萬人，也不用播音機，也不用擴音機呀，他自然就聽得見，啊，以音聲輪。

佛呀，知道我有大辯才，所以就以音聲輪呢，「教我發揚」：教我呀，講經說法，教我這個，我在這個佛前呢，「助佛轉輪呢」：幫著佛呀，來轉法輪，代佛說法；「因師子吼」：我的聲音呢，猶如獅子吼一樣；，這獅子一吼，百獸皆懼，這一切天魔外道啊，都啊，聽見這個聲音，就都降伏了。所以呀，我成阿羅漢果。「世尊印我呀」：佛印證我呀，是「說法無上」：我說法第一。

佛問圓通，我以法音，降伏魔怨，銷滅諸漏，斯為第一。

「佛問圓通」：現在呀，佛問這個圓通。「我以法音呢」：我以這個舌啊，演說這個法音呢，「降伏魔怨呢」：降伏這個天魔，制諸這個怨賊，這個這種啊，五欲的怨魔。五欲就是什麼呢？財、色、名、食、睡，這是五欲。財，第一的就是財。第二，就是色。第三，就是名。第四啊，是食，就是總想吃好東西，總想吃東西，啊，吃了又吃，吃了又吃，這個食。第五是什麼呢？第五就是睡，睡覺。

財和色，名，(名就是這個名譽的名)，名聞、名利，你這個有個好名的名，這個名，這是五欲。五欲啊，就是人的怨魔，天魔外道啊，這五欲就是人的一種怨賊，把人呢，寶貝都給偷去了。「銷滅諸漏」：把這一切的諸漏啊，也都銷滅了，「斯為第一」：我這個以舌根呢，來演說妙法呀，這就是第一。

優波離，即從座起，頂禮佛足而白佛言：我親隨佛，踰(口✓)城出家，親觀如來，六年勤苦，親見如來，降伏諸魔，制諸外道，解脫世間，貪欲諸漏。

這個優波離尊者呀，他是持戒第一的，他啊，對於戒律上最精嚴，專門持戒律的。這個是他叫「優波離」：翻到中文，叫「上首」。(上啊，就是上下的那個上；首，就是首領的首，上首)。他呀，是持戒第一的，對於佛所說的戒律呀，他絲毫不犯的，所以就持戒第一。他的原來的名字呢，就叫這個「車匿」，車匿，是他的名字。

他呢，是和這個釋迦牟尼佛啊，一起從宮裏頭啊，跑出去的；跑出去啊，到雪山上。所以釋迦牟尼佛一生的事情啊，他都清清楚楚的，他是啊，跟著釋迦牟尼佛最久的一個人。那麼在這個五比丘都走了，他也沒有走，他還是在那啊，在那陪著釋迦牟尼佛修道，侍候釋迦牟尼佛。

即從座起，頂禮佛足，而白佛優言，「我親隨佛呀」：我親自啊，陪著佛。在這個時候啊，佛啊，這個車匿呀，陪著佛先到東門去遊覽，他因為呀，覺得宮中很悶，先到東門呢，去看見呢，一個生小孩子的，在那生小孩子，這個女人生小孩子；啊，這個女人呢，就又哭，又喊呢，說啊，痛啊，就叫的不得了！

他就問這個車匿，說，這是幹什麼呢？這個女人怎麼這麼哭叫呢？這個車匿說，啊，這個是一個女人在這生小孩子呢！所以她，哦，生小孩子這麼痛苦啊！於是乎啊，這個女人把小孩子生了；生了，他有也就不高興了，說，回去了，不出去遊玩去了！

那麼第二天，說，我們到南門去遊玩去，去到南門呢，看看！到南門一看，看見個什麼人呢？看見一個老人。看見一個老人呢，病的，哦，老的不得了，頭也晃頭了，是眼睛也看不清楚了，耳朵也聾，牙也掉了，邁步也邁不動了；他問車匿，說，這個是個什麼人？車匿說，這個人老了，老的這樣子，哦，他說，人老了，就這麼樣子啊！啊！這個太，噢！太辛苦了！於是乎又不願意去遊歷了，不願意去走，就回來了，回來。

第三天呢，就到西門去，到西門去啊，就見著一個病人，見著一個病人呢，病的很厲害的，總而言之，病的太厲害！他又問車匿，說，這個人是怎麼，他怎麼這樣哼哼呀呀的，這麼痛苦的樣子？車匿說，哦，這個人病了，有病了！他，哦，有病就這麼辛苦！又不去遊歷了，又回來！就見著生、老、病。

第四天呢，到北門去，哦，就見著有一個人死了，他就問，這個人是幹什麼的？這個車匿說，這個人死了！釋迦牟尼佛，哦，死了，死就這樣子！於是乎就正在這覺得很，很這個什麼的時候呢？就又來一個和尚，來一個比丘；比丘啊，就穿著這個袍，搭著衣，這樣子從這邊，從他身邊過。

啊！他就問車匿，說，這個是幹什麼來著這個人？車匿說，哦，這個，你問問他就知道，於是乎就問這一個比丘，說，你是幹什麼的？釋迦牟尼佛問他！他說，我是個出家人！說什麼叫出家人呢？出家人是幹什麼的？他說，我出家啊，出家就是比丘；比丘啊，就不受這個生、老、病、死苦的拘束！要離開生、老、病、死苦的。離開生、老、病、死苦，然後呢，就了道，不生不死，可以成佛的！

啊，釋迦牟尼佛這個時候是個太子啊，就問他，說，哦，那你可以教我嗎？怎麼樣出家？你可以做我的師父嗎？啊，這個比丘，他本來是淨居天人，

淨居天人故意呀，變化一個比丘來度釋迦牟尼佛的；就是釋迦牟尼佛一問他的時候，他把這個錫杖往地上這麼一墩，一戳這個錫杖，湧身虛空，就到天上去了。釋迦牟尼佛這也沒有法子學道，也沒有法子出家，又回到宮裏去了。

回到宮裡呀，這個時候啊，就在印度有一些個相師啊，就相面的，相面的就對他父親、母親說，說，太子如果在七天呢，之後，他不出家的話，他就可以繼轉輪聖王的位；就是啊，在整個這個世界，所有宇宙的國家的國王，都要受他管，都要受他的管，只要你保留他七天，之後，就可以繼轉輪聖王的位。

於是乎他的父親呢，淨飯王啊，就派出的軍隊，周圍就給圍起來，把這個城啊，就給圍起來；圍起來，裏外交通都斷絕了，就像現在是戒嚴了，戒嚴令，下戒嚴令了，誰也不准到裏邊去，誰也不准到外邊去；就把釋迦牟尼佛給圍到宮裏頭了，東宮給看起來。

### 063. 卷五

優波離即從座起，頂禮佛足，而白佛言：我親隨佛踰城出家，親觀如來六年勤苦，親見如來降伏諸魔，制諸外道，解脫世間貪欲諸漏。

在禮拜五啊，講釋迦牟尼佛被淨飯王啊，派的這個軍隊呀，把這個東宮啊，都給看起來；使令啊，這個東宮太子所住的那個宮殿，裏外的交通斷絕，也就是啊，給封鎖了，現在的新名詞叫封鎖；再一個意思呢，就是戒嚴了；戒嚴呢，不准裡邊的人到外邊去，也不准外邊的人到裡邊去，消息呀，斷了。

為什麼淨飯王他把這個消息都給斷了？因為他聽這個相師講啊，如果七天之後，在七天之內呀，佛不出家，過了七天之後啊，這個悉達太子，就可以繼這個轉輪聖王的位。

這個轉輪聖王啊，他管這個一四天下的；一四天下，就是我們這個整個的這個世界。這整個世界不是單單我們這個南瞻部洲，現在我們所住的這個世界南瞻部洲；其中啊，還有東勝神洲、西牛賀洲、北俱蘆洲，這叫一四天下。這**一四天下**：一個日月，一個須彌山，這叫一個世界。這一千個世界，算一個小千世界。一千個小千世界，是個中千世界。一千個中千世界，是個大千世界。所以這叫「三千大千世界」。那麼這個轉輪聖王呢，他管這一四天下，就管這一個世界的。

因為相師啊，說佛七天之內不出家，就可以做轉輪聖王；於是乎啊，這個淨飯王啊，就把這個太子給看起來！可是看起來了，佛因為有大善根，雖然被人看起來，他還不迷。淨飯王當時啊，選了很多美女，都放到宮裏呀，給這個太子來娛樂。那麼這個太子啊，見到這一些個美女呀，也就等於沒有見一樣。「見如不見、聞如不聞」，這所謂：「眼觀聲色內無有，耳聽塵事心不知，內無身心，外無世界」。

在這個時候啊，這個淨居天人呢，在天上啊，就又現身講話了，就對太子講！說，太子啊，你是不是貪圖這個世間的五欲，就把你宿世的願力忘了呢？你宿世發的什麼願，你現在還記得不記得了？悉達太子說啊，我沒有忘，但是現在我也沒有方法！這個淨居天人說啊，你如果沒有忘，你還想要出家修道的話，我可以幫助你，我可以幫助你。那麼這悉達太子說，可以的，你幫助我，那最好了！

跟這個太子啊，就命這個大臣呢，車匿，車匿呀，就是這個優波離尊者。這個就備這個車馬啊，備這個拉馬這個車，把這個馬給備好了；備好了，這個車匿呀，和太子就在後園裏頭啊，預備啊，衝出去；正在這個時候呢，這四大天王啊，你們到過中國，看見那廟前邊，有個拿琵琶的，又有拿那些個那有四個人呢，那就是四大天王。

就這四大天王啊，每一個天王托著一個馬足，就托著這個馬腿，啊，就把這個馬呀，連這個悉達太子帶車匿呀，一起都給捉到虛空，從虛空啊，就飛出去，騰雲駕霧就走了！一走，走了有三由旬，然後就落到雪山那。於是乎啊，這個釋迦牟尼佛就在雪山修道！修道啊，這時候，天人的感應啊，有這個麻麥，在那個地方有產麻麥。那麼釋迦牟尼佛啊，一天就吃一顆麻粒，一顆麥粒，這麼維持他的生命。

當時有父黨的親呢，三個；母黨的親兩個；隨著佛呀，這在那修行。這有三個因為不能受苦，釋迦牟尼佛在那受苦啊，一天只吃一麻一麥；那三個人呢，就不能受苦，說，這修道太苦囉！這成佛，得什麼時候可以成佛呢？我們都是走囉！這三個人呢，就走了，到鹿園去修道。這因為受不了這種的苦，所以走了。

等到天女送乳的時候，天女送乳的時候啊，用這牛奶煲粥給釋迦牟尼佛喝；那個時候，釋迦牟尼佛瘦的，骨瘦如柴，啊！瘦的非常的難看，等到喝了牛奶粥之後呢，這個身體自然就又都胖了，就都肥起來。在剩下這兩個人呢，啊，說佛啊，現在以前能受苦，現在他不能受苦了，他這樣子，

牛奶粥都喝，這他不能有什麼成就了，他受不了苦了，我們都是要走了！於是乎這兩個人也走了。這父黨之親、母黨之親，五個人都走了，就剩一個誰？就剩一個車匿。

這個車匿呀，就是這個優波離尊者，所以他說啊，啊，我「親隨佛呀」：親自隨著佛！「踰城出家」：啊，從這個東宮裡邊呢，哎！就騎著馬飛出這個城，出家去，「親觀如來」：我親自啊，見著佛六年苦行啊，在這個六年之中啊，行這個難行的苦行，忍這個難忍的這種苦行；「親見如來」：我親自啊，見到如來，「降伏諸魔」。

怎麼降伏諸魔呢？在佛呀，本來在雪山呢，可以成佛！他因為啊，恐怕世人誤會呀，說是這成佛一定要受苦，才能成佛！於是乎啊，他就不在雪山打坐了，走到菩提樹下，(木珍)你到過菩提樹那個地方沒有？到過印度嗎？

這個菩提樹，坐到菩提樹下，他就發願了！發什麼願呢？他說啊，我坐這個地方啊，如果不成佛，我始終不起於座，我始終啊，是在這坐著；於是乎啊，坐到這個地方，就不起身。

不起身，坐到四十八天的時候啊，第四十八天上；這個天上的六欲天的魔王啊，做了一個夢，夢見呢，有三十二種的變化；那麼他夢醒了，這個魔王啊，他也會算，會觀察的；觀察，他看一看，我為什麼做這麼一個稀奇古怪的夢呢？一觀察，哦，菩薩坐到菩提樹下，就來成佛了！啊！這是不可以的！我一定要去啊，破壞他的定力，破壞他定力！

怎麼樣破壞他的定力呢？就啊，派了他四個魔女呀，四個魔女。四個魔女呀，相貌都生的非常的美貌；啊，你看這個魔啊，就是妖怪；妖怪，她雖然是妖怪，但是她也不願意醜陋，Don't like to be ugly. Like to be beautiful。

那麼這四個魔女呀，就到這來擾亂呢，這釋迦牟尼佛的這種定力。到這來怎麼樣呢？現三十二種媚相。(媚呀，就是諂媚的這個媚)。現三十二個媚相；啊，這種媚相呢，就是總而言之啊，就是引誘啊，引誘釋迦牟尼佛，想要啊，叫他生出一種凡心來，沒有定力；沒有定力，生出一種啊，這個凡夫的這個心，這種愛欲心，生出一種愛欲心，愛，哦，欲，生出這兩種的心。

可是釋迦牟尼佛呀，既沒有愛，又沒有欲；雖然不是木頭，不是石頭；說，

「人非草木，孰能無情」，但是釋迦牟尼佛呀，可，能在這個境界呀，上，不被境界轉；就是方才我所說的，「眼觀聲色內無有，耳聽塵事心不知」，他不被這個魔女，這種魔力呀，所搖動。

這個魔女雖然再美貌，這個誘惑力，誘惑的力量雖然再大，他也啊，如如不動，了了常明；如如不動，坐那個地方，如如啊，一點都沒有動心，不生這種愛欲心；能以呀，「對境心不起」，對這個境界上啊，不動這種心，對境無心。

那麼這時候啊，釋迦牟尼佛啊，就「觀想」！作一種不淨觀。什麼不淨觀？就前幾天呢，那不是那是「九想觀」嗎！所講的；現在修不淨觀，作個不淨觀。不淨觀呢，他就想，哦，你現在你來騙我來，你雖然相貌生的美麗，不過也都是帶肉的一個骷髏啊！

啊，九孔常流不淨啊！眼睛就有眼屎，耳朵就有耳屎，鼻子就有鼻涕，口就有口水、黏痰，啊，這七孔不淨；那麼再加大、小便，啊，更是不淨！又周身毛孔啊，每一個毛孔裏頭啊；生的好多蟲啊！周身都不清淨，污濁邈邈！

那麼這樣一想啊，啊！把這四個魔女呀，都給觀的就像個老太婆似的，這個膿腫啊，老態膿腫這個樣子啊，啊！她自己一看她自己呀，這四個魔女互相一看；你看我也老的這麼樣子，雞皮鶴髮，行步龍鐘；她看她也是啊，啊，鼻涕黏痰呢，這周身都不潔淨，周身都是蟲！

唉！她們這四個魔女，對面互相一看呢，哦，她也就作起嘔來了，她也就吐起來了，互相啊，這麼一吐；她互相知道都是老的這個樣子了，也沒有法子騙釋迦牟尼佛了，於是都跑了，跑了，這把這個魔給治降伏了。

又有，這個魔王看四個魔女回來沒有法子；於是乎就親身率著魔子魔孫呢，一齊來，一起來就想要殺害釋迦牟尼佛，想把釋迦牟尼佛給殺了！你看，釋迦牟尼佛那時候啊，哎！怎麼樣啊？還是如如不動，了了常明，還是啊，也不生恐懼心，在那坐著，入了這個「無諍三昧」，不和人爭鬥。

啊，這個時候，魔王啊，因為你若是動念呢，他魔來呀，你若有念頭一動，就和魔會接觸上；你這念頭不動啊，他是沒有辦法的。所以這個魔王啊，也不能惱亂釋迦牟尼佛，魔王也跑了，也回去了。啊，這個制諸魔外。

又者，那個申日，這有一個外道的師，就申日，他的名字叫申日！他怎麼

樣啊？他呀，把這個飯裏頭啊，下上毒，去給釋迦牟尼佛呀，吃這個飯，預備啊，釋迦牟尼佛呀，一吃這個飯，就把他毒死。釋迦牟尼佛看見這個毒飯來了，自己還照常；哦！他先這樣想，他說，我心裏沒有毒啊，我吃這個毒，也不會毒死；我內裏頭沒有，它就不會發生作用；於是乎把這個毒飯也吃了，啊！也沒有毒死，也沒有事情，這是一種。

又者，那有外道的，這個外道的這個法師啊，外道師，忌妒釋迦牟尼佛！因為在印度啊，佛沒出世以前都是婆羅門教；這婆羅門教啊，都是一種外道的教，宗教。那麼在佛沒出世以前，佛沒成佛以前，他這外道很盛行的，人人呢，都去拜這個外道做師父；等佛一成佛了，一修行六年苦行，成佛之後，佛成佛之後了！這個外道啊，的弟子，就都去拜釋迦牟尼佛做師父，好像這個老迦葉啊，目連呢，舍利弗啊，這原來都是外道的人，他們都是外道。

那麼都拜佛做師父啊，這個外道就妒忌他。妒忌呀，就用這個象，把這個象啊，用酒給牠，用酒啊，把這個象給灌醉了，喝醉酒了。這五個醉象啊，到這個地方，就預備來把釋迦牟尼佛呀，給碰死！因為牠醉了，什麼也都不管；這個醉象，力量最大，也沒有人可以制服得住，那麼預備呀，去叫這個五隻醉象，把釋迦牟尼佛給毀壞。

殊不知！這五隻醉象衝著釋迦牟尼佛來了，釋迦牟尼佛把手一伸，由這個五個手指頭上啊，就變出五個獅子；獅子，這五個獅子一出來，這五個醉象啊，都嚇的，哦，大小便也都來了，就自己就趴到地下，給嚇的，幾幾乎給嚇死！那麼這是啊，釋迦牟尼佛制諸魔外啊，這種的力量！這都是啊，這個優波離尊者他親自見，說我親見如來，親見如來降伏諸魔，制諸外道。

「解脫世間」：把這個世間呢，這個貪欲啊，諸漏啊，都得到解脫。「貪欲」：這人所最貪的，啊，最看不破的，就是這種啊，情愛；這個情愛啊，把人呢，綑的，啊，醉生夢死，都是因為這個情愛兩個字！如果能把這個情愛沒有了，這個貪欲呀，心，也就沒有了，諸漏也就盡了。

為什麼你有漏？就因為你有愛欲心，有這個情、有愛。眾生就是啊，情迷的，業重情迷，就是凡夫；業盡情空，就是諸佛！所以諸佛怎麼成的佛？就因為情空了，啊，愛欲心空了。眾生為什麼做眾生？也就因為愛欲心太重了；情愛心太重，所以呀，就擺脫不開這個世界的輪迴生死，這就叫啊，「漏落到三界」上來；漏落到欲界、色界、無色界，這個這就叫「有漏」；那麼若無漏呢，就把這一切，和這一切都相反了。

你能以回頭轉，向後轉！啊，所謂：「苦海無邊，回頭是岸」，你能知道回頭啊，啊，這就是啊，「解脫世間貪欲諸漏」。

承佛教戒，如是乃至三千威儀，八萬微細，性業遮業，悉皆清淨，身心寂滅，成阿羅漢。

「承佛教戒」：這個優婆離呀，他親自隨著佛一起去出家，飛出這個城；又親見釋迦牟尼佛在雪山苦修了六年；又親自看見釋迦牟尼佛在菩提樹下夜睹明星而悟道；又親自見到釋迦牟尼佛制諸魔外，降伏諸魔，制諸外道；乃至成佛，都是這個優婆離呀，他親眼看見的。

那麼承佛教戒，釋迦牟尼佛呀，看見優婆離尊者啊，在過去無量諸佛呀，的教中啊，他都是持戒第一；現在這一次釋迦牟尼佛來到娑婆世界成佛，優婆離尊者仍然呢，同時啊，來到這個世界上來，所以佛就叫他在這個佛法裏邊呢，專門來修行戒律。

講起這個戒律，你們現在學佛法的人呢，都要把它記一記！戒啊，最初有五戒：五戒就是殺、盜、淫、妄、酒，這叫五戒。然後又有八戒：八戒啊，再加上這個「不非時食」，就是啊，不是什麼時候都吃東西，過了十二點鐘以後啊，就不吃東西了，這叫不非時食。

「不坐高廣大床」，不啊，坐這個，睡這個大的床；因為睡大的床呢，就會生出一種啊，貢高驕傲的心；不睡高廣大床呢，就養成自己沒有驕傲心。不非時食呢，這就是不會有一種貪心；你人若是啊，吃慣了東西，一有東西就想要吃，一有東西就想要吃。那麼你不非時食啊，就能制止啊，這種貪吃的這種貪欲心。

還「不捉持身像、金、銀、寶物」等，不拿這個太值錢的東西；太值錢的東西啊，也能令人呢，生出一種的慳貪的心。所以呀，這都要戒，這叫八戒。這八戒呢，在家人也可以受。

那麼沙彌，沙彌有十戒，這在家人不能受，一定要出家人呢，做沙彌，才可以受十戒。不是說啊，受了五戒，就算了Sangha(僧伽)了！受了八戒，都不算Sangha；受了十重四十八輕戒，也不能算個Sangha；一定要受啊，沙彌十戒，然後要受啊，比丘二百五十條戒，再受啊，菩薩十重四十八輕戒，這才算的Sangha了。

不是說，啊，像說美國這個地方要別開生面，另要開天闢地，說是啊，一切的人都是Sangha；連那個茶杯，我聽這個，說，一切桌子、板凳，都成了Sangha了。你這連茶杯，帶飯碗、帶筷子一起together，這就叫Sangha！這是啊，小孩子說笑話，也不會說出這麼妙的笑話，這真是妙到極點，妙不可言了，太妙了！

你說是不是妙？那麼若是這麼樣啊，都是Sangha的話，那這個世界上什麼不是Sangha呢？你說什麼不是Sangha？沒有什麼不是Sangha的！那既然都是Sangha，何必又要有個組織呢？為什麼又要組織起來一個Sangha呢？所以呀，這個說的，我認為這是，真是見所未見，聞所未聞，得未曾有，真是得未曾有。

那麼這個比丘尼呢，有三百四十八條，要受三百四十八條這個戒，所以這個白文天到那個地方問，說是十重四十八輕，這個名稱都沒聽過，她怎麼能會知道呢？難怪他們是啊，哈哈！戰戰兢兢的，哈哈！

這個「戒」啊，單單這個戒字怎麼樣講？妳就不知道多了！最低限度啊，這個戒字怎麼樣解法？都應該知道。這個戒啊，印度話叫「波羅提木叉」。這梵語波羅提木叉，這個大約也是中文的梵語，你們學過梵語的，大約你們讀的比我還會正確；波羅提木叉又叫「尸羅(ㄉㄩˊ)」，這個戒，就是尸羅，尸羅波羅蜜。

那麼究竟它的意思是什麼呢？意思就是「止惡防非」。止惡，止住一切惡；防非，防你的過錯，止惡防非。那麼若是啊，再詳細了說，就是「諸惡不作，眾善奉行」。諸惡不作，就是Every bad thing you do not do；眾善奉行，Every good thing you go to do，我這個翻譯的不知道恰當不恰當！如果不恰當的時候，你們隨時可以改正；我這個不是啊，金規玉律，我說了不是就一定算，就不能改的！這叫諸惡不作，眾善奉行。

在這個古來的人呢，有這麼一回事，有一個老居士啊，去問一個老菩薩，修道得怎麼修？要怎麼修道？一個老居士啊，就一個在家人，問一個老菩薩，就是問一個出家人。這修行，究竟要怎麼修行？這個老和尚啊，對他講了，說，你要諸惡不作，眾善奉行！等這個老居士說，哦，這還要你講嗎！這三歲的小孩子都知道這兩句話，諸惡不作，眾善奉行啊！

跟這老和尚說，「三歲小兒雖知得」，雖然他知道，「八十老翁行不得」，八十歲的老人呢，他也沒做到圓滿，也沒做到啊，圓滿這個諸惡不作，眾善奉行。所以這個諸惡不作，眾善奉行啊，這是很重要的。

所以在禮拜五那天你們開會，你沒問問他Sangha究竟要受多少條戒律？你光說這個十重四十八輕，他不知道了？那麼他們想要做Sangha，做Sangha要受多少條戒律？這應該要知道的。

如果說是，他們別開生面，另立門戶，那就不應該叫佛教！為什麼呢？佛教人家固有的這種的戒律，固有的規矩，你既然不遵守，你算一個什麼佛教？說，新佛教，怎麼樣新法？佛當初啊，可以在天上說法，可以在地獄裏說法，可以在人間說法，可以在龍宮說法；你們現在這個新佛，可以在什麼地方說法？問他們！

說是，那他們都不能去，這都是神話！你也可以製造一個神話來聽聽啊！你可以也製造一個神話！不要說旁的神話，你就是像現在，不要說旁人，就是眼前這個果地；他若有果地這個本事啊，有果地這個本事，都不可以改換佛教的，何況他們果地的本事都沒有呢！那你憑什麼資格去改變新佛教？你憑的什麼？

你做生意都要有個本錢，你想去到政府做官，你要大學畢業才可以的，你能做大官。那麼你想做一個新佛教的，新Sangha，你憑著什麼？

哦，說，我還講這個佛的四諦，六度，十二因緣；照著佛，我學，還學佛這個所說的這個咒，念經還念佛所講的經；你既然念佛講的經，念佛說的咒，為什麼？你什麼地方又是新的？哪個地方是新的？所以呀，這太矛盾了！啊！我希望你們這些個美國的青年的學者啊，盡量要兜正這一個錯誤，要糾正這個錯誤；不然的時候，這把佛教就會一天一天就沒有了，一天一天就沒有了！

這我不是罵他們，簡直的這就是啊，在釋迦牟尼佛以前呢，也說過，說末法時代呀，這個魔子魔孫呢，都出世。就是釋迦牟尼佛降伏諸魔，制諸外道那個時候，這魔王波旬就說過，說，你現在，我沒有辦法你啊，我將來呀，我對你這個教啊，我一定要破壞你的。

釋迦牟尼佛說，你怎麼破壞呢？他說，我呀，叫我的子孫，走到你的宗教裏頭去，吃你的飯，穿你的衣服，向你那個鍋裏呀，屙屎、屙尿，向你那飯鍋裏屙屎、屙尿，啊，破壞你這個宗教，令人沒有人信你，現在，這就是這個時候。

所以呀，那麼釋迦牟尼佛早就看見呢，有今天這個現象，啊！「指佛穿衣，

「**賴佛吃飯**」，在佛教裏頭啊，不做佛教的事情！

承佛教戒，如是乃至三千威儀，八萬微細，性業遮業，悉皆清淨，身心寂滅，成阿羅漢。

優波離尊者啊，他在佛教裏頭啊，是持戒律啊，最為第一。在佛教裏頭啊，有**律師**，律師啊，就是持戒律的，專門呢，修戒律，這叫律師。又有**法師**，這法師呢，就是講經說法的，有兩個意思，就單這個法師兩個字。

講經說法，**以法施於人**，這也叫法師，以這個佛法呀，來布施給啊，人，這叫法師。又有呢，一個講法，就是**以法為師**，以這個佛法呀，為自己的師父。所以呀，有這兩個意思。以法施人，也是個法師；以法為師，也是個法師。法師，就是講經說法的。

那麼還有這個**教師**，教師啊，就是研究教理的，研究教理的。又有**禪師**，禪師啊，就是參禪打坐的。那麼這個律師啊，因為佛啊，在世的時候，以佛為師；佛去世之後呢，這個比丘啊，就要以戒為師。所以呀，要修行啊，最要緊的呢，要精持戒律。所以釋迦牟尼佛啊，教優波離尊者呀，就專門持戒律。

「如是乃至三千威儀」：這三千威儀，怎麼叫三千威儀呢？這個出家人呢，比丘有二百五十條戒律；二百五十條戒律啊，這行有二百五十條、坐也有二百五十條、住有二百五十條、臥有二百五十條；這行、住、坐、臥，這叫「四大威儀」。行，要有個行的相；坐，有坐的相；住，有住的相；臥，有臥的相。

什麼叫行的相呢？行，要如風。這個風啊，並不是像那個颶風那種風，是輕風徐來呀，那麼慢慢的，好像那微風啊，那種的微風，慢慢走。走路啊，不是那麼慌裏慌張，冒冒失失的，不是那樣子，這是行路。

住，站到那個地方啊，一定也要有一個站相。怎麼樣站相呢？站，如松。好像一顆松樹似的，在那站的直直的，不是說，往東歪西倒啊，這樣子，站有站相。

坐，坐如鐘啊。坐到那個地方，像一架鐘似的；古來那個鐘啊，擺在那個地方，它不動彈，像坐如鐘。

臥呢，躺到那個地方，臥如弓。臥的時候，要這個**吉祥臥**。怎麼叫吉祥臥

呢？這個吉祥臥，就是這個這樣子，這個躺到那個地方啊，這個右手啊，托腮，左手呢，搭胯，這叫吉祥臥。臥如弓，這個身體呀，像一張弓似的，彎著，這叫吉祥臥。臥，如弓。

那麼這行、住、坐、臥呀，各有二百五十條，那麼這合起來呢，這叫一千。一千呢，就加上啊，這個身，持戒要有一千；心，要有一千；意，要有一千，這身、口、意。身、口、意這三業各有一千，所以呀，這叫三千，三千威儀。4506

「八萬微細」：本來是八萬四千，八萬四千這個細行，細行有八萬四千。細行八萬四千呢，再把這個身、口、意，再把它這個身、口、意變成啊，這個貪、瞋、癡。貪、瞋、癡啊，每一個字，要兩萬一千。貪，兩萬一；瞋，兩萬一；癡，又是兩萬一；再加上一個等分，等分又是兩萬一；通通啊，八萬四千，這八萬細行。細行啊，是很微細很微細的，八萬細行。我現在說啊，你們恐怕也都不太了解，慢慢的研究，時間多一點就明白了，這叫八萬微細。

「性業遮業」：怎麼叫性業呢？這個性業呀，是它的本體呀，不必你犯呢，他才犯戒，就是沒有犯呢，這個本體就是啊，罪惡。這是什麼呢？這叫「性戒」。性戒，就是殺、盜、淫、妄，這根本呢，四根本戒，這叫性戒。

這四種戒你若犯了呢，不通懺悔的，你不可以呀，改過的！可是啊，講是這樣講，但是你若真正的犯了，真正啊，要痛改前非呀，生慚愧心，也可以的。那麼這性戒，是這個性業，造的業，就是殺、盜、淫、妄。

遮業，怎麼叫遮業呢？遮業，就好像啊，本來你不會犯戒的，因為你用這種東西呀，它就導引你啊，引著你去犯罪了。好像有一個人受五戒，受了五戒啊，啊，他有一天呢，就守不住這個五戒；守不住五戒，他就想啊，我好喝酒，這個酒沒有關係嘛！

這受五戒，殺、盜、淫、妄都可以受，這個酒戒呀，犯了，也大約不成問題，他自己呀，給自己講道理，自己呀，給自己做辯護律師，自己給自己做辯護律師。這個辯護律師，啊，說喝點酒不要緊，於是乎，就去買了一點這個或者白蘭地了，或者威士忌，這麼買回來。

買回來了，要喝酒，一想，啊，沒有什麼菜，中國人喝酒，一定要吃菜的，要預備一點好的菜，這才能喝酒，啊，他說，這若有一個小雞子啊，你說來把牠，有一隻小雞子送酒，這最好了！偏偏呢，他這想雞呢，鄰居，在

鄰居就有一隻雞呀，就跑過來；跑過了，他看見，左右望望，前後左右都沒有人，啊，他一把就把這個雞就給抓來；把這個雞呀，抓來了，他就犯了盜戒，把這雞給抓來；抓來，然後他把這個雞就殺了，殺了，這又犯個殺戒。

犯個殺戒，正在喝酒，吃雞肉，這來鄰居這個女人過來就找這個雞，就問，說，你看見我有一個雞丟了，你看見了沒有？他說，我沒看見呢？啊，這也犯了打妄語戒，妄語戒也犯了。妄語戒犯了，然後他又看看這個女人，啊！生的都雖然不太十分呢，美貌啊，但是也都過得去；於是乎啊，哈！就生了一種淫慾心，把這個女人也給強姦了。

你看，就因為想要喝酒，就把五戒，本來他想，以為就犯一戒不要緊呢，結果因為喝酒，就犯了盜戒，犯了殺戒，犯了打妄語的戒，妄語戒，又犯了淫姪戒，殺、盜、淫、妄、酒，哦，五戒一齊都犯了！就因為啊，這一個要飲酒。所以這個飲酒呢，所以佛叫妳不要飲酒，就叫遮戒，這就叫遮業。

好像你吃葷，說啊，吃葷，你就犯了殺戒了；你若不吃葷呢，這麼自己與這個殺業就沒有關係，這吃葷也是。或者是啊，你開墾地，好像受戒的人呢，不能種田的，不能種地的，種植；因為什麼呢？種植啊，你開墾地，也會啊，殺了很多眾生的，很多畜生的。所以呢，這個都是啊，遮戒。在你真要持戒的人，就不能飲酒，不能吃葷，不能開墾這個土地，這種種的事情不能做的，這叫遮業，要遮止的，要禁止啊，這一件事情，這叫遮業。

「悉皆清淨啊」：三千威儀、八萬細行，乃至於性業、遮業，悉皆清淨了，他因為守戒守的清淨，所以這個業也都清淨。「身心寂滅」：身心呢，啊，非常的清淨，非常寂靜，「成阿羅漢」：於是乎啊，證果成阿羅漢了。

我是如來，眾中綱紀，親印我心，持戒修身，眾推為上。

我是啊，「如來眾中綱紀」：是大眾裏邊的一個綱領，一個管紀律的。一個綱領，就是大眾裏邊的一個上座，一個領袖，我啊，給大家做一個模範，做一個法則，那麼眾人呢，都跟著我學。紀，紀就是這個法紀，修這個戒律；那麼所有的戒律呢，都歸這個優波離他來管。

「親印我心」：世尊呢，親自印證我這個持戒精進這種心，「持戒修身」：我啊，修行嚴持戒律，修這個身體，「眾推無上」：大眾啊，認為我是持戒第一。

佛問圓通，我以執身，身得自在；次第執心，心得通達，然後身心，一切通利，斯為第一。

「佛問圓通」：現在佛呀，問，誰是圓通？「我以執身」：這個執啊，就不是執著的執，這個是執持的執。我以執持這個戒律啊，來修身，執持戒律修身，「身得自在」：我的身呢，就得到自在了，得到啊，非常快樂，非常自在。「次第執心」：其次呢，我修身把這個身戒不犯了，我又修這個心，執持這個心戒，心裏頭的戒律。這個身戒呢，就屬於小乘的阿羅漢所持的；心戒呢，屬於菩薩了，屬於菩薩他是在這個心意識啊，都不犯戒。

「心得通達」：這時候，身戒也持的圓滿，心戒也持的圓滿，所以呀，身、心就都通達了，哎，身、心呢，通達了。「然後身心一切通利」：在這個時候啊，身心都通利了。通利呀，就非常的自在，非常的快樂。啊，「斯為第一呀」：我這個持戒律啊，這個持戒律修身這個法門呢，是第一的，我認為它是第一了。

大目犍連，即從座起，頂禮佛足而白佛言：我初於路乞食，逢遇優樓頻螺、伽耶、那提三迦葉波，宣說如來因緣深義，我頓發心，得大通達，

「大目犍連」：這個大目犍連呢，就是那個采菽氏。這個即從座起，頂禮佛足，而白佛言，「我初於路啊」：說我呀，最初在這個路上，「乞食逢遇啊」：在這個我乞食的時候啊，遇著幾個人；這幾個人是誰呢？就是優樓頻螺、伽耶、那提這三迦葉波。

優樓頻螺啊，翻譯到中文，就叫「木瓜林」，木瓜。因為這個優樓頻螺啊，他身上有一個隆起的東西，就像一個木瓜似的；大約在身上長這麼一個肉瘤子，就好像一個木瓜，所以呀，他的名字也叫優樓頻螺了。伽耶呢，是個山的名字，叫伽耶山。那提呢，是水的名字，那個水的名字叫那提河。那三迦葉波。

「宣說如來呀」：在他們講這個如來所說的法，「因緣深義」：所說的什麼法呢？就是因緣這個道理，就是啊，「因緣所生法，我說即是空；亦名為假名，亦名中道義」，前幾天講過了這個，講這個道理了。

「我頓發心呢」：在他聽這個最初據說是舍利弗聽到的，舍利弗啊，在路上聽到這幾句偈頌啊，就開悟了，證初果阿羅漢；他回去啊，就對著目犍連呢，到家裡對目連說，我今天呢，遇到幾個這比丘，是佛的弟子；他對

我啊，講這個，「因緣所生法，我說即是空；亦名為假名，亦名中道義」，啊！他這一講呢，這個摩訶目犍連也開悟了；所以兩個人呢，就一起去皈依佛啊，拜佛做師父。

那麼有的又說是呢，遇到馬勝比丘，這個馬勝比丘對他說啊，說，「諸法從緣生，諸法從緣滅；我佛大沙門，常作如是說」，說這幾句偈呀，他就開悟。總而言之，他就是聽他們幾個人講的因緣法他開的悟，這是目連。

啊，「因緣深義」，這因緣深義呀，就是教菩薩法了；若是教羅漢法呢，就是淺義，它不是深義，是大乘的境界了。我頓發心，我在當時啊，我就發心，就開悟了，「得大通達」：我就開悟，就得大通達。

如來惠我，袈裟著身，鬚髮自落。我遊十方，得無罣礙，神通發明，推為無上，成阿羅漢。

「如來惠我」：如來啊，給我的這個「袈裟著身」：我到如來那想出家，如來就說啊，說，「善來比丘，鬚髮自落，袈裟著身」，袈裟，這個就是袈裟，那麼他這個頭髮，和鬍鬚也都落了，就是剃落了。有的經上說，「自落」；自己也沒用剃，也沒用什麼，它自己就都落了。

為什麼呢？這是佛的一種神通，佛的一種神力。佛只講一講，說啊，善來比丘，袈裟著身，鬚髮自落，啊，這個頭髮也就都沒有了，鬍子也沒有了，啊，就做了和尚出家了。在古來的人呢，那說出家，立刻就出家，一點考慮也沒有；不是啊，像現在的人呢，這個做事情啊，猶豫不決的。

那麼這個目連呢，把這個鬚髮自落了，就現比丘相，就是成了一個和尚了。「我遊十方啊」：這個目連呢，他神通第一，出家之後，就得了神通了，他可以呀，遊行變化到十方世界去。「得無罣礙」：他得到啊，這個無罣礙啊，無罣礙，這種神通。「神通發明啊」：由他這種神通發明出來的，「推為無上啊」：他這個這種的這個神通啊，是最第一的，啊，「成阿羅漢」：他也成了阿羅漢果。

寧唯世尊，十方如來，歎我神力，圓明清淨，自在無畏。

「寧唯世尊」：不單呢，世尊，單說不僅僅呢，單單世尊，釋迦牟尼世尊呢，讚歎我，這「十方如來，歎我神力」：十方的諸佛呀，都是讚歎我這個神通妙用的，得到啊，這個「圓明清淨」：得到啊，這個圓滿而光明，這種的清淨，「自在無所畏」：得到這種的力量。

佛問圓通，

「佛問圓通」：現在呀，佛問弟子啊，每一個修道的，用什麼功夫得到的開悟？

我以旋湛，心光發宣，如澄濁流，久成清瑩，斯為第一。

佛現在呀，問弟子所得到的圓通，「我以旋湛」：我呀，旋回來到這個湛清的這個如來藏性上，啊，「心光發宣」：我這個心裏邊呢，發出光明來，哎，發出光明來；「如澄濁流啊」：就好像啊，那個澄清那個濁水呀，混濁的水一樣；這個流啊，也就是個水。「久成清瑩啊」：澄清久了，就自然得到啊，清淨而皎潔而光明了。「斯為第一」：所以呀，我修這個就是旋湛呢，返回如來藏性啊，這一種的功夫啊，這是第一的。

## 064. 卷五

烏芻瑟摩，於如來前，合掌頂禮佛之雙足，而白佛言：我常先憶，久遠劫前，性多貪欲。有佛出世，名曰空王，說多婬人，成猛火聚，教我徧觀百骸四肢，諸冷煖氣，

這個冷煖氣，這個冷字啊，恐怕是個錯字，應該呀，「諸煖觸氣」，他這是修的一個觸。

「烏芻瑟摩」：這是個金剛力士，就是啊，本經上的這個金剛密跡，金剛密跡呀，這護法；這護法呢，在過去啊，無量劫以前，有一個國王啊，他第一個夫人，這國王是個轉輪聖王；第一個夫人呢，就生了一千個兒子。

轉輪聖王可以生千子，生一千個兒子；這一千個兒子呢，就是因為他是轉輪聖王，他也懂佛法呀，就叫他這一千個兒子抽籤，抽籤呢，抽一千個籤，看看誰抽到第幾呀，就是啊，叫他們發願好在第幾呀，第幾個成佛；這賢劫千佛呀，就是這個轉輪聖王，他的兒子。

那麼這個拘留孫佛呢，抽的第一，這個誰呀，釋迦牟尼佛就抽的第四；所以現在釋迦牟尼佛，是賢劫千佛的第四位，第四佛，我們現在這叫「賢劫」，這聖賢出世的時候。

另外又有一個夫人呢，這個轉輪聖王另外有個太太，又生兩個兒子。這大

的兒子呢，就發願呢，他這個一千個哥哥，每一個哥哥成佛的時候啊，他都要去供養，去供養啊，這個佛。跟這個第二個兒子就發願呢，說啊，他每一個哥哥成佛的時候啊，他一定要去保護著，做這個金剛力士。

所以在這個地方啊，他怎麼沒有說「即從座起」呢？就因為這個金剛力士啊，金剛力士就是護法神，就是神；這神呢，在佛的面前呢，不能坐著，都是站著的；所有的神呢，在佛的前邊呢，只可以站著，沒有坐著的位置，沒有地方給他坐著；你等那鬼呢，鬼見著佛，不單沒地方坐著，而且還要跪著，連站的地方都沒有，要在那跪著。所以呀，你就鬼、神呢，那鬼他聽法都要跪著聽法的。

我們現在這講經，你看，這很多這一些個鬼呀，都在這跪著聽經；這不是我講，你們看不見，現在你可以問一問這果地，果地呀，他就會告訴你了。

啊，所以這個神呢，在佛的面前呢，不能坐著的；因為這個，所以才沒有說即從座起，他就說，就說啊，「於如來前」：烏芻瑟摩，於如來前，在這佛的前面。「合掌頂禮」：合起掌啊，向佛就叩頭，「佛之雙足」：就托佛啊，雙足，「而白佛言」：對佛說了。

「我常先憶呀，」：我常常啊，想起來以前的事情，回憶起來以前的事情，「久遠劫前呢，啊，性多貪欲啊」：他啊，這個人呢，淫欲心最重，啊，專門呢，歡喜女人的。為什麼呢？他爸爸是一個轉輪聖王啊，大約淫欲心也很重的；那麼他啊，淫欲心也重，貪欲，性多貪欲，這個貪呢，就是貪求女人。

「有佛出世啊」：在這個時候，有一個佛出世，「名曰空王」：叫**空王佛**！「說多淫人呢」：他給我說法呀，說這個多淫欲心的人呢，多淫欲行為的人呢，「成猛火聚呀」：將來呀，墮地獄呀，就被猛火燒啊，就啊，抱著那個炮烙，被猛火燒。

所以他，「教我徧觀呢」：這個空王的如來呀，就教他，徧觀，「百骸四肢」：身上啊，這所有的骨節啊，這叫百骸；這四肢呢，就是兩個手，兩個胳膊、兩條腿，四肢，百骸四肢。「諸冷煖氣」：這個諸煖觸氣呀，就是啊，因為什麼你這個人多欲呢？多淫欲心呢？就因為啊，有這種慾火，這慾火在身裏頭啊；這個空王佛就教他迴光返照啊，看自己身裏頭的這個火，諸冷煖氣，看著自己這種淫欲的火。

神光內凝，化多淫心，成智慧火，從是諸佛，皆呼召我，名為火頭。

這個烏芻瑟摩啊，我沒講他這個翻譯中文叫什麼？因為後邊這有，所以前邊呢，就不需要講了，講後邊這就可以了。

「神光內凝啊」：我觀自己的這個身裏頭的火啊，觀時間久了，我就生出一種啊，討厭的心，生出一種啊，恐懼的心；那麼這一種恐懼心呢，所以就不歡喜呀，這種沒有婬欲心了。沒有婬欲心，時間久了，就神光內凝，這個自己呀，裏邊呢，就生出來一種光明來了，「化多婬心呢」：把這個多婬心呢，就變化了，變化什麼呢？「成智慧火呀」：變成智慧了，這個多婬心呢，變成智慧火了。

所以呀，啊，「從是諸佛呀」：從這個之後呢，這個諸佛「皆呼召我，名為火頭」：給我起個名字就叫火頭，**火頭金剛**，這就是火頭金剛他的名的來源。

我以火光三昧力故，成阿羅漢，心發大願：諸佛成道，我為力士，親伏魔怨。

我啊，以這個「火光三昧力」：用這個火光，這種定力，這種的力量，「成阿羅漢」：我得阿羅漢果。「心發大願」：於是乎啊，我又發這個大願。發什麼大願呢？「諸佛成道啊」：所有的這賢劫千佛，這個佛成道的時候，「我為力士啊」：我做一個大力士，金剛力士，做一個大護法，「親伏魔怨呢」：我啊，降伏這一切的魔和這個怨。

佛問圓通，我以諦觀，身心煖觸，無礙流通，諸漏既銷，生大寶燄，登無上覺，斯為第一。

啊，佛問每一個弟子所得的這個圓通的道理。以我來「諦觀身心煖觸啊」：這個身心的煖觸，「無礙流通」：這種的煖觸變成智慧火，在這個自性裏邊呢，無礙流通；「諸漏既銷」：這所有的這個漏啊，也都消滅了，就沒有漏了，「生大寶燄」：就生出一種寶光來，「登無上覺」：得這無上的覺道。「斯為第一」：這是啊，最第一的了，這個法門是最第一的。

持地菩薩，即從座起，頂禮佛足而白佛言：我念往昔，普光如來出現於世，我為比丘，常於一切要路津口、田地險隘，有不如法，妨損車馬，我皆平填，或作橋梁，或負沙土，

「持地菩薩」：這個持地菩薩，他以這個地大而修道修成的。持地菩薩即

從座起，頂禮佛足，而白佛言，「我念往昔，普光如來」：在普光如來那個時候，「出現於世」：我呀，在這個出現這個世界，「我為比丘」：這普光如來出現於世啊，那個時候，我出家做比丘。

「常於一切要路」：要路啊，就是這個很要緊的這個路上。「津口」：要路津口，要路津口啊，就或者有這個小的河溝啊，人沒有法子過啊，可以躺一塊板呢，這令人容易過去。「田地險隘」：因為這個田地啊，走路的時候啊，很危險的，很狹窄的，不太寬，這叫隘，險隘。

「有不如法」：他這個不如法，就是不容易走，這個路啊，不容易走的。「妨損車馬」：妨害啊，而損壞這個來往的車馬，「我皆平填呢」：這種的道路啊，我都把它平了它；把它有溝的，我把它填平了它；有高出來的，我把它撤低了，把這個路啊，填平了它，「或作橋梁」：或者啊，造一個橋梁在那個路上，「或負沙土」：或者啊，就揹著一點沙土啊，把這坑啊，墊平了它。

如是勤苦，經無量佛出現於世。或有眾生，於闌(厂义弓ノ)闌(《义飞、)處，要人擎物，我先為擎，至其所詣，放物即行，不取其直。

「如是勤苦啊」：如是啊，就是指著上邊呢，這個我皆平填呢，或作橋梁、或負沙土；像這樣子啊，生生世世都做這種的苦工，如是勤苦，像上邊呢，那麼樣子勤苦；「經無量佛呀」：那麼經過呀，這個佛，很多很多的佛了，不知道多少了？「出現於世」：這個佛啊，出現於世。

「或有眾生」：或者啊，有一種眾生，「於闌闌處」：這個闌闌呀，就是這個城的城牆，和這個城牆的門，這個地方。「要人擎物」：在這個地方啊，或者有做生意的，他要人呢，挑東西啊，或者是啊，扛東西呀；這個擎啊，就是你用兩個手扛著，擎，擎物。

「我先為擎啊」：我呀，他若需要這樣人的時候啊，我就幫他，我先為擎，都啊，我就幫他揹著這個東西，或者用頭頂著東西，或者用手拿著這個東西。「至其所詣」：到他呀，所要到的那個地方，所要詣到那個地方。啊，「放物即行」：我把這個東西啊，把他所擎的這種物質啊，這種物質的東西呀，放下，「不取其直」：啊，我也不要錢；不取其直呀，就不求代價，不要他給錢；不但不和他要錢，就是他給錢呢，也不要，也不拿錢的。這是持地菩薩，就行這種苦行。

毗舍浮佛現在世時，世多饑荒，我為負人，無問遠近，惟取一錢；或有車

牛，被於泥溺，我有神力，為其推輪，拔其苦惱。

「毗舍浮佛」：這個佛呀，他這個世界的時候啊，他在世的時候啊，「世多饑荒」：啊，人人都沒有飯吃；這個毗舍浮佛啊，翻譯成中文呢，就叫「徧一切自在」。這個佛在世間的時候啊，世界人呢，就多數饑荒；饑荒啊，就是沒有飯吃。

「我為負人」：因為啊，這個人都饑荒，沒有飯吃啊，就要逃荒，這叫逃荒；逃荒啊，就是說，這個地方沒有飯吃，走到那個地方去，這叫逃荒；逃這個難，饑饉的年。

那麼有的人逃荒啊，就不能走了，餓的不能走，那麼這個持地菩薩呢，他就揹著這個人呢，從這會到那個地方去；那麼無論遠近呢，也不管遠近；遠，也是一個錢；近，他也只取一個錢，多了不要。

「或有車牛啊」：或者有這個車牛啊，「被於泥溺」：被這個泥呀，給陷住了；因為這個道路啊，不好走，一定是啊，下雨下的多了，這年頭啊，也不收成了，所以人走路啊，也難走了，這個車呀，往往在路上啊，就會被這個泥呀，給陷溺住。

那麼「我有神力呀」：這個持地菩薩他說啊，自己有力，有一種大的力量，好像神助著他似的，「為其推輪」：為這個牛車來推他這個車輪，啊，「拔其苦惱」：拔除他的苦惱。

時國大王，延佛設齋，我於爾時，平地待佛，毗舍如來摩頂謂我：當平心地，則世界地，一切皆平。

當時啊，有個國王，這國家的大王啊，就很信佛的，於是乎啊，也就請佛設齋，請佛啊，來供養；「我於爾時啊」：我在那個時候，「平地待佛啊」：在佛經過的道路啊，有不平的地方，我就把它，給它平好了，平好這個道路，等待著佛來。

那麼「毗舍如來呀」：毗舍浮佛啊，啊，「摩頂謂我」：就給我摩頂，對我就說了，「當平心地呀」：說你應該呀，平這個心地呀，「則世界地一切皆平」：你心地平啊，世界地呀，自然就都平了。

那麼這個持地菩薩，他以前平這麼多，這麼長的時間的地呀，本來這個地呀，都平了；但是他啊，這個身地平了，性地沒有平；這個毗舍如來呀，

就是告訴他，平自己的心地，心地平了，一切地就平，心地，也就是性地。

我即心開，見身微塵，與造世界所有微塵，等無差別，微塵自性，不相觸摩，乃至刀兵，亦無所觸。

我當時啊，聽見這個毗舍如來所說這個法門呢，我當時就心就開悟了；「見身微塵呢」：我見著自己的身呢，猶如微塵一樣：啊，「與造世界呀」：這個微塵呢，啊，自己身好像微塵呢，和這個所有的世界，啊，「所有微塵，等無差別」：我這個身體，和這個微塵呢，都沒有分別。

「微塵自性，不相觸摩啊」：這個微塵與微塵這個自性啊，也不相摩擦，互相啊，不生一種的衝突，「乃至刀兵」：啊，乃至於呀，這個兵刀呢，相接，「亦無所觸」：也啊，不能傷害我的身體。為什麼呢？因為我身體呀，和虛空合一了，沒有我相了。

我於法性，悟無生忍，成阿羅漢，迴心今入菩薩位中，聞諸如來宣妙蓮華，佛知見地，我先證明，而為上首。

「我於啊，法性」：於這種法性裏邊，「悟無生忍」：我啊，得到無生法忍，成阿羅漢果。「迴心今入啊」：我的迴小乘心，現在入這個菩薩位中，「聞諸如來呀」：我聽啊，現在的佛所說的這個法，「宣妙蓮華」：宣揚啊，這種的微妙不可思議的這個法門，宣揚啊，這個楞嚴大定這個妙法。「佛知見地」：這是佛知、佛見的這種的道理，「我先證明」：現在我先給證明，「而為上首」：我這個來給證明這個法門。

佛問圓通，我以諦觀身界二塵，等無差別，本如來藏；虛妄發塵，塵銷智圓，成無上道，斯為第一。

佛現在問這個圓通法門。「我以諦觀身界二塵」：這個身心，和世界，這兩種的微塵，「等無差別」：沒有什麼分別，「本如來藏性」：都是啊，如來藏性，「虛妄發塵呢」：由這個虛妄啊，裏頭發出一種的這個塵相來。「塵銷智圓」：塵，這種啊，塵的境界如果消除了，這個智慧也就會圓滿，成無上道，斯為第一。

月光童子，即從座起，頂禮佛足而白佛言：我憶往昔恒河沙劫，有佛出世，名為水天，教諸菩薩修習水觀，入三摩地。

這月光童子啊，他是童真入道，在很小的時候，就出家做和尚了；他現在

啊，並不是個童子，是一個也是很老一個菩薩了，不過他因為童年就出家，所以一般人呢，就稱呼他「月光童子」。

即從座起，頂禮佛足，而白佛言，「我憶往昔恆河沙劫，有佛出世，名為水天」：這個佛的名字叫**水天佛**！「教諸菩薩」：他教這一切的菩薩，「修習水觀」：修習呀，這個水觀定。前幾在以前我不講過，這個月光菩薩入水觀定，水觀定啊，他變成，他那個房裏都變成水了，就是這個。「入三摩地」：他修這個修習水觀呢，入這個水觀定。

觀於身中，水性無奪，初從涕唾，如是窮盡，津液精血，大小便利，身中旋復，水性一同；見水身中，與世界外，浮幢王剎，諸香水海，等無差別。

「觀於身中啊」：我呀，修習這個水觀呢，我就首先觀我自己的身中的水，「水性無奪」：這個水性啊，沒有互相爭奪，互相啊，侵略。「初從涕唾」：初啊，最初啊，就從這個涕唾上觀起，涕呀，就是鼻涕，鼻子裏頭有鼻涕；唾，就是從口裏口唾。

「如是窮盡呢」：像這樣子啊，我啊，就推究窮盡呢，「津液精血」：這個津，津呢，在喉以下，這叫津，喉以下，咽(一弓\、)津。液(一廿\、)呢，就是到喉嚨上邊，到口裏了，這叫液，津液。精、血，乃至大小便。

「身中旋復啊」：這都屬於一種水性啊，在身裏頭啊，周而復始的來，也就像一個輪迴呀，來回轉似的；「水性一同」：水性啊，都是一個樣，都沒有什麼分別。「見水身中」：我見這個水在身中啊，「與世界外」：與這個身外邊的世界呀，「浮幢王剎」：和這個所有的諸佛國土；浮幢王剎，就是諸佛的國土。「諸香水海」：和這個須彌山外邊呢，這個香水海，「等無差別」：都是一個樣的，沒有什麼分別。

我於是時，初成此觀，但見其水，未得無身。

我在那個時候啊，「初成此觀」：修行成啊，這個水觀，「但見其水」：可啊，見周身這個水呀，自己身所有的水，和外邊的水都合成一個了；可是啊，「未得無身」：這個身還有，沒有得到無身的這個境界。

當為比丘，室中安禪，我有弟子，窺窗觀室，唯見清水徧在室中，了無所見，

「當為比丘」：我呀，在當時我做一個比丘，「室中安禪」：我在啊，一

個靜室裏頭坐禪，修習呀，這個水觀定。「我有弟子」：我有一個小童子啊，一個徒弟；這個徒弟呀，就是來掃地呀，打掃地方啊，做飯呢，做菜呀，就是侍候他的一個人，這個一個弟子。

「窺窗觀室啊」：他在窗戶啊，看呢，往裏邊看，看我這個房子；「唯見清水」：就見我這個房子，一房子清水，「徧在室中啊」：這個全屋子裏都是清水了，「了無所見」：其它東西什麼也沒有。

童稚無知，取一瓦礫，投於水內，激水作聲，顧盼而去。我出定後，頓覺心痛，如舍利弗遭違害鬼。

「童稚無知」：童稚，這個稚啊，就是年幼的小孩子，這叫稚，沒有什麼知識的小孩子。「取一瓦礫」：取一瓦礫呀，就是這個瓦礫，就是瓦塊，一個小小的一個瓦塊，「投於水中」：把這瓦塊，他從窗戶就掉到水裏了；「激水作聲」：把這個一打這個水，這水也就出一個響動，就像打水那個聲，激水作聲。

「顧盼而去」：這個小孩子，哦，我的師父在這房子裏打坐，怎麼這房裏這麼多水？啊！他打了一個水漂，啊，往東看看，西看看，顧盼而去，各處看一看，就又走了。

「我出定後」：這水光童子啊，出定啊，之後，「頓覺心痛」：即刻呀，就覺得這心裏痛；「如舍利弗遭違害鬼」：如舍利弗啊，怎麼叫如舍利弗遭違害鬼呢？舍利弗啊，有一次，他打坐。打坐呀，在這空中啊，就有兩個鬼過，從虛空裏頭過。這兩個鬼呀，一個叫違害鬼，一個叫啊，縛害鬼。

這個縛害鬼呀，就對這個違害鬼說，啊，說，這個沙門在這打坐呢，我打他頭好不好？等那個違害鬼說，不要，你打這沙門，你不要惱亂這個修道的人；惱亂修道人，你要墮地獄的；違害鬼就走了！走了，這個縛害鬼也不聽這違害鬼的勸告，就拿這個拳頭啊，照著這舍利弗的頭就打了一拳；**等舍利弗一出定了，這頭就痛，出定之後，頭就痛！**

痛！他自己想，已經**證阿羅漢果沒有什麼病**了，怎麼還頭痛呢？就請問釋迦牟尼佛，啊，說，佛，我現在也不知？為什麼打坐打完了，這出了定了，就頭痛呢，是什麼道理？釋迦牟尼佛說，哦，你原來被違害鬼呀，把你打了，這個違害鬼，和縛害鬼呀，縛害鬼打你之後啊，現在已經造了罪業，現在墮無間地獄，墮了阿鼻地獄了。阿鼻地獄，就是無間地獄；無間，沒有間斷的這個地獄，已經墮地獄了。

說是這個違害鬼呀，他這一拳呢，如果打到須彌山上啊，把須彌山都可以分成兩個，啊，你這幸虧呀，你這個定力呀，具足啊，如果沒有定力的話，你粉身碎骨，你那個整個身都碎了，都沒有了，這違害鬼。舍利弗啊，被違害鬼這麼打一次，然後就頭痛。

這個水光童子呢，被他小徒弟投了一個瓦礫呀，在這個水裏頭，所以出定也就心裏也就痛。

我自思惟：今我已得阿羅漢道，久離病緣，云何今日忽生心痛，將無退失？

這水光童子啊，說我自己呀，就是思想，思想啊，說，我現在「已得阿羅漢道，久離病緣」：不應該有病的，「云何今日忽生心痛」：我現在忽然間就生了心痛的病，「將無退失」：我是不是把這阿羅漢的果失掉了呢？我是不是啊，我的道心退了呢？

爾時童子捷來我前，說如上事。我即告言：汝更見水，可即開門，入此水中，除去瓦礫。童子奉教，後入定時，還復見水，瓦礫宛然，開門除去，我後出定，身質如初。

在我這個這樣想的時候啊，「爾時童子捷來」：這個童子很快就來了，啊，「捷來我前」：到我前面來了，「說如上事」：說呀，好像上邊我所講的這個事情。「我即告言呢」：我就告訴他，「汝更見水，可即開門，入此水中除去瓦礫」：說啊，你再啊，見著這個水呀，你可即開門，你就把門開開啊，入此水中，到這個水裏邊呢，你把這個除去這個瓦礫。

「童子奉教」：這童子啊，奉他這種的教導啊！「後入定時」：後這個水，光童子又入定了，「還復見水」：又看見水了，「瓦礫宛然」：宛然，這個瓦礫啊，還在這個地方；「開門除去」：開開門呢，把這個瓦礫就除出去了。「我後出定」：我以後出定，「身質如初」：我這個身體呀，就還像以前一樣了，也就心沒有痛了。

逢無量佛，如是至於山海自在通王如來，方得七身，與十方界，諸香水海，性合真空，無二無別。今於如來，得童貞名，預菩薩會。

「逢無量佛」：我呀，就這樣修行這個水觀呢，經過有無量無邊這麼多的如來，「如是」：我像這樣啊，這麼樣修行，「至於山海自在通王如來」：到這個山海自在通王佛啊，這個時候，「方得七身」：方得七(义ノ)身，

這個「亡」字啊，讀個「乂ノ」，亡身。那麼到這個時候，才修行這個水觀呢，才和這個內、外的水都合而為一了，才把自己的身沒有了；亡身，方得亡身。

「與十方界」：與十方法界啊，「諸香水海，性合真空啊」：這都合而為一了，這個水觀大定啊，修成了，和一切的水呀，合而為一。「無二無別」：沒有分別了。「今於如來，得童貞名」：現在和在這個佛前得這個童貞的名字，「預菩薩會」：參預在菩薩之列，成為菩薩了。

佛問圓通，我以水性，一味流通，得無生忍，圓滿菩提，斯為第一。

現在佛問呢，各弟子所得的這個圓通法門。「我以水性啊」：我以這個水觀的這個水性啊，「一味流通啊」：就這個一味水來流通啊，「得無生忍」：我悟無生法忍，「圓滿菩提，斯為第一」：得這個圓滿的菩提呀，這個法門；這個水觀的法門是在我來說，它是第一法門。

琉璃光法王子，即從座起，頂禮佛足而白佛言：我憶往昔，經恆沙劫，有佛出世，名無量聲，開示菩薩本覺妙明。觀此世界，及眾生身，皆是妄緣，風力所轉。

「琉璃光法王子」：這個琉璃光菩薩，琉璃光啊，琉璃是梵語，翻到中文呢，就叫這個，梵語叫「吠琉璃」，中文呢，就叫「青色寶」；這個菩薩的名字呢，就叫琉璃光菩薩，法王子就是菩薩。即從座起，頂禮佛足，而白佛言。

「我憶往昔，經恆沙劫，有佛出世，名無量聲」：這個佛呢，就叫無量聲佛！「開示菩薩」：他教化菩薩，「本覺妙明」：這個本來的這種本覺妙明，「觀此世界」：觀看這個世界，「及眾生身，皆是妄緣」：都是妄緣，「風力所轉」：所轉，都是由這個風力呀，所轉成的。這是琉璃法王子啊，他是由風大上啊，成的道業。

我於爾時，觀界安立，觀世動時，觀身動止，觀心動念，諸動無二，等無差別。

「我於爾時」：我在那個時候啊，「觀界」：觀這個界限呢，「安立」：怎麼樣安立的這個界限，「觀世動時」：觀呢，看這個世界；這個世，就過去、現在、未來，這個動彈這個時候，「觀身動止」：觀身呢，動啊，和止，「觀心動念」：觀這個心，自己的心呢，動念。

所有世間這個風啊，都是由我們這一念造成的，我們這個動念呢，就是心裏生了風了；因為我們心裏有風，外邊呢，這個風啊，就這麼多，所以外邊也就有風。「諸動無二」：這一切動的體相啊，動的形象，「等無差別」：沒有分別的。

我時覺了，此群動性，來無所從，去無所至，十方微塵，顛倒眾生，同一虛妄；

我在這個時候啊，我覺了這個群動的性質啊，「來無所從」：它也無所從來，「去無所至」：也沒有所去，無所從來，亦無所去；「十方微塵」：在這個十方的微塵呢，都是顛倒眾生；這個顛倒眾生，「同一虛妄」：都是由這個虛妄啊，這個所造成的這種境界。

如是乃至三千大千一世界內所有眾生，如一器中，貯百蚊蚋，啾啾亂鳴，於分寸中，鼓發狂鬧。逢佛未幾，得無生忍，

「如是乃至三千大千一世界內」：像這樣子啊，由一個世界，到十方世界，由一個世界，到一個小千世界；一千個小千世界，合成一個中千世界；一千個中千，合成一個大千世界；這三千大千，每一個世界內，「所有眾生，如一器中啊」：就好像一個器裏頭。

「貯百蚊蚋」：就好像一個器裏頭啊，裝了很多很多的這個蚊蟲；「啾啾亂鳴」：牠蚊蟲啊，在裏邊呢，就每一個蚊蟲都叫，「於分寸中啊」：於這個很小的這個一個地方裏邊，「鼓發狂鬧」：在這個裏邊呢，就發起來這個狂啊，互相攪鬧。咦！我這樣觀法呀，「逢佛未幾」：我啊，遇到佛沒有好久，「得無生忍」：就得到無生法忍了。

爾時心開，乃見東方不動佛國，為法王子，事十方佛，身心發光，洞徹無礙。

「爾時心開」：我呀，修這種的功夫啊，時間一久了，這心念也專一了，沒有其它的妄想了，這個時候啊，就開悟了，心開了；「乃見東方」：我就看見東方啊，「不動佛國」：這不動佛啊，就是東方阿閼佛，東方這個阿閼佛啊，就叫不動佛。

這個不動佛呀，又叫「金剛佛」，這個金剛佛，就叫啊，阿閼佛。「為法王子」：我在那個地方做法王之子，「事十方佛」：我侍奉啊，十方的諸

佛；「身心發光」：我啊，修來修去，我的身也有光了，心也有光，「洞徹無礙」：啊，裏外呀，都洞徹了，一點的障礙都沒有了。

佛問圓通，我以觀察風力無依，悟菩提心，入三摩地，合十方佛，傳一妙心，斯為第一。

現在佛問這個圓通法門呢，每一個弟子所證得這個方法。「我以觀察」：我這個以觀察，「風力無依」：風力呀，它沒有自體，無依，就是沒有體性，也沒有啊，自性。「悟菩提心」：我開悟啊，這個菩提心，「入三摩地」：得到定力。

「合十方佛呀」：合這個十方佛這個佛法，「傳一妙心」：傳授啊，傳授這個佛的心印法門。「斯為第一」：這個觀風力不動這個法門呢，我認為是最第一了，我是由這個觀風的風大這個法門上所成道業。

虛空藏菩薩，即從座起，頂禮佛足而白佛言：我與如來，定光佛所，得無邊身，

「虛空藏菩薩」：這位虛空藏菩薩，他以這個七大之中這個空大呀，成道。所以現在呀，他修這個空觀的，他現在說一說他過去修道這個方法。

虛空藏菩薩，即從座起，頂禮佛足，而白佛言。「我與如來」：這個虛空藏菩薩，和釋迦牟尼佛，「定光佛所得無邊身」：在這個定光佛呀，那個時候啊，就得到無邊身，他這個身呢，就猶如虛空一樣，所以呀，叫無邊身，沒有邊際。

這定光佛是誰呢？定光佛，也就是燃燈佛，是釋迦牟尼佛啊，在第二個阿僧祇劫的時候，燃燈佛給他授記作佛的，就是這個燃燈佛。

爾時手執四大寶珠，照明十方微塵佛剎，化成虛空。

他啊，證到無邊身之後，這個虛空藏菩薩，他手裏拿著四個大寶珠，「照明十方」：照啊，十方世界，「微塵佛剎」：微塵微塵那麼多的佛的剎土，「化成虛空」：都啊，變化成虛空了。

又於自心，現大圓鏡，內放十種微妙寶光，流灌十方，盡虛空際；

這虛空藏菩薩，他又於自己這個常住真心呢，裏邊，「現大圓鏡」：這個

大圓鏡智啊，是表示智慧的，轉這個八識啊，成大圓鏡智，轉第八識，成大圓鏡智。「內放十種」：內裏呀，放這十種，「微妙寶光」：這種啊，光啊，是很微妙的，「流灌十方」：流灌呢，這個十方，「盡虛空界」：所有的十方虛空啊，它都流到了。

諸幢王剎，來入鏡內，涉入我身，身同虛空，不相妨礙，

「諸幢王剎」：幢王剎，也就是諸佛國土。「來入鏡內」：把這個所有盡虛空徧法界這個諸佛國土都攝入啊，到這個鏡裏邊來，「涉入我身」：由這個鏡啊，又涉入他的身裏邊。「身同虛空」：他的身呢，和虛空是一樣的，「不相妨礙啊」：他身也就是虛空，虛空也就是身，那麼身和虛空，一點都沒有分別了。

身能善入微塵國土，廣行佛事，得大隨順。

這個虛空藏菩薩，他身呢，也就是虛空，虛空也就是他的身，所以呀，虛空和身體，沒有一個界限的分別了，所以他這個身體和虛空，互相就不發生妨礙，你也不障礙我，我也不妨礙你，那麼互相融通。

於是乎啊，這個「身能善入」：善入這個虛空，他的身呢，也變成虛空了，虛空也就是他的身體，所以叫無邊身。「微塵國土啊」：這個他的身體呀，徧入一切微塵那麼多的國土去，「廣作佛事」：到每一個國土做什麼呢？就是做佛事。

做什麼佛事呢？所有一切的塵勞，「巧把塵勞為佛事」，巧啊，就是很巧妙的，把這個塵勞；塵勞，就是這個世間上一切的境界，變成佛事，廣作佛事。「得大隨順呢」：得這個最大的這種的恒順眾生啊，這種力量。

此大神力，由我諦觀，四大無依，妄想生滅，虛空無二，佛國本同，於同發明，得無生忍。

由這種的得大隨順這種大的神力，「由我諦觀呢」：由我啊，審查而觀察它，「四大無依呀」：這個四大地、水、火、風啊，沒有依，沒有個體；無依，就是沒有體，「妄想生滅」：在這個虛妄的妄想上啊，有這個生起來這個生滅。

「虛空無二」：現在觀到這種的境界上啊，自己身體和這個虛空啊，沒有兩樣了，「佛國本同」：就是佛國呀，本同，本同啊，也就是本空，佛國

呀，也空了。因為什麼？虛空藏把一切都空了，啊，那麼有佛世界、無佛世界，他都啊，變成虛空了。「於同發明啊」：在這個虛空裏發明出來呀，「得無生忍」：得到這個無生法忍了。

佛問圓通，我以觀察虛空無邊，入三摩地，妙力圓明，斯為第一。

「佛問圓通」：啊，我啊，以這個觀察這個力量，觀空，「虛空無邊」：可是這個虛空無邊，所以呀，虛空無邊，我的身體也變成無邊了，由這個觀空入的一種定，得這一種空的定力。

「妙力圓明啊」：這種空的定力呀，妙的不得了，它的力量啊，非常的圓滿而光明的。「斯為第一呀」：按著我這個虛空藏菩薩所修的這種的法門呢，就是啊，觀空！這個法門是最妙、最好、最為第一了。

## 065. 卷五

彌勒菩薩，即從座起，頂禮佛足而白佛言：我憶往昔，經微塵劫，有佛出世，名日月燈明，我從彼佛而得出家，心重世名，好遊族姓。

這個「彌勒菩薩」：彌勒菩薩，又叫阿逸多，彌勒呀，是他的姓，阿逸多是他的名字，彌勒翻譯成中文呢，就叫「慈氏」。(就慈悲的慈)。阿逸多啊，翻到中文就叫「無能勝」。這個菩薩就叫啊，慈氏無能勝菩薩，這就彌勒菩薩。

每一個人呢，我講出這個名字，或者有的人還不知道？你看見呢，在中國那個廟上啊，那個天王殿裏邊呢，有那個很肥的那個和尚，就是這個和尚，這個肥和尚，他非常的胖，大約吃的，這個菩薩也歡喜吃好東西，所以吃的那麼胖。他也就歡喜笑，笑啊，他並不是咯咯咯那麼笑，他怎麼樣？總這麼張著嘴笑，望著你這麼笑，但是他不咯咯咯。歡喜和小孩子在一起玩，所以小孩子都很歡喜他，圍著他左右前後都是小孩子。

這個菩薩呢，等釋迦牟尼佛退了這個佛教的教主的位子的時候，就是由這個彌勒菩薩來掌教。這個釋迦牟尼佛呢，這叫「紅陽佛」。等這個彌勒菩薩的時候啊，叫「白陽」。據說啊，在彌勒菩薩出世的人呢，人的血不是紅色的，人的血是白色的。現在血怎麼紅色的呢？因為是紅陽，紅陽佛，釋迦牟尼佛這叫紅陽。彌勒菩薩那時候，叫白陽。

那麼這個菩薩什麼時候出世呢？這說起來啊，是很遠；但是啊，也不太遠；

那麼在菩薩來看呢，這是一轉眼的時間。那麼有多遠呢？現在人的壽命啊，普通來論，是六十歲，這六十歲呀，是普通啊，這麼論，不是啊，單單某一個人來論，這是啊，總括起來，人的平均呢，人的壽命是六十多歲。因為釋迦牟尼佛出世的時候啊，這個人的壽命啊，是七十歲；到現在啊，雖然經過兩、三千年呢，大約現在也就是六十來歲的壽命。

這每一百年呢，人的壽命要減一歲，身量啊，高度要減去一寸，每一百年。那麼等到啊，減到人的壽命啊，到了三十多歲的時候，那時候啊，有一場這個瘟疫病；這種瘟疫病啊，很快就死了，得到這種病啊，就死了，得到這種病很快就死了，甚至於呀，連一個鐘頭都過不去就死了。

啊，你去請大夫，請醫生來看嗎！連醫生一起也都死了！就這麼厲害這個病，醫生也沒有辦法。那時候人呢，死了，要剩十分之五，要死一半。啊，死了一半，然後又到人壽命到二十五歲的樣子啊，那時候又有一場災。

人的因為，為什麼要死人呢？死這麼多人呢？就因為那時候人心呢，都壞了，人心壞到極點呢，所以呀，壞人太多了，就好像什麼？天地就要沒收這種壞人了，要沒收他，來把他換一換；因為他太壞了，就要換一點好的，所以就要死了一半。

等人壽命到啊，二十歲五歲的樣子，這時候，有這個水災呀，發現；這種水災呀，淹到不單人間這個大地都是都被水淹了，淹到初禪天，淹到初禪天上；這「水淹初禪，火燒二禪」。等過去呀，這人的壽命啊，雖然說有水淹，但是還有的淹不死的，剩一點。剩一點，等人壽命啊，到二十歲的時候，大略的這是，又有火災，這火災呀，把整個世界的海又燒乾了，海水也沒有了，燒乾了，這人又死了不知死多少？

這火燒到二禪天；然後人壽命到二十多歲的時候，又有風災，這個風災呀，颳到三禪天上去。所以說：「六欲諸天具五衰，三禪天上有風災；任君修到非非想，不如西方歸去來」。

這個六欲天呢，就是我們現在這個人間呢，和這個天上，我們所看的見呢，這四天王天、忉利天、焰摩天，這些個天呢，這都六欲天。這六欲天呢，的天人，有五衰現相；以前我講過，或者有人不知記得沒有，沒有記得？五衰現相。那麼有人記得這五衰現相的講法嗎？

這個天人呢，生到天上去，他有五衰，五種衰相。什麼五種衰相呢？第一種是這個花冠萎碎。天人戴的帽子啊，都是用這花生成的；這花不是用人

工造的、也不是用什麼花，它天然生出這麼一個花冠，戴到頭上。等到他要死的時候，你說怎麼樣啊？這個花就都落了；在天人沒死的時候，它永遠是新鮮的，這叫啊，一衰。

天人的衣服啊，不需要洗，我們人間的衣服，今天也要洗去，明天拿著洗去，都一穿它就不潔淨了，要拿去洗。天人的衣服啊，沒有塵垢的。你等他五衰現相的時候，怎麼樣啊？這塵垢就有了，**衣著塵埃**。這個衣服上也有塵垢了，他這也是一種業報所感；你問為什麼他就有塵垢了？他塵垢從什麼地方來的？就從他業障來的。你看我們人為什麼要死的時候，有的人就臭了呢？不等死了，之前他有的就臭了，那也就是業報所感。這天人到死的時候，也就是衣著塵埃的。

天人身上啊，不出汗的，我們人間人呢，常出汗。天人任何時候他也不出汗；等他要死的時候，就出汗了，兩腋汗出，這第三個衰相，就是**兩腋汗出**，兩個胳膊窩這個地方啊，就都出汗了。

第四呢，就是**臭氣入體**。天人的身上啊，時時都有一股香氣，放香的，等他一要死的時候啊，就有了臭氣了，都不乾淨，不香了。天人的身上啊，並不需要擦香水，但是他也香，香的很厲害，這第四啊，臭氣入體。

第五呢，就是**不坐本座**。他啊，在他那個座位上啊，也坐不住了，就是坐著又站起來，站起來又坐那，哦，這就好像我們人間的人說什麼？英文叫crazy。他這個時候，也就發了狂了，發狂那麼站起來、坐下；坐下、又站起來；啊，這麼一念的就迷了，迷了就死了，就墮落到這個世上來了。這個天人呢，所以說六欲諸天具五衰，他有這五種衰相。

到三禪天上啊，它有風災；任君修到非非想，你就修到非非想處天呢，還要墮落的，所以說，不如西方歸去來。這是啊，這個災。等到啊，這三災都過了，人呢，壽命，減到十歲上；那時候人就像狗那麼高，像個狗似的。

十歲呀，最高的壽命就十歲，那麼或者啊，其中有一個、兩個活到三、四十歲也會有的；它的平均來論呢，就到十歲上。到這個時候啊，你說人壞到什麼樣子！那時候的人就和這個馬、牛、豬一樣的，一生來呀，他就有淫欲心，一生來就會說話，就有淫欲心。

他因為呀，人這個「**性流為情，情流為欲**」，那時候，真是「**人欲橫流**」，一生來就懂得淫欲心。所以呀，那麼沒有好久，大約兩、三歲就結婚，結婚就生兒子、生女；完了，到十歲上就死了。

等到人的壽命減到十歲上，再增；也是一百年呢，增高一寸、壽命啊，增加一歲；增加到人的壽命到八萬四千歲的時候，然後再減，減到八萬歲；那個時候啊，這個彌勒菩薩來成佛，才成佛。

所以現在有一些個外道啊，就說，啊！現在彌勒菩薩來成佛了，這是說夢話呢！他根本就不懂佛法；佛法啊，都有一定的，不是亂講的。所以這彌勒菩薩呢，就是這個到那時候成佛，這個菩薩。

這個彌勒菩薩，他以前修道的時候，他專好攀緣；這個《楞嚴經》上不講攀緣心嗎！他的攀緣心最重，專門呢，和人交際、聯絡，誰有錢呢，他就巴結誰；誰有錢呢，就去和誰接近。就專門，現在有一句流行語呀，叫什麼？拍馬屁啊！他專門做這一套的工作。

所以呢，和釋迦牟尼佛兩個人，他們本來在以前修行啊，都一起修行，就因為他這樣子專門好攀緣，所以他才沒有成佛，等到要等這麼多時間才來成佛，你看，我都相信彌勒菩薩是好攀緣的；你吃的那麼胖！一定歡喜吃好東西才會那麼胖，不是單單笑笑胖的！

啊，即從座起，頂禮佛足，而白佛言；「我憶往昔經微塵劫呀」：經過微塵那麼多的劫數，「有佛出世」：有為佛出世啊，「名日月燈明」：這個佛叫日月燈明佛！「我從彼佛而得出家」：我呀，跟著那個日月燈明佛呀，出就家了。出家怎麼樣啊？「心重世名啊」：我專門好名，就好這個好名譽，「好遊族姓」：這個族姓啊，就是貴族啊，就是大家庭，就是有錢的家庭，就是這個大財閥。

啊，好像在某一個國家，都有這個有錢的人呢，嘿！窮人他不理，他就專門找這個有錢的，到有錢的家裏去呀，拜候人家，去同人家說好話，專門歡喜這樣子，也專門呢，到處自己給自己自我宣傳，自己給自己賣廣告，這樣子。所以到處啊，歡喜做這些個虛偽的事情，這是這彌勒菩薩當初就是這樣子。所以呀，好遊族姓，這個族姓，就是貴族的家庭。

爾時世尊，教我修習唯心識定，入三摩地。歷劫以來，以此三昧，事恒沙佛，求世名心，歇滅無有。

你不要看他求名的心重了，始終他也要停止的；所以呀，這一段文就說他已經停止了。我們現在這個攀緣心呢，求名的心呢，求利的心呢，還沒有停止呢！可是這個彌勒菩薩在我們以前已經停止了。我們應該學他停止這

個心，不應該學他這個攀緣心。

「爾時世尊，教」：就是啊，這個日月燈明佛啊，他教我啊，「唯心識定」：就是啊，**三界唯心，萬法唯識**啊，這個唯心識定，修這種啊，入這種的定。「歷劫以來」：在很多劫以來呀，「以此三昧」：就修這種定，「事恒沙佛」：事奉啊，供養恒河沙數那麼多佛；「求世名心歇滅無有啊」：我再求啊，這個名求利的心呢，好遊族姓家這種心呢，哎！現在都沒有了，現在也不攀緣了，也不求名，也不求利。

至然燈佛出現於世，我乃得成無上妙圓識心三昧。

這彌勒菩薩他說啊，他到這個然燈佛這個時候，然燈佛啊，出世的時候，出現於世，「我乃得成」：那麼他自己呀，就得成啊，「無上妙圓」：再沒有比這個再高上的了，這種微妙的圓通，「識心三昧」：這個識心呢，的定力。

乃至盡空如來國土，淨穢有無，皆是我心變化所現。

「乃至盡空啊」：乃至於呀，這個虛空都沒有了，「如來國土」：啊，和這個諸佛的國土啊，或者有淨的，或者有是不清淨的，那麼「皆是我心呢」：這都是啊，這個彌勒菩薩，他這種識心的三昧變化所現的。

世尊！我了如是唯心識故，識性流出無量如來；今得授記，次補佛處。

「世尊」：彌勒菩薩叫一聲釋迦牟尼佛！「我了如是啊」：我明白啊，像上邊所說這個道理，「唯心識故」：都是啊，由這個心識所變現的；「識性流出」：由這個識性裏頭啊，流出來這種的變化相，「無量如來」：那麼變化又流出無量的諸佛。「今得授記」：我現在啊，得到授成佛的記，「次補佛處」：將來啊，等釋迦牟尼佛退位的時候，那麼他就啊，來成佛，到這娑婆世界來成佛。

佛問圓通，我以諦觀十方唯識，識心圓明，入圓成實，

「佛問圓通」：現在佛呀，問這個圓通法門。「我以諦觀十方唯識啊」：我啊，現在諦審而觀呢，**十方都是由這個識心所造成的**；「識心圓明」：我這個識心呢，得到圓明，「入圓成實」：由這個圓而成這個實在的一個智慧。

遠離依他，及徧計執，得無生忍，斯為第一。

「遠離依他」：遠離開呀，依他起性，及徧計執性，得無生法忍。「斯為第一」：這是第一的法門。

什麼叫依他起性呢？徧計執性，這有三個意思。有一個叫「依他起性」，有一個叫「徧計執性」，有一個叫「圓成實性」。什麼叫圓成實性呢？圓成實性啊，就比方是這個麻，麻呀，比方是麻；依他起性呢，就啊，比喻這個麻，變成繩了，麻變成繩，這叫依他起性；這個麻，就是個圓成實性。

在圓成實性啊，生出一種依他起性，依他起性；依他起性上邊呢，這個人呢，又生出來一個徧計執性。怎麼叫徧計執性呢？由這個麻，做成一條繩，這條繩啊，在晚間人看見，就以為是一條蛇；本來是一條繩啊，人因為在晚間看不清楚，哦，就是，哦，那地方有了一條蛇；因為看見是一條蛇啊，所以就生出一種恐懼心，這叫徧計執性。

執著，根本它不是蛇，因為你在晚間呢，看見這一條繩，就懷疑它是蛇了，徧計執性。這徧計執性，你再知道啊，它是一條繩了，那這就是依他起性；你知道，哦，這個繩是什麼造成的呢？原來是由這個麻造成的，這就是一個圓成實性。這是啊，這有這三個。

那麼在這個彌勒菩薩，在修這個唯心識定啊，他得到開悟；所以他說啊，這個識心圓明啊，入圓成實，遠離依他，及徧計執，得無生忍，斯為第一，這個法門是第一的。

大勢至法王子，與其同倫五十二菩薩，即從座起，頂禮佛足而白佛言：

「大勢至」：大勢至菩薩，是和觀音菩薩，在阿彌陀佛做轉輪聖王的時候啊，他們兩位都是阿彌陀佛的兒子；等在阿彌陀佛成佛了呢，他們兩位就給阿彌陀佛做兩個侍者，就是總陪著阿彌陀佛的這麼兩個菩薩，一個在左邊，一個在右邊。

等阿彌陀佛啊，在極樂世界退了這個極樂世界教主的位子的時候啊，這個前半夜，這個法滅了；後半夜，這個觀音菩薩就成佛；成佛，在極樂世界；等觀音菩薩退居的時候啊，就是大勢至菩薩成佛，在極樂世界。

所以這大勢至啊，他又叫「得大勢」，就是有大勢力；他一舉手，一投足啊，這個大地都震動了，他走到什麼，這個地會地震的，所以呀，他這個

勢力最大的，所以叫大勢至。「法王子」：就是菩薩。

「與其同倫」：和他這個同類，「五十二菩薩」：這五十二菩薩呢，就表示的是十住、十信、十行、十迴向、十地這個等等的；表示這個十住、十信、十行、十迴向、十地，這是五個；再加上等覺、妙覺，這是五十二個位子。他和他這個同倫呢，有五十二個菩薩，「即從座起，頂禮佛足，而白佛言」：對佛就說了。

我憶往昔，恒河沙劫，有佛出世，名無量光，十二如來，相繼一劫，其最後佛，名超日月光，彼佛教我念佛三昧。

「我憶往昔呀」：我想啊，在過去，往昔，「恒河沙劫」：在恆河沙這麼多劫，「有佛出世」：有佛出世，「名叫無量光」：他名字呢，叫無量光。在這個時候有「十二個如來相繼一劫」：在這個一個劫裏頭啊，生出十二個佛！「其最後佛啊」：他最後這個佛呀，的名字叫「超日月光」。「彼佛教我念佛三昧」：那個佛啊，他教我念「南無阿彌陀佛」，念佛三昧。

這個無量光啊，阿彌陀佛啊，梵語阿彌陀，此云叫「無量光」，又叫「無量壽」，就是阿彌陀佛。那麼這個十二個佛呢，是不是阿彌陀佛呢？這個大約不是阿彌陀佛。因為阿彌陀佛成佛到現在是十個劫，那麼這是過去恒河沙劫；所以呀，這個佛啊，不是阿彌陀佛，但是他名字相同，因為佛的名字相同的很多很多的，也就好像我們這個人呢，這個同名同姓的也很多。

譬如有人，一專為憶，一人專忘；如是二人，若逢不逢，或見非見。

「譬如有人」：譬如，就是比方，比方有這麼兩個人，這兩個人呢，一個人呢，就專專的來憶念這一個人；一個人呢，就專門呢，忘，不憶念這個人，這譬如親戚和朋友。

這兩個人比方誰呢？就比方一個是佛，一個是眾生。這佛呀，就時時刻刻都掛著我們這個眾生，憶念我們這個眾生；可是我們這個眾生啊，時時刻刻都不記得佛，都把佛忘了他！偶爾想學學佛法呢，就也不太清楚，不知道這說的，到底是說的什麼？只有說，哦，這佛法真妙啊！究竟妙到什麼程度上，又知道了？所以知道了，就更妙了！

那麼這個佛呢，為什麼要念眾生？因為佛呀，看眾生都是一體的。佛觀一切眾生啊，都是過去的父母、未來的諸佛；所以佛才說啊，「大地眾生皆有佛性，皆堪做佛」，都可以成佛的，沒有一個眾生不可以成佛的，所以

這佛教偉大的地方，這個教義呀，最高，也就在這個地方，你看，他說，無論任何的眾生都可以成佛的。

所以佛呀，才提倡不殺生、不偷盜、不邪淫、不妄語、不飲酒，你要受持五戒。這受持五戒呢，都是愛護啊，這一切眾生的一種表現。佛因為看一切眾生和他都是一體的，沒有分別；所以他要教化眾生，要度一切眾生都成佛，這是**佛啊，要度眾生的這一個道理**。

我們眾生啊，跑到這個世界上來了，就捨本逐末了，把這根本的事情就忘了，所以呀，盡這個背覺合塵了，離開這個覺悟，而合這個塵勞了；所以呀，也就忘了佛，總也不記得。

那麼關於這個**念佛的法門**呢，有好多種念法。第一個念佛，叫「**持名念佛**」。怎麼叫持呢？（持，就是那個執持那個持，受持的那個持，提手邊呢，搞一個寺院的寺，加一個寺院的寺；就是那個特別的持，沒有旁邊那一撇）。

這個持名念佛，就是啊，執持名號。譬如你**念那一個佛都可以**，這念佛法門呢，你歡喜那一個佛，哪一位佛，就念哪一位佛。嗯，你歡喜念南無阿彌陀佛，就念南無阿彌陀佛。你歡喜念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，就念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。你歡喜念南無消災延壽藥師佛，就念南無消災延壽藥師佛。這十方的佛呀，你歡喜念哪一方的佛都可以。

這個念佛呀，究竟是什麼意思？這個念佛呀，就是啊，教你把你這個念頭啊，只有念佛的一念，沒有其它的妄念；沒有其它的妄念，你就不生惡心；不生惡心，你就是往這個好的道路上走。這第一要持名念佛。

第二呢，叫「**觀想念佛**」。觀想，這麼想著阿彌陀佛啊，這個白毫相；阿彌陀佛啊，在這個眉中心這啊，有個白毫相。那不說，「白毫宛轉五須彌」，那個阿彌陀佛，那個白毫相啊，有五個須彌山那麼大；「紺目澄清四大海」，阿彌陀佛那個眼睛，有四個大海那麼大，你說，這真是，這個有這麼大的眼睛！四個大海那麼大的眼睛。

這想，你這個境界小呢，你觀想那個佛像啊，觀想這個佛啊，就小一點；你若境界大，就觀的很大。這是叫觀想念佛。

又有「**觀相念佛**」。觀相啊，就是觀阿彌陀佛的相，看阿彌陀佛那個相好莊嚴；一邊念佛，一邊想啊，阿彌陀佛的相好莊嚴。啊，可是啊，我告訴你們，這個念佛啊，也有的時候會著魔的，總而言之啊，要有德行，要有

道德；若沒有道德，有的時候，你就念佛，也會有魔的。

我在香港大嶼山呢，慈興寺，遇到一個有一個比丘啊，他叫恆越，他打般舟七。怎麼叫般舟七呢？般舟七呀，是在這個在這一間房子裏呀，常行，這叫「常行三昧」，又叫「佛立三昧」。

在這一個房裏呀，這麼走九十天，不坐、不臥，就不睡覺，也不坐著那個地方，走九十天。你看，在佛教有這樣的修行法，這樣勇猛精進修行的；你在其它的宗教，能有這樣子勇猛精進的法門？沒有的。這叫佛立三昧。那麼這個恆越呢，他就修這個佛立三昧，他修這個念佛。

念佛呀，是念著，念念佛，你說怎麼樣啊？哦，他就越念越大聲，越念越大聲，念「南無阿彌陀佛」、「南無阿彌陀佛」，啊，我聽到他這樣念，我就知道他是有境界了，我就去，一看他，啊，他就跑的很快，在那一個房裏就跑，一邊跑，一邊念佛。

原來是怎麼回事啊？你說，因為這個比丘啊，前生是個牛，牠因為給廟上啊，做工，耕田呢，他今生就托生人，做人呢，又做和尚；做和尚，但是這個牛性啊，還不改，總脾氣很大的。

那麼他為什麼這麼跑呢？就因為啊，他看見呢，阿彌陀佛來了，來了，他就追著阿彌陀佛。其實怎麼樣呢？他就是因為著了魔境界，並不是阿彌陀佛來了，是這個海裏頭啊，一條水牛，這個水怪來了；來了，到這，就變化像阿彌陀佛一個樣；因為他念阿彌陀佛，牠就這麼誘惑他；所以他就認為牠是阿彌陀佛了，他就追牠；等我到那之後呢，我給他用一種法呀，把他這個魔的境界給破了，這麼他算呢，把這個境界逃過去。所以念佛，一樣有的時候也會著魔的。這是觀相念佛，觀阿彌陀佛相。

又有實相念佛。實相啊，什麼叫實相念佛？我們現在參禪呢，這就叫實相念佛。坐著，追這個「念佛是誰」，這就叫實相念佛。所以持名念佛、觀想念佛、觀相念佛、實相念佛，有這四種的念佛。

那麼現在呀，這一個人呢，專憶，就是佛呀，常常想念著我們；一人專忘呢，就是我們眾生啊，不想念著佛。「如是二人呢」：像這個兩人，「若逢不逢」：若假設就遇到一起了，也等於沒有遇到一樣；「或見非見」：就或者呀，在任何地方啊，見著了；見到因為彼此啊，這個光不合，一個人就想著，一個人就不想，所以呀，這兩個人呢，這個這種的精神呢，就不合一，所以或者就見面了，也會等於不見面一樣的。

二人相憶，二憶念深，如是乃至從生至生，同於形影，不相乖異。

「二人相憶」：如果這彼此兩個人呢，都互相啊，憶念；「二憶念深」：這兩種的憶念呢，一天比一天就深。「如是乃至從生至生」：從今生到來生，「同於形影」：就好像這個影啊，形影不相捨離似的，同於形影，這個形影不相捨離，也「不相乖異」：也不會錯亂的。

十方如來憐念眾生，如母憶子，若子逃逝，雖憶何為？子若憶母，如母憶時，母子歷生，不相違遠。

十方諸佛呀，憐念眾生，也就好像啊，如母憶子似的，就像這個兒子啊，這個母親記憶兒子一樣，「若子逃逝」：若是這個做兒子不記憶父母逃逝它方，「雖憶何為」：雖然就是母親總想他，也沒有什麼益處，「子若憶母」：這個做兒子若也記憶的憶念母親，「如母憶時」：好像母親呢，憶念兒子那樣的情形；「母子歷生不相違遠」：這母子兩個人呢，生生世世都不會離開的。

就所謂啊，佛念我們眾生，我們眾生若也念佛，這生生世世啊，都不會離開，都在一起的。

若眾生心憶佛念佛，現前當來，必定見佛，

假若眾生的心呢，「憶佛、念佛」：記著佛，又念佛，「現前當來，必定見佛」：一定會見到佛的，現前當來，或者今生，或者是來生，一定會見到佛的。

去佛不遠，不假方便，自得心開。

「去佛呀」：你因為你憶佛、念佛，去佛也就不遠了，「不假方便」：不用啊，假藉這個其它的方便法門，「自得心開」：你就會開悟的。

如染香人，身有香氣，此則名曰：香光莊嚴。

你這個念佛呀，也就譬如染香的人，「身有香氣」：身上啊，就有香氣，此則名曰，香光莊嚴。

我本因地，以念佛心，入無生忍，今於此界，攝念佛人，歸於淨土。

「我本因地」：這個大勢至菩薩啊，他說啊，我在因地的時候，因地呀，就是在他初發心修道啊，做比丘的時候。「以念佛心」：以這個念佛的心呢，「入無生忍」：得到這無生法忍。「今於此界」：現在我在這個世界，這個娑婆世界，「攝念佛人」：我呀，就攝受這個念佛人，好像啊，吸鐵石吸鐵一樣，我啊，攝受這一般的念佛人，「歸於淨土」：生到極樂世界去。

佛問圓通，我無選擇，都攝六根，淨念相繼，得三摩地，斯為第一。

現在呀，這個佛問圓通法門，「我無選擇」：我呀，沒有其它的選擇，我只有啊，這個念佛的法門。「都攝六根」：我呀，這以這個念佛的法門呢，就收攝六根呢，門頭的妄想，我就單單念佛呀，把這個六根呢，就都制住了，把六根呢，就都不打妄想，這叫都攝六根。

「淨念相繼」：我就以這個清淨念佛的這個念呢，相繼不斷的總這麼念，「得三摩地」：得到這一種定力。「斯為第一」：這是最最第一的法門，這念佛法門，是最第一的法門了。